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天使之爱

 **BOOK**
网络资源 非商品

前言

爱，有没有形状呢？如果有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

日本富士电视台在一九九六年一～三月播映的日剧“天使之爱”，即是藉由不解世事的女主角体验“爱”的过程，阐述爱的真谛。

“天使之爱”由曾编写“白色之恋”（星の金货）的名剧作家龙居由佳里执笔，风格清新隽永，全剧在温馨祥和的气氛中，蕴藏了一丝淡淡的哀愁，令人低回不已。

以“东京仙履奇缘”（妹よ）一剧走红的和久井映见，向来具有邻家女孩般平易亲和的特质，这次由她饰演女主角折原优香，演来丝丝入扣、楚楚动人，被誉为“周一九点档最惹人怜爱的女主角”。此外，剧中挚爱优香的两名男子，由性格小生堤真一和高桥克典同台较劲，前者冷酷不羁，后者憨厚热情，增加了不少戏剧张力。本剧在日播映时广受好评，收视率居高不下。和久井映见并因此剧在日本杂志举办的戏剧大奖中，荣获最佳女主角奖。由“孩子先生”（Mr.Children）主唱的主题曲，深情可感，也永夺排行榜冠军。

从优香尘封的回忆一路走来，或许你会发现：其实，爱是没有形状的。请好好珍惜爱与被爱的幸福吧！

序曲

优香小姐微笑的时候，总会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。我每次看到她的笑容，便会没来由地高兴了起来。我的母亲是优香小姐的表姐，或许这只是一个纯粹的偶然，可是对我来说，这个偶然却是十分她美好。因为从少女时代懂事以来，我就非常喜欢优香小姐。

优香小姐大我二十多岁，从我有记忆以来，便知道她是位有名的艺术家，如今更是足堪代表日本的一名创作者。认真说来，我或许不该冒昧地称她“优香小姐”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优香小姐这个称呼最适合她。虽然我无法将理由明确地说出来，但总觉得优香小姐是一个没有年龄的“永远的少女”。

这……说不定是因为她的智能比较低的缘故。

每次我一提到优香小姐的智商问题，总有一个人会生气。

那个人就是阿凉舅舅，她是妈妈的弟弟，同时也是优香小姐的表哥。

“不是这样的，你不能这样说她。”

“可是，她真的跟一般人……”

小时候，我每次听到阿凉舅舅这么说，便会嘟起嘴巴反驳他。

而事实上，我的说法才是正确的。

优香小姐的IQ，也就是智商指数，只在七十上下而已，大概相当于小学高年级的程度。露骨一点的说法就是，优香小姐是个智障者。

阿凉舅舅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事实才对。他从小就一直以优香小

姐的贴身保镖自居，对他来说，这个表妹是很让人费心的。不过，阿凉舅舅并不会因此而将任何特殊的字眼加诸优香小姐的身上。

“京子，我告诉你。”

自我介绍稍微退了一点，京子正是我的名字。以前阿凉舅舅曾经三番两次地告诉我：“优香只是比别人单纯罢了。明白吗？其它人的纯洁会随着智能的发展而逐渐丧失，可是优香不论到了什么样的年纪，都可以永远保有这份纯真。舅舅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当然是这样的啰！她对别人根本不会有猜疑之心，更不会去欺骗他人；至于一般人那种希望出人头地、渴望高人一等的想法，她可是从来不曾有过。不懂遗一切反而是好的，她才能永远保有一颗纯洁的赤子之心，这样才是最幸福的人生，难道你不觉得吗？”

“话是这么说没错……可是，在现实世界里这是不可能的啦！”

“或许你认为不可能，可是这却是个事实。优香她做到了，所以她所描绘的画作，所创造的题材，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哪！”

每次听到阿凉舅舅这些话，我总觉得似懂非懂。阿凉舅舅已经五十多岁了，却还是孤家寡人一个。老实说，以他现在的状况绝对称得上是颇具魅力的中年男子，因此，我想他一定不是结不了婚，而是他不想结婚所以才打光棍的吧！不晓得他是不是错过了好姻缘？而我母亲认为，阿凉舅舅今后大概也不会结婚了。只是，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。

小时候，阿凉舅舅常带我到优香小姐的画室去。母亲常带着疑问的口气说道：“这样好吗？不会打扰到她吗？”而他总是斩钉截铁地答道：“没关系。优香希望有个人能跟她聊聊天，而且京子也可以在谈话中学习一些事物。”

优香小姐的画室日照相当充足。这个画室是以她家木造老屋的一个房间辟设而成。

三十多年来，便香小姐都是在这间画室里埋首创作。对我而言，和优香小姐在那间画室里，边啜饮着她亲手冲泡的咖啡，边享受午后的悠闲时光，这是我的人生当中惬意又宝贵的时刻。

其实，我和她在画室里共度的时光，大部份都是在沉默之中流逝的。

每当优香小姐创作时，总是那么专注认真，让人不忍心出声去干扰她。而且，画室里的气氛是那么凝滞，说不定那时候的她根本就忘了我还在房间里呢！

看到优香小姐这副模样，便很能理解她以前为什么偶尔会有惊人之举，为什么会压抑不住内心感情的激荡。这里有一则关于她的小插曲。在她小的时候，有一次路过别人家的庭院，她一边看着樱花树，一边听到围墙里的人说：“一日一樱花落尽，整个庭院就会变得好孤单！”她听到这话，颇有同感。于是她在樱花飘落后的某一天，便自作主张地在人家的围墙上画了好多的樱花。她的举动和想法，其实我颇能理解。

相反的，当优香小姐没有埋首于画布成工作台上时，她总爱悠悠哉哉地坐在那张她最中意的藤椅里，呆呆地望着窗外。而我只要看到她的笑靥，便会视得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。也因此，我们就常常沉默地坐着，静静地任时间流逝。

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渐渐明白阿凉舅舅所说，优香小姐的那份纯真了。

虽然坡香小姐也随年华逐渐老去，可是此刻的她和我小时候印象中的她并没有丝毫的改变。

优香小姐是长女，她的父亲是一位画家、同时也是美术老师，她的母亲（也就是孝子姨婆）则原是一位美容师。直到可爱的女儿都两岁大了却还不会说话，他们才发现她的异状。不过，优香小姐对颜色和绘画方面的反应倒是非常敏锐。

她小时候念的是普通班。在班上虽然因为动作反应比较迟缓，显得有点与众不同；但因性格开朗率直又体贴，所以结交了许多好朋友。等到她上了国中，念的也是普通班。

孝子姨婆虽然曾经考虑要把她送到启智学校去，但在和她的国小老师和主治医师商量之后，还是选择了普通班。

不过，随着她的渐渐成长，她对事物的好恶也益发明显了。如果碰到不感兴趣的课程，她总是坐在教室里闷着头画画，或者在桌上雕刻。后来她变得再也不肯一直端坐在教室里了。不受拘束的她总爱一个人溜到花圃旁或动物笼舍前玩耍。优香小姐非常喜欢动物，但因孝子姨婆担心她受不了动物总有一天会死去的打击，所以迟迟不让她饲养小动物。正因为如此，她才会那么疼惜学校里饲养的小动物。

国中毕业之后，她并没有上高中，而是到残障机构设立的学习所工作。

这是凡事总忍不住要先担心一番的孝子姨婆，考虑再三所做的决定。因为她舍不得心爱的女儿一再被人欺骗（这种事情常常发生），老是被人欺负；更担心女儿会因为控制不了自己，而给别人添了麻烦。

学习所里的工作主要都是一些单纯的作业，像是在田里种菜，或是在工厂折纸箱等等。

由于优香小姐的好恶比较明显，有的工作对她而言显然太过简单，引不起她的兴趣；而技术性的工作她又做不来。所以久而久之，她便不再参加田里的劳动工作了。而制作纸箱的时候，她更常常随心所欲做出不规格的东西来。

接下来我要讲的，是优香小姐二十五岁那年冬天所发生的一段故事。

那个时候，便香小姐才刚停掉在学习所里的工作。这是孝子姨婆根据女儿在学习所里的表现，以及和主治医师商量之后，所作的判断。孝子姨婆决定以后要将家事全交给优香小姐来做，然后再让她从事自己喜欢的艺术工作。

这是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，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，便香小姐在她的画室里向我吐露。

说得更正确一点，这段往事之所以再次被提起，完全是因为我问的一个问题。

“优香小姐，谈一谈你的初恋好吗？”

第一章

“什么是初恋啊？”

优香小姐有点疑惑地问道。

那个时候，我没能好好解说初恋这两个字的含意而且，她擅长的领域和不擅长的领域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，而恋爱正好是她最不长的一部分。

就这样，我在当天所提出的无心之间，一直到快回家了她才给了我回音。

“……他是个温柔的男人……”

优香小姐边看着窗外边低喃道。初次听她这么说我侧着头，纳闷地暗忖道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“他带着一个魔术铃铛……”

“什么是魔术铃铛啊？”

“我帮小鸟做坟墓的时候，彻先生过来帮我的忙”

“谁是彻先生？”

“……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……”

彻先生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谁，后来才知道，就是他，给了优香小姐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初恋经验。他的出现不但改变了优香小姐的人生，也间接改变了她周围的亲朋好友。

那一天，气象预报又不准了，午后便开始下起雪来。优香小姐看着车窗外，一开始她只是感到有些沮丧，接着便突然觉得心神不宁，坐立难安了起来。

为了应付平时的需要，她已经学会如何搭乘公车，不过仅止于知道离家最近的公车站，和如何往返于她常去的几个地点罢了。至于中途经过的站牌，她自然是一无所知。

所以，她当然不知道，离昨天那个十字路口最近的公车站牌究竟在哪里。于是，她只好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，找寻那个十字路口。等到她看到那个路口之后，便慌忙按下车铃，然后在下一个站牌下车，沿着路线再走回原来的十字路口。

十字路口的绿灯亮了之后，优香凭着昨天的记忆，寻找小鸟的踪迹。可是，却怎么也看不到那个小小的身躯。她就这样蹲在原地，抬头望着天空，心想：在这么寒冷的日子里，如果自己变成天空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心情。

小鸟不见了，于是站在十字路口正中央的她，开始扒雪，堆起坟墓来了。街上来了来往的行人为了要避开她，纷纷快步通过，可是她却一点也不在意。不，应该说她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那些过往的行人。

她努力地堆着雪，直到堆成心中想要的形状为止，这才感觉到冻红了的双手正隐隐作痛。为什么轻飘飘的白雪会比清澄的蓝色雨滴来得冰冷呢？她感到非常不可思议。最后，她为雪堆插上早就准备好了的羽毛。这样它就能飞起来了把？

“喂，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坐在这种地方呢？”

一名年轻男子停下脚步，看了看她手边的雪堆问道。可是早已浑然忘我的优香却没有发觉。

“要不要一起到比较暖和的地方玩呢？”

那男子的同伴嬉皮笑脸地问道，并且一把抓住优香的手臂，想拉她站起来。优香吓了一大跳。绿灯转成黄灯了，四周的人加快脚步往前走。优香用力想要甩开他们的手，但是这两个陌生男子却丝毫不放松。

“喂，走嘛！”

“请放开你们的手！……”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开始向优香搭讪的男人，突然被一名想快步通过十字路口的男子撞到了，于是他扯开嗓门骂道：“好痛，走路不长眼睛啊！”

对方是个年轻人，体型高大，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皮大衣。虽然里面穿得不是很正式，但仍然没给人平易亲切的感觉。他的五官轮廓相当深，自然流露出一股男性魅力。他突然被人当头怒斥，显得有点不高兴，但脸上的表情却仍然一派沈稳从容。

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名口出恶言的男人。

“干……干嘛！？……”

抓着优香的男子说道。

“是你们来撞我的吧？”

他粗声粗气地说道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抓住优香的男子吼道，一把甩开了优香的手。这么一来，优香变成面朝大衣男子的背。他无视于这些人的存在，想开步走过他们的面前。他的这种举动或许只是下意识的自然反应，但在优香看来，却难免会认为他是保护自己免受陌生人骚扰的英雄，虽然这是优香个人的误解，但也不全然如此。对她而言，这反而是件幸运的事，因为这是他成为折原优香守护神的一个开端。

红灯亮了以后，他们仍然站在十字路口，马路上的车辆立刻对他们猛按喇叭。于是向优香搭讪的那两名男子咋了咋舌，跑回人行道上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大衣男子立刻拉着优香往另一边的人行道跑去。优香虽然吓了一跳，却和方才被那两名陌生男子突然抓住时的感觉不一样，不但不觉得厌恶，反而心里想着：他的手好温暖。

这名大衣男子是泽渡彻。他带优香走上人行道后，便粗鲁地抽开抓住优香的手，径自往前走。优香知道天黑了，必须赶快回家才行，但双脚却不听使唤她紧跟在泽渡的后面。因为她不想就这样放他走。

“难道……你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泽渡察觉她还跟在后面，便回过头来，语气冰冷地问道。

“这、这个……”

优香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了。

“你认识刚才那两个人吗？”

优香用力地摇摇头。

“……我在做坟墓的时候，他们就突然抓住我的手。”

“坟墓？”

“小鸟死了，昨天，就在那里。然后我就觉得很担心……”泽渡露出了讶异的表情。

“用雪堆成的……”

“坟墓？”

“是啊，就是啊！”

优香笑了，她很高兴泽渡明白了她的意思。泽渡看着她那副模样，更加吃惊了。

“你，不会是傻瓜吧？”

“大概……是吧？”

优香有点不知所措了，泽渡则转过身背对她，再度往前走。被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说是傻瓜，优香感到十分落寞。

“嗯！”

优香一喊，泽渡停下了脚步。但或许是嫌麻烦，他并没有转身，只是回过头来。

“你，是个好人。”

优香微笑道。泽渡看了她一会儿，便兴味索然地回过头往前走。

这就是他们两人的邂逅。

优香是折原家的独生女，从小父亲便过世，一直以来都和母亲孝子两人相依为命。

不过，她还有位长她四岁、亲如兄长的表哥，不，应该说他比亲哥哥还要值得信赖，而且他十分疼爱优香。自从优香的父亲去世之后，这位对优香情有独钟的表哥便经常出入她们家。

她这位表哥名叫神崎凉。他虽然只是孝子的外甥，但其实却和孝子的儿子没什么两样。孝子常常遗憾没有生儿子，而阿凉的存在，让她能够体会一下膝下有子的心情。神崎凉有一双明亮率真的眼眸，体格强壮又健康，个性虽然稍嫌耿直，却是个善良温柔的好青年。他的肤色略黑，肌肉结实，称得上是帅哥，事实上也很受女孩子欢迎。不过孝子从来没听他说过有女朋友。

“优香——！”

看到优香下了公车，凉急忙迎上前去。确定优香平安无事后，他不禁松了一口气。

可是，一旦一看到她，他又失去了冷静。

“阿凉！”

“真是的，你跑哪儿去了！天都黑了，还不说一声就跑出去，姨妈很担心耶！”

“妈妈很生气吗？……”

“她要我带你一起去向她赔不是。”

说着说着，阿凉温柔地帮优香拂去头发上的雪花。

“傻瓜，这么冷的天还跑出去。”

“阿凉自己才是傻瓜啦！”

“咦？”

优香往下指了指，原来阿凉只穿了双凉鞋，根本没穿袜子。

阿凉将优香平安送抵家门后，便回家去了。其实这种事常常发生。阿凉高中毕业之后，决心当厨师走餐饮业，使到附近的一家西餐厅“WOOD”工作。就这样，他一直守护在优香的身边，减轻了孝子不少忧虑和担心。

事实上，孝子平常都在外工作，无法待在家里，所以她并不喜欢优香出门。对于优香，孝子只有满心的牵挂。

由于丈夫彬英年早逝，孝子只得重回婚前的老本行当美容师，靠自己的力量将优香扶养气大。丈夫身后只留下这个家和小块土地。根本没什么遗产，所以她只好外出工作。不过，对原本就是职业妇女的她而言，这倒算不上是什么苦差事。

孝子虽然已经四十五岁了，但仍女人味十足，而且她也没忘记自己是个女人。亲朋好友也曾好几次为她介绍对象，希望她能再婚，可是她却一再

婉拒，原因无非是为了女儿优香。自从丈夫去世之后，她可说是全为了独生女优香而活。一般正常的女孩到了二十五岁左右，多已能自力更生、决定自己的路，可是优香却不能。正因为如此，她不想在自己有生之年，让优香受到拘束，有任何不如意的经验。

不，孝子甚至连自己的女儿比较“特殊”这一点都不愿去想。尽管不愿去想，一旦听到美容院里的客人，大谈和优香同龄的女儿就要结婚的事，她还是会为自己这个身体健康却智能不足的女儿感到悲伤。不过，为人母亲的她会有这种情绪反应，本来就是无可厚非的。

“我说我知道了嘛！妈妈就是老爱瞎操心。”

优香平常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，会帮忙洗衣服和打扫。而且和同龄的女孩子比较起来，她既不会埋怨又做得相当仔细。不过，和打扫相较之下，她比较喜欢洗衣服，特别是碰上大晴天可以将衣服晾在外面的时候，总会让她高兴个老半天。每天送妈妈出去上班之后，认真地做家务早已成了她晨间的固定功课。

等她晾完衣服，多半正是午间新闻气象报告的时刻。

“……今天的风向是北风转东北风，晴天，午后的降雨机率是零。”

优香心满意足地关上电视，走向画家父亲所遗留下来的那间画室。那个房间里还摆着几幅她父亲的作品。优香从小就非常喜欢这间充满了晨光的画室。

而现在，她拥有了它。画室内乱七八糟的，到处都是颜料造成的污渍，地板更是坑坑凹凹，一样样新作品塞满了每个角落。这些都是优香的东西。曾被说过是“智能发育太迟”的她，在还没有学会说话之前，倒是先学会了用黏土捏出各式各样的形状。最喜欢父亲的她，从小不仅爱待在父亲的这个工作室，更爱埋首于创作的世界。不过，她最喜爱的并不是绘画，而是用黏土，或是纸和木头等材料雕塑出脑海中所想象的事物。就像她在学校的时候，虽然对算术和社会不拿手，但是在绘画和工艺方面，却展现了惊人的才华。总之，她对于那些艺术创作很能乐在其中。

优香走进画室，在穿上工作服之前，先打开了窗户。

“爸爸，早！今天会是大晴天喔！”

对着天空喊完话后，她走向工作台。纸黏土是她主要的创作素材。画室里摆了好几个新作品，而且这些作品上都有像翅膀一样的东西。她父亲遗留下来的油画则静静地立在一旁，仿佛是在守护她。

从小就以优香的贴身保镖自居的阿凉，不但是她的保护者，更是她的崇拜者。他直很欣赏优香的作品。他虽然认为自己对美术作品没有鉴赏的眼光，但总觉得优香的作品能为他的心灵带来一股暖流。而且他认为正因为自己对美术一窍不通且不感兴趣，而优香的作品却能吸引他，更证明了优香在这方面有相当的才华。

“上次提的那件事，您考虑了吗？”

当天早上，凉在‘WOOD’准备好食材并选定午餐菜单之后，便向町田老板问道。

“在店里摆艺术作品的事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町田点了点头。

“你说是你表妹的作品啊？”

“对！那件作品很棒喔！”

“光说没用，总得看看才行哪！”

“哇！您早说嘛！当然得给您看，要看多少遍都可以。”

“那么，就把你表妹的作品拿来吧！”

“她叫折原优香，我会叫她亲自拿来的。”

当然，此时的优香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业余艺术创作者，而且她根本不曾想过要当一名艺术家。

“爸，我来泡杯咖啡吧！”

优香停下手边的工作，突然抬头看向窗外，对着天空说道。

东和出版社虽然位于市中心，但却不是什么壮观的建筑，反而在外观上显得有些老旧。该栋大楼的四楼是“MOVE”杂志的编辑部，泽渡彻就在那里工作。

“MOVE”就是一般所谓的写真周刊，再怎么称不上是什么高水平的杂志。正因为如此，整层楼弥漫着一股颓废的气氛，电话的嘈杂声、编辑的怒吼声不绝于耳，而香烟更是人手一支，随处可见烟圈袅袅。

东和出版社和东和报社同属一个企业集团，所以“MOVE”并非他们唯一的出版品，而且其它的出版品也不见得都像“MOVE”一样没水准。只不过，因为这本杂志确实是社里的摇钱树，所以，它也就成了为人诟病却不可或缺的一个存在况且，那些员工也不是因为对这本杂志有兴趣才进公司的。所以，他们每个人是否都对这份工作抱持相当的热忱和自信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如果说这里面有一个人例外的话，大概就非主编大矢邦夫莫属了。

他是一位对自己的学历感到十分自卑的四十五岁中年男子，而且还不光是学历，他天生对任何人、事、物，都容易产生自卑感。对这样的一个人来说，能一路攀升到“MOVE”主编的位子，让他增加了不少自信。而且，他深知这份工作不需要特别的审美观念，因此不会刻意强调它的水准高低，反而常自夸它是日本发行量最大的一本杂志，并以自己是站在第一线的统筹者而感到沾沾自喜。

此刻他抬起头来，用充满怀疑的眼神，看着站在桌前读传真的泽渡。

“消息来源是可靠的，应该还没有泄露出去才对。所以，你要努力打探，好拿来当下周的头条啊……”

“女演员近藤玲子和比她年轻的偶像歌手啊……”

泽渡看着传真低语道。他那不以为然的语气全都进了大矢的耳里。

“很无聊吗？”

“不……那我走了。”

泽渡才刚要走，却被大矢给叫住了。大矢将身子采出桌前，说道：“你现在工作的地方，是相当重视影艺消息的写真周刊编辑部，和你被贬以前待的大型报社社会部是不同的。”

泽渡不是第一次听到大矢说这种讽刺的话。事实上，根本不是如此。他清楚大矢的居心，十分明白大矢说这些话的目的是要让他感到不愉快。而明知大矢到底是他的上司，偶尔应该敷衍一下，可是，他就是做不到。

泽渡一脸不满地沉默着。大矢见状，满足地躺回椅子上。

“无谓的自尊心最要不得了。”

泽渡心想：原来是这么回事。要激励我这种男人，故意出言挑衅要比戴高帽来得有效。而且，就算挑衅的用词不当，他也不会在乎吧！更何况对

他来说，找我的碴、趁机责备我，远比我的工作表现良好要令他乐得多哩！反正，大矢是永远不会吃亏的。

于是，泽渡撇了撇嘴角，脸上浮现几许冷笑，说道：“那我先去拍这个大头条啰！”

说罢，泽渡便转身离开，不用回头，他也知道大矢那家伙一定在冷笑。

“挂我的作品？”

优香一时之间无法相信阿凉所说的话。他们坐在折原家的厨房餐桌旁，刚吃完阿凉下班后带来的甜点。

“很棒吧？这样一来就有很多人可以看到你的作品了。而且，搞不好还会有人买下来喔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优香的脸上现出了光采。

“要让他们看到东西才知道吧？你不要老说些让优香太过期待的话。”孝子说道。

这时，便香正兴高采烈地边哼歌边洗盘子，阿凉和孝子坐在她的背后继续聊天。

“姨妈，你为什么不多给优香一些机会呢？我认为找一些事情给她做会比较好。”

“可是，阿凉你是知道的，这孩子一旦专注于某件事，就会沈溺其中哪！而且她在学习所的工作还不是半途而废了。”

“那是因为她对那些工作不感兴趣罢了。况且她在小学和国中普通班就读时，表现得并不差呀！”

优香洗完盘子后，端坐在电视机前，打开开关，收看气象报告。

“一旦发生问题，总是会给四周的人添麻烦的。你想想看，到目前为止，她做了多少莫名其妙的事，让督察护送回来呢？”

“优香才没做什么莫名其妙的事，她每次总有她自己的理由啊！”

“这种事别人怎么会知道呢？他们只会以为优香在惹麻烦而已。别人的这种眼光我们看得太多了，不是吗？优香看起来像正常人，可是她毕竟和别人不一样。每次受到伤害最大的还是优香哪！所以，我们只要像现在这样就好了。”

“你怎么又说到那边去了呢？”

“本来就是。对这孩子来说，维持现状就是幸福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”

也只有优香的事才会触及孝子的心弦。她一直害怕优香会遭到悲伤的打击。她也清楚阿凉所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。但正因为这样，才会令她感到不安。

就这样，维持现状真的会比较好吗？维持目前的状况，真的才算是为了优香着想吗？孝子不知道。她只是认为，维持现状就算会不幸，至少比改变之后的不幸来得少，而且那种后果是可以预期掌握的。所以她认为这件事最好就此打住。。

第二天，孝子利用美容院的午休时间来到大学医院。她是来找一位柳原医师的，他从二十多年以前就开始为优香诊治。精神科是他的专长。

孝子坐在接待室的沙发上，柳原递了一杯咖啡给她。

“她最近都做哪一类的作品？”

“……羽毛。不论任何作品，上面都会有羽毛。好象这一、两年来都是这样。”

“哦！”

柳原看了看优香的病历表，说道：“太太，任何人都是会改变的，那孩子也一样，不可能永远都不会变。她的头脑好，又温柔善良。她其实十分了解自己的情况，清楚自己无法听懂一些艰深的话语，跟不上学校同学的学习进度。正因为如此，她能认清自己的优缺点，而且比谁都清楚。”

（原来优香也会改变……）孝子心想。

“二十五岁了……她的集中力将会更强。但是对纯真率直的她而言，这可能会是她最难熬的时期。”

或许优香的转变期真的已经到了。而发现这个事实的，并不是柳原医师，更不是孝子或阿凉，也许优香本人才是那个发现者。但是，就算她注意到自己的改变，其它人却没有注意到。

优香带着两件满意的作品，跟着阿凉来到“WOOD”。町田老板看过之后，同意将它们摆在店内，甚至还用非常客气的语气问道：“可以临时借放在店里吗？”

在回程的公车上，心情很好的优香一如往常望着车窗外的街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她突然看到一个身影好象泽渡彻的男子。于是她赶紧告诉司机：“有急事，请让我下车！”这还是她生平第一次叫司机在没有站牌的地方停车哩！

下车后，她在小公园里找到泽渡。当她开口叫他的时候，他正全神贯注地在工作呢！

为了追踪女演员和年轻歌手的绯闻，泽渡特地跑到那名女演员的公寓前埋伏拍照。可是就在他看到目标出现，拿起照相机正想拍下走出家门的两位主角时，优香的身影却挡在他的面前。

“能看到你真是太好了。前几天你不是替我解了围吗？在那个十字路口……可是，我没向你道谢。”

看到优香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，泽渡那因工作被打扰而生的怒气，一时之间不知该发向何处。

“哦……是你啊！”

“真的非常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”

泽渡连忙否认自己曾帮优香解围，可是她却听不进去。

就在两人一答一问的当儿，泽渡的呼叫器响了。优香看到这东西不禁吓了一跳。

她似乎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，不，应该说她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泽渡见状，先是一惊，然后才说道：“这个机器是别人有事找我时联络用的。这种东西现在不是连小学生都知道了吗？”

优香佩服地点了点头。

“可以呼叫别人的……魔术铃铛啊？”

泽渡露出一副无奈的表情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公车来了。优香因为第一次“认识”

魔术铃铛，所以急急地掏出糖果，想送给泽渡作纪念。

“吃了这颗糖果可以让你恢复精神喔！你看起来好象很累的样子。”

当天晚上，优香听到她获选新时代艺术展大奖的消息了。

新时代艺术展是日本颇为知名的艺术展，更是新进艺术家跃登龙门的途径，优香的父亲生前也曾以参加这个比赛为目标。虽然此展并不自设门槛，且广征各地的作品，但也不见得每个人都能侥幸获奖。再加上这项选拔颇具权威性，所以一旦获奖几乎等于是向艺术家之路迈进了一大步。

优香当初是听从阿凉的建议才寄作品去参加选拔的。不过，她早已把这件事给忘光了，要不是看到帮她接这通电话的阿凉高兴成那个样子，她是不会记起来的。而且这还是个天大的好消息，优香兴奋地想告诉天上的父亲。

看到阿凉一副比自己得奖还要兴奋的模样，以及优香受他感染而高兴不已的表情，孝子的心中不由得有点担忧。阿凉在帮优香报名的时候，在资料上并没有提及优香智能不足这件事，这一点令她感到惴惴不安，而且这绝对不是杞人忧天。

于是他们决定三个人一起去见主办单位的联络人。这是孝子的主张。她认为在受奖之前有必要将此事告知主办单位。在会客室里，孝子向他们坦承优香患有称为“idiot savant”的智能不足症。这种病症的定义是：病患在一般学习方面会有学习障碍，但却拥有某方面的优异才华。而就优香来说，这个“某方面的优异才华”，就是她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。

可是主办单位却认为，优香的样子看起来不像孝子说的“那么有问题”；而且这还牵扯到比赛赞助者的关系，问题很复杂。况且他们认为优香得奖后也不见得会只做自己喜欢的东西；更重要的是，就算优香有一点不正常，但她的作品确实是罕见的佳作。

阿凉还是很想让优香得这个奖。从他们的语气中可以听出，他们并不认为优香的异常是个问题。但是孝子却要求辞退这个奖。她担心以优香的特殊情况，或许不在大众面前曝光才是最好的抉择。至于优香本人呢？

“他们说好多很难懂的话耶……我很努力在听，可是愈听就愈迷糊了。”

优香回到家后，抬头望着画室窗外的天空，对天上的父亲低语道。

“可是，爸爸！我喜欢妈妈的笑容。因为我喜欢妈妈保持笑容……不想再看到妈妈愁容满面的样子，所以，我对他们说不要那个奖了。我这样做没有错吧？”

是的。在面谈的时候，她的确这么说了，阿凉虽然感到非常失望，但是他也明白优香必须这么说才行。

可是，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。因为当优香在向父亲报告的时候，碰巧被来画室的孝子听到了，于是她笑着对优香说：“我看还是接受这个奖吧！”听到孝子的话，优香笑颜逐开地点了点头。对孝子而言，她可是下了相当大的决心才同意接受这个奖。不过，对她们的人生而言，这只是一段序曲罢了。

“智障者？”

泽渡惊讶地反问道。惊讶之余，他对主编特地把他找到接待室来谈这件事也感到莫名其妙。

“嗯！这是个非正式的消息，可是透过特殊管道才得知的。想不到今年获得新时代艺术展大奖这个荣誉奖项的，竟然是个智障者，而且主办单位好象打算封锁这个消息呢！”

所以你明天到颁奖会场去，好好观察打探一下。”

“所谓的特殊管道是……？”

“……这个嘛，你就别管了……不过，这次的任务很轻松吧？目标是端

坐在会场的人，所以，要多拍几张照片喔！”

大矢走出接待室之前还特地回过头来，对他叮嘱道：“你听好，绝对不能泄露这个消息喔！”其实泽渡根本不想告诉任何人，因为他既不认为这是个有趣的报导题材，也对这项消息是否有报导价值抱持怀疑的态度。

当然，此刻的他还不知道优香的名字，更不知道她就是那个“智障者”。

这时，有一个人在接待室门外偷听到他们两人的谈话，那就是在这里打工的藤木麻子。她今年二十三岁，好胜心强且立志当职业妇女，当个新闻记者则是她的目标。身材削瘦的她留着一头长发，声音沙哑有磁性。她从来不掩饰自己的野心，所以，她就拿着托盘站在那里偷听，根本无忌讳别人的眼光。

泽渡和麻子之间一直有暧昧的关系。但两人之间有没有爱情就不得而知了。大矢不确定他们的关系，但为了保证消息不外泄，便派麻子当泽渡的左右手。这对立志当记者的麻子来说，不啻是一件好事。

“智障者啊……他们真的打算隐瞒吗？”

那一天晚上，麻子在离开泽渡的公寓之前，问了这个问题。

“原本是社会部记者的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我没兴趣。”

泽渡答道。他横躺在床上，点了一根烟。

“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耶！有关于新闻方面……下次我们再慢慢聊吧！”

“就算和我上再多次的床，你也沾不到任何好处的，立志当记者的大小姐。”

“我爱和谁上床，由我决定。”

麻子恨恨地说道。

“有没有好处也是看我高兴。”

从她临走前的这句话看来，她的确是个厉害角色。

隔天早上是新时代艺术展大奖得奖人公开亮相的时刻，同时也是改变泽渡和优香的重要日子。

正如大矢所说，主办单位刻意隐瞒了优香是智障者这件事。“一切就拜托你们了。”在休息室里，孝子低头对劝她保密的主办单位说道。他们决定只让优香在记者招待会的最后说几句致谢辞，至于记者所提出的问题则由主办人负责替她解围。

为人母的孝子虽然很担心，优香本人倒是挺镇定的。她边喝着果汁，边看着手上的纸条，上面写着“谢谢大家，今后我会继续努力的。”这就是她最后必须说的致谢辞。

阿凉因为放心不下所以陪优香一起来，此刻他正在一旁问道：“你都记牢了吧？”于是优香便在孝子和阿凉面前，刻意背了好几遍。

记者会会场里已经挤满了记者，可是却看不到泽渡的身影，只有他的搭档麻子在场而已。泽渡迟到了，麻子心里很着急。当她看到传闻中的智障者走进会场的时候，便暗忖道：“什么嘛！她看起来很正常啊！”折原优香显得有点紧张不安。但面对这么多的媒体记者，这么多此起彼落闪个不停的镁光灯，即使是正常人也难免会紧张。

优香的确很紧张。方才她刚踏进会场的时候，被闪个不停的镁光灯吓住了，一度退回走廊上。后来还是阿凉为她打气，要她保持微笑，她才有勇气面带笑容再度走进去，在位子上坐了下来。

主办单位的一名负责人起身介绍优香，优香在一旁倾听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。

这时，有好几位手持相机或纸条的记者向她靠近，偶尔还有闪光灯亮起。优香开始觉得坐立不安。但她还是注意保持脸上的笑容，因为她已经向母亲和阿凉保证过了，绝对不能食言。

主办单位终于介绍完了，接下来是记者发问的时间。

“折原小姐，请问这些作品都是你自学而来的吗？”

优香不大清楚“自学”这两个字的意思，她连忙看了看身旁的主办人村井先生，见他点了点头，便回答：“是的。”

“你的作品有没有受到哪位大师的影响？”

这是另一位记者提的问题。“没有。”优香答道。然后立刻又有记者问道：“你这次获奖的作品十分具有独创性，请问你是从哪里得到灵感的？”

他在说什么啊？优香不安了起来。

“各位手边的资料上有关于作品方面的解说，请自行参考一下。”

主办单位的负责人之一——川上及时替她解了围。

“到目前为止，你参加过其它的比赛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优香答道。

坐在记者席上的麻子停下手边的笔记，低喃道：“果然有点奇怪……”

“各位，发问的时间结束了。最后我们请折原小姐来说几句话。”川上斩钉截铁地说道，一副经纪人要保护女艺人免受丑闻围攻的模样，然后催促似地看着优香。优香知道自己得说些话才行，更明白自己是非说不可，但她的脑中一片空白，根本说不出话来。

“折原小姐？最后请你说几句话。”

川上再次催促道，优香则看着会场后方想要求援。阿凉和孝子就坐在那里。她看到阿凉嘴里拼命说着什么。对啊！我刚刚不是练习过好多遍了吗？为什么现在却想不起来？优香的脑海中一片混乱。会场开始骚动了起来。

“嗯……我想变成一只小鸟。”

优香颤抖着声音说道。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。不久，又喧闹了起来。“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的得奖作品上有羽毛，难道和这个有关联吗？”在场的记者争相发问道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泽渡彻终于在会场现身了。他心想麻子一定早就来了，所以对自己的迟到根本毫不在意。但是，当他踏进会场的那一刻，嗅到了场内非比寻常的气氛，他那敏锐的职业本能立刻苏醒过来。他看了一眼端坐在前方的女孩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智障者、新时代艺术展、小鸟的坟墓、魔术铃铛……一幅幅片段的影像浮现，和眼前的女孩结合成一个不可思议的影像。

“我只是……只是想变成一只小鸟。”

优香又重复了一遍。川上急忙说道：“今天的记者会就到此结束。”

那些负责人纷纷上前，拉着优香想往外走。这时，麻子对着优香的背影尖声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会变成一只小鸟呢？”

优香停下脚步。会场静了下来。然后，她慢慢转身，带着坚定的表情答道：“我高兴地期待着春天的来临。”

麻子根本搞不懂她这句话的意思。孝子和阿凉则仍然保持沉默。这时，泽渡不经意地把手探进口袋里，他感到里面有硬物。那正是优香给他的那颗糖果。于是，他抬头看着优香。优香仍然坚定地直视着前方。

第二章

隔天的报纸上刊载着有关优香的报导，但内容却与孝子和阿凉所担心的截然不同，全是些善意的陈述。那篇报导旁登载着优香的照片，上面写道：“天才艺术家诞生——折原优香小姐”，大意则是：“她的得奖感言——‘想变成一只小鸟’、‘我高兴地等待着春天的来临’，这些话是她想传达给社会大众的心声吗？从这些意味深长的话语当中，可以感受到她无可限量的艺术才华。”

“不给优香看一下吗？”

阿凉一大早便来到折原家。他到的时候，优香还没有起床，而孝子也打算让她今天多睡一会儿。

“阿凉，优香昨天所说的话，你听得懂吗？”

孝子一边问他，一边遮上咖啡。

“这个嘛……”

“我就说嘛！即使报上写得再好，对优香来说，她都已经失败了。所以，那孩子昨晚才会那么沮丧哪。”“谢谢大家，今后我会继续努力的。”才这几句话她都说不出口。

我实在不想再让她忆起这件事了。”

“可是，报上的确是在赞美她哪！如果拿给她看，她一定会很高兴。”

“那孩子长这么大根本就没有看过报纸。总不能因为得了个奖，就打破惯例啊！”

这个时候，优香起床了。

“早。咦？阿凉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”

孝子急忙把报纸放在架上，阿凉见状，也赶紧编个谎说道：“就是说嘛！……是姨妈硬要我拿咖啡豆过来的。”

“是啊！”孝子也附和道。

似懂非懂的优香径自打开电视，看起气象报告来了。望着她的身影，阿凉觉得她的确是没什么精神。

就在阿凉打算告辞的时候，电话突然响了。孝子接起来一听，原来是媒体想采访优香的电话。孝子二话不说就挂断了。然后她将这件事告诉阿凉，而对优香当然是三缄其口。

孝子要外出上班前，特地写了张纸条——“如果是陌生人，千万不要开门”，贴在门上。

“都听清楚了吗？还有，记得不要接电话，我已经设定录音机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妈妈已经讲好几次了。”

“如果都听清楚，那就好了。”

孝子把手放在门把上，然后忽然又转过头来。

“你怎么和平常不一样呀？”

为了替优香打气，她故意朗声问道。

“咦？”

“伞呀！今天不用带伞吗？”

每天早上，优香送她出门时，都会顺便告诉她今天的气象报告。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，可是优香今天却忘了。

“啊！没关系，气象报告说今天绝对不会下雨。”

“哦！”

孝子松了一口气，走出了家门。送她出门的优香，喃喃低语道：“妈怎么和平常不一样？”

“听说她真的很奇怪？”

大矢双脚翘在沙发上，看着报纸问道。

“……艺术家不都是怪怪的吗？”

泽渡回答道。

“可是，明明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她真的异于常人耶！”

麻子插嘴说道。

“其它记者竟然将她看成是“天才”，不过，这样反倒好。如果我们能够抓住事实做详尽报导，一定会是个头条新闻，抢尽锋头的。”

大矢说道。

“可是，其它报社迟早也会知道这个消息的。所以，泽渡！你赶快去找折原优香，一定要比其它报章杂志都快。”

然后，他拿出了一张纸条。

“把这个东西拿给你这位优秀的记者，虽然有点不好意思，不过这是折原优香家的住址和电话。”

泽渡彻仍然不感兴趣，不过他还是拨了电话。事情实在有点凑巧，折原家的电话正好占线，根本打不进去。优香这个时候正在和阿凉讲电话。虽然她记得母亲曾叮嘱她千万不要接电话，但她一听到录音机里传来阿凉的声音，还是忍不住拿起了话筒。

阿凉是从“WOOD”打来的。看了报导之后，他本来觉得心情很沉闷，可是一到餐厅，看到店里的厨师好友纯一和服务生町子都高兴成那个样子，于是心情为之一振，当下决定在店里为优香开一个得奖庆祝会。

“庆祝会？为我啊？嗯，我很高兴。可……可是，那是不是也要上台说几句话呢？”

阿凉转出她语气中的不安，不禁感到有些好笑。

“不用啦！又不是什么正经八百的宴会，是我们自己开的庆祝会耶！”

“这样啊！”

优香总算放心了。

“嗯，我知道了。傍晚我会去的。咦？我很好。嗯，我很期待庆祝会的来临。”

优香回到画室后，打开窗户，抬头望着天空。

“爸爸，今天会是个阴天哪……”

她将手伸进放在窗边的小盒子，那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糖果。

“他们还特地为我庆祝耶。我得打起精神来才行。”

（不知道他心情是不是好些了？）优香突然想起前几天在公车站牌前，

她曾递了一颗糖给那个男人。

孝子听到阿凉要为优香办庆祝会，不禁由衷感谢他的体贴。阿凉是特地打电话到美容院告诉孝子这件事的。可是，接到电话的孝子，其实心情并不好。因为一整个早上有好多人打电话找她，而且内容和今天早上那通一样，全都是媒体记者要求采访优香的电话。

孝子虽然不希望优香再受到任何刺激，可是既然阿凉只找几位好友来为她庆祝，孝子也没有理由反对。阿凉同时也邀孝子一起过来，但不巧孝子今晚有事，无法前来。

傍晚时分，优香和泽渡在商店街不期而遇。两人走到附近的公园，在长椅上坐了下来。这时，优香非常紧张。而泽渡本来就不擅和优香相处，更何况还有采访她的事情梗在心里，所以心情显得格外沉重。他实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，但他还是下定决心开口了。

“这个……我今天来是为了……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呼叫器响了。他心想：响得真不是时候。

“原来是这样…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……”

看着泽渡拿出身上的呼叫器，优香佩服地低喃道。泽渡则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。

“我还一直在想，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呢！”

“啊！那是因为……”

“因为那个魔术铃铛响了，对不对？”

优香笑了，泽渡则睁大了眼睛。

“刚刚，我正好想到你的事情耶！前几天我和你——嗯……你的名字……”

“啊！名字……”

优香突然站了起来。

“啊！我也忘了！嗯……我叫折原优香，请多多指教。”

然后，她深深地鞠了个躬。泽渡见状也连忙起身点头说道：“我叫泽渡彻。”

“对了！这个……嗯……泽渡……”

“彻。”

“对，刚才我想起了……泽渡彻先生的事情，所以那个魔术铃铛才会响啊！”

“不，不是这个样子的！”

“刚刚没响吗？”

“所谓的呼叫器是……”

“呼叫器？”

泽渡彻放弃说明了。至少他不想说明什么是呼叫器。

可是，泽渡彻先生为什么会跑来找我呢？……优香感到很纳闷。泽渡不管她，径自拿他带来的报纸给她看。

“有的汉字我看不懂耶……”

优香将报纸摊放在自己的膝上。

“上面写了我没做好的事情吗？”

“没做好的事？”

“……我，我没有好好把最后那几话说出来……”

“……上面都是赞美你的话呀！”

优香的神色亮了起来。

“赞美？都是在赞美我？”

“嗯！”

优香又站了起来。

“原来是这样啊……谢谢你，谢谢你告诉我。”

因为泽渡彻把报导的内容全说给优香听了，所以优香就不需要再看一遍了。于是，她蹲下身来，开始捡掉落在地上的红色果实。她心想：这些果实说不定会派上用场，最重要的是，它们的颜色好漂亮喔！

“泽渡彻先生，你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咦？”

泽渡好象吃了一惊。

“那一天，你不是拿了一架照相机吗？你是拍照的人吗？”

泽渡一听，不禁暗忖道：没错，我得趁这个机会将这件事告诉她才行。

“哦，我在出版社工作，所以今天……”

“啊！”

优香突然大叫了一声，然后看着手表说道：“我忘了！我现在是要到阿凉那儿去。”

下次，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”

“大概吧……”

泽渡心想：我们大概是非见面不可吧！

“太好了！那我下次再让魔术铃铛响。”

“不，所以我说……”

而这个时候，孝子走进了大学医院找柳原医师。这就是她今晚不能参加庆祝会的原因。

“变成一只小鸟啊……”

柳原医师看着桌上的报纸说道。

“那孩子还在跟她的父亲说话吗？也就是……她那个变成天空的父亲。”

“……嗯。有时候她唤‘爸爸’的声音会从画室传过来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

“我和我先生当初告诉她说爸爸变成了天空，会不会是错了呢？”

“不，我想当时的她根本无法接受父亲‘死亡’的事实，而且，现在大概还是一样吧？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“来自外界的强大刺激，和她本身微妙的变化，或许会渐渐改变她对事物的看法。”

“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慢慢习惯她的些微改变。她……和身为母亲的你必须学着习惯。”

“我也……”

孝子略感不安地低语道。

另一方面，在夕阳西下的街道上，优香在临别之际又送给泽渡一颗糖果。

“这个，请你收下。这是今天的谢礼。”

“谢礼？”

泽渡根本不懂她的用意。

“因为你让我变得有精神了啊！”

尽管心中有些许困惑，他还是莫可奈何地收下糖果，放进口袋里。

“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了。”

优香说完后，深深地鞠了个躬，然后便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我走了，再见。”只见她神采奕奕地跑走了。留在原地的泽渡怔怔地看着她的背影，他的思绪已经完全被这个奇特的女孩给打乱了。

泽渡回到编辑部后，看到桌上有一个信封袋。上面写着“有关折原优香的调查报告书”。于是他翻开了资料，“IQ70——小学高年级程度的智商”“idiotsavant”、“国小、国中皆上普通班”等字词马上映入他的眼帘。这些资料对才刚和优香本人见过面的他来说，实在是很难联想在一起。泽渡心想：到底是谁把这种东西放在这里？（当然，他是不可能猜得到的。）就在这个时候，离开座位的大矢正好走了进来。

“怎么样？和那位天才艺术家见面了吗？”

然后他抬了抬下巴，向泽渡示意桌上那些资料道：“她不在家。”

“不在？这样啊……”

“参考一下，有用吧？”

不待泽渡回答，他又继续说：“我可是满心期待喔！希望能有最好的照片和最棒的内容。”

“真的见了面，反而觉得她很普通，不是吗？”

大矢回过头来问道：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……没有啦！就我在记者会上所看到的，我不认为以她为题材能写出多么有趣的报导。”

大矢用轻蔑的眼神看着泽渡。

“给我听好，我相信她有足够的本钱可以成为众所瞩目的明星。你没看她说几句莫名其妙的话，就在社会造成这么大的话题吗？再怎么讲，她都是个‘天才’哪，所以，拜托你好好采访报导。”

庆祝会的气氛和乐而融洽。

他们一边享用佳肴，一边天南地北聊着。一同为优香庆祝的有阿凉、餐厅老板町田、冒失鬼厨师纯一，还有服务生町子。

“各位，尽量吃、尽量用。把艺术家的作品摆在店里，我也觉得与有荣焉哪！”

町田说道。

“对啊、对啊！今天有好几位客人询问优香的作品喔！‘大概很贵吧？’、‘这是她什么时候的作品？’问题好多哪！”

“嘿～～”

优香知道大家都是衷心为她高兴，所以她自己也很快乐。

“报纸的威力果然是不得了。”

听到纯一这么说，阿凉、町田和町子不约而同地踢他一脚。好痛！在搞什么嘛？

他正想脱口而出，才突然想起来，大家约好了，不可以将报纸上的报导告诉优香。

“原来……大家都看了报纸……总觉得怪不好意思的”

优香低喃道。阿凉则暗吃了一惊。

“优香……你看过报纸了啊？”“原来你会看报啊……”

扎着两根辫子的町子无意中说出这句话，等到发现自己失言时，便露出愧疚的表情。

“我很高兴他们赞美我。”

听优香这么一说，町子和纯一马上附和道：“就是嘛！当然会很高兴啰！”

“什么嘛！阿凉，优香不是知道了吗？”

说这句话的人是町田。

“这样啊……当然，当然会很高兴啊！”

阿凉虽然打了圆场，但心里却有了疙瘩。优香是自己看报纸的吗？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一定是有人念给她听，但会是谁呢？

孝子从医院回来之后，优香还没到家。于是孝子坐在丈夫的遗照前，很难得地拿出啤酒，独酌了起来。她拿起酒杯和丈夫遗照前的酒杯碰了一下，然后一口饮尽。

“你相信吗？那孩子被人夸赞耶……再怎么说是会觉得高兴吧？”

当她看到竟然有二十一通电话留言时，不禁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走到餐桌前准备享用晚餐。真好，难得能一个人悠悠哉哉地吃饭话才说完，她又觉得优香不在还真有点寂寞。

（“想变成一只小鸟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……）

她看着映在酒杯上的脸庞，告诉自己：“优香的妈，要打起精神来呀！”

当天晚上，泽渡也在小酒馆喝酒，可是喝得并不怎么痛快，因为麻子就坐在他的身旁。

“你不用日夜守在折原优香家门前吗？你在跑新闻的时候，不是经常这样做吗？”

泽渡板着脸喝闷酒。

“我晚上喝酒……早上睡觉。”

麻子想要的显然不是这样的答案，不过她还是不死心，改变心意从手提包里拿出几张她影印的报导，放到桌子上。报导的标题是“系列报导——政党资金来源大追击”。

“这是你所写的报导，我读过了。真不愧是大报首屈一指的社会版记者。”

这些报导是她在公司的资料室里看到的。但是，泽渡却看都不看一眼，反而低声吼道：“收起来！”

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在“Wood”的优香说道：“啊！已经这么晚了……”一向冒失的纯一于是起哄道：“那么，最后请折原优香小姐来说几句话！”

阿凉听了心头一惊，不禁看着优香。优香虽然迟疑了一下，但随即起身，对着满脸担心的阿凉微微一笑，然后说道：“谢谢大家，今后我会继续努力的。”

这两句话让阿凉更是惊讶，但看到纯一、町子和町田都在拍手，自己也不由得鼓起掌来。

隔天优香和泽渡第三度碰面了。

优香走出家门，拿着画具想到公园画素描，却在路上与泽渡不期而遇。于是手上拿着绘画材料的优香，连忙请泽渡到家喝咖啡。而泽渡也像前几次一样，有点莫名奇妙地跟着她，就这么到她家里了。

关门的时候，泽渡看到门上那张纸条——“如果是陌生人，千万不要

开门”。他站在原处看了好一会儿。

“啊，那是……我妈昨天贴的。”

优香说道。

“我可以进来吗？”

泽渡问道。优香微笑着说：“你不是陌生人，你是好人，而且是我的朋友。”

她兴高采烈地为泽渡泡了一杯咖啡，并问他：“要加牛奶吗？”泽渡回答：“不用。”她又问：“要放糖吗？”“不用。”泽渡答道。

“嗯……这样叫……”

“……黑咖啡。”

“对，是叫黑咖啡。”

一直等到优香将好吃的饼干和砂糖罐也摆上桌之后，泽渡才有机会说出今天来的目的。优香听到泽渡是为了工作才来找她，不禁露出惊讶的表情。

“工作？”

“对。报导折原优香是我的工作。”

“……为什麼要找我？”

“……嗯，这该怎么说呢？因为……”

泽渡犹豫了一会儿，便开门见山说道：“因为你得到新时代艺术展的大奖呀！”

“你会赞美我，像昨天的报纸那样吗？”

“如果我觉得你的作品很好的话，我当然会写赞美的话。如果觉得你的作品不好，就会批评你。我会用相机拍下最真实的东西，也会写下最真实的事情。”

“真实的事情……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便香觉得这句话很新鲜。真实的事情。

于是，她带泽渡到画室来，让他看所有的作品。泽波忙着拍照，优香则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。然后，他在一件作品前面停了下来，低语道：“……太阳。”

优香听了高兴地地点头说道：“二十二岁那年夏天的太阳……”

这件作品乍看之下，实在看不出是太阳，因为它的形状和太阳截然不同。

但是，它那鲜艳的橘色，缠绕其间、镍铬合金线做出的闪耀光芒，让人愈看愈像是太阳。原来她的作品是这么地强而有力。泽渡不禁拿起相机猛按快门，然后，他移开相机，有好一会儿都在注视这件作品。

“这是去年秋天做的。”

优香指了指旁边的作品。这是她用纸黏土塑造出来的，样子很像是一座塔，背后的翅膀则覆盖着许多落叶。而且，从那之后的作品就全部都长了翅膀。

泽渡再度取景，开始按快门。

“那个，我也可以用吗？”

在一旁静观的优香问道。

“嗯！”泽渡点了点头，将相机递给优香。

“可以吗？我用一下……”

优香将镜头对准泽渡，泽渡急忙说：“不是拍我，是拍其它的……”他

话都还没说完，优香就按下去了。然后她微笑道：“这样可以了吗？”

到了傍晚时分，优香开始着手雕塑纸黏土，泽渡则在一旁拍摄她工作的身影。大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纸黏土。接下来，她将手伸进袋中，拿袋里折碎的色纸。“那要做什么？”泽渡问道。“我想要把它变成有颜色的黏土。”优香回答。泽渡边点头边按下快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一阵风从窗口吹了进来，优香准备放到锅中的色纸全飞了起来。

“啊！”优香叫了一声，连忙伸出双手，想抓住那些在空中飞舞的色纸。这时，她听到快门按下的声音，于是看向泽渡。

“讨厌！刚刚的不算啦！不算。”

泽渡听了，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反正相机有点晃动，我看照片是不能用了。”优香听他这么一说便放心了。她关上瓦斯，捡拾掉在地上的色纸，然后，她突然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彻先生的笑容耶！”

泽渡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。

外面暗了下来，孝子回到家了。她的脸色不太好。阿凉今天打电话到美容院向她报告昨晚庆祝会的事情，他提到：“姨妈，结果你还是把报纸拿给优香看了嘛！”

她实在不记得有这回事，所以难免有点担心。

玄关摆着一双男鞋，照理说这应该是阿凉的才对，可是孝子却不这么认为。不，一定不是。她忧心忡忡地走向画室。“优香？”“阿凉？”她边叫着他们的名字，边打开了门。她看到一名陌生男子正在将相机收进袋子里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啊，妈妈，这个人是我的朋友，他要把我的事登在杂志上……“杂志？”

孝子觉得自己的心脏快要停了。泽渡拿出名片，说道：“抱歉，现在才向您打招呼……”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可以随便跑到我家，未经我的同意就来找我女儿！？”

“不，我征求过她本人的同意。”

“问她本人是不行的！”

泽渡沉默了下来。

“妈！”

优香一喊，孝子才总算回过神来。

“总而言之，请你回去，我们不接受任何的采访！”

“告辞了。”泽渡点个头走了出去，优香想要追上去，却被孝子厉声阻止：“不可以去。”

优香停下了脚步。孝子本以为事情会像过去一样告一个段落，所以，当她听到优香问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可以去？”的时候，心中的错愕便可想而知了。

她们母女之间从来不曾有过冲突。孝子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为优香着想，而且只要她真的动怒了，优香就会知道那件事绝对不能做。如今优香竟然对她回嘴，这是她始料未及的。

优香似乎想说话，但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。这时，她发现泽渡把围巾留在工作台上了。

“……我拿去给他！”

“我不是说过不准去的吗？”

孝子不自觉地抓住了优香的手臂，可是，便香却将她的手甩开。

“他是个好人！他一直都在帮助我！他是个很好的人！刚刚他还夸我的作品很棒！……”

“优香！那种人你是不会了解的！”

“不了解的人是妈妈啦！”

优香拿起围巾夺门而出，往站牌的方向跑去。她的母亲并没有追出来。她边跑边喊着泽渡的名字，终于看到站牌前的泽渡了。虽然他站在那里，但优香还是不放心地疾步跑到他的面前。等她站定时，早已累得气喘吁吁，喉头和鼻子都痛了起来。

“这个……你忘了拿……很冷吧？……”

优香帮他吧围巾围在颈子上。泽渡有点不知所措。

“谢谢。我很高兴。谢谢你赞美我的作品。”

优香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泽渡，泽渡也定定地凝视着她。在两人之上，是一片辽阔的夜空。

第三章

几天后，刊载着优香照片的“MOVE”出版了。这本杂志在优香和其亲朋好友之间引起了相当的震撼。

孝子在美容院上班的时候，从书店送来的新杂志中发现了这本“MOVE”。她平时不常阅读杂志。但不知怎地，当她一眼看到“MOVE”这四个字时，却突然想起了泽渡。眼前的杂志让她联想起，那天在画室里遇见他的情景，以及他递出的那张名片。

孝子战战兢兢地翻开刊载优香报导的那一页。“亟欲翱翔的艺术家。她是天鹅？

抑或丑小鸭？——为您解析这位天才女子的真实面貌。这其中究竟隐藏了多少事实真相？”当这些标题文字映入眼帘时，孝子的脸色倏地刷白了。

阿凉是在“WOOD”看到这篇文章的。

“……她虽然有智能障碍，但其天真纯净的作品却被誉为艺术杰作。虽不确知她是否明白得奖所代表的意义，但她今后究竟将飞往何方呢？”

叮子和纯一也凑过来看。纯一低喃了一句：“真过分！”

“‘想变成一只小鸟’是她的得奖感言，但她日后会成为“艺术界的天鹅”呢？

还是终究只是一只丑小鸭？据说她已故的父亲是一位不得志的画家……”

看到这里，阿凉将杂志往桌上一扔。

“写这什么东西！”

“优香小姐好可怜！”

叮子低语道。

“写这篇报导的人，好象是在幸灾乐祸……”

这篇报导刊登了一张很大的照片。那是优香伸手去抓随风飞舞的色纸

时的身影。

照片下则写着：“摄影泽渡彻”。

“泽渡……”

阿凉冲出了店外。他套着围裙就直奔东和出版社。他走进“MOVE”的编辑部，碰到的第一个人是麻子。

“请问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上去把泽渡，泽渡彻那家伙叫出来！”

不巧的是，泽渡这时正好来上班。麻子出声叫道：“啊，泽渡先生。”怒气冲冲的阿凉立刻转身瞪视他。泽渡则露出不解的样子。

“原来是你！”

旁人还来不及制止，阿凉已经一个箭步冲上前去，抓住泽渡的胸前，狠狠地往他脸上揍了一拳。只见泽渡一个踉跄，麻子凄厉的叫声响遍了整个编辑部。阿凉并没有就此住手，反而一把扯住泽渡，吼道：“优香她，优香她……！”

接着，阿凉又将泽渡痛揍了一顿。

“你这种人怎么可能了解嘛！怎么可能明了优香和我的心情……！”

其它编辑原本吓得愣在一旁，这时才有了反应。几个人趋前死命地抓住了阿凉。

其中一个男编辑还激动得对着麻子大叫：“快，快叫警察！”

“不用了！”

说话的人是泽渡。被男编辑押住的阿凉则一边拚命抵抗，一边瞪着泽渡。

“绝对不饶你！我绝对饶不了你！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……！这家伙太可恶了……！放开我！”

泽渡也目不转睛地瞪着阿凉。

另一方面，孝子也为了优香而跷班了。不过她并不是去东和出版社，而是到新时代艺术展的办公室。

孝子是去找一位叫小宫幸代的女职员。小宫一开始就负责处理优香的得奖事宜，是个能干又漂亮的女子。虽然她和孝子年纪相当，但因身穿名牌服饰，所以给人一种高贵俐落的感觉。孝子从一开始便对她很有好感。

“我当初就讨厌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他们好象对那孩子的作品一点都不感兴趣，反而拚命地在她智能有障碍这一点上作文章！”

“……这名记者，不知道是从哪里得到消息……”

在接待室里，小宫虽然装出很为难的表情，看着放在桌上的“MOVE”，但其实她心知肚明。因为大矢主编放在泽渡桌上的那份“有关折原优香的调查报告书”，正是由她的手中流出去的。不过，此刻她在孝子面前丝毫不露声色。

“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遏止媒体的这种作法？”

“要提出告诉吗？”小宫幸代冷静地说道：“对东和出版社。”

孝子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因为到头来只会伤害到优香。只是，从今以后我不想再让优香接近任何媒体了。”

“……我明白了。我们会照你的意思去做。我看就由敝会具名，发出通告来知会大家吧！这是目前我们所能做到的。一切就交给我们处理吧！”

“……我知道了，那就万事拜托了……还有，今后我不想再和贵会有任

何瓜葛了。

那个奖杯，我可以还给你们。”

小宫幸代听了不觉大吃了一篇。

“太太！等一下。请好好冷静一下。我们会请这份杂志郑重地向您道歉。从今以后也不会任由媒体胡乱报导，所以还请您……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请不要因为这种不入流杂志的报导，就毁了优香小姐日后的前途。身为艺术界的一份子，我诚挚地请求您不要这么做！”

警卫将阿凉完全制伏，并把他拉出去之后，“MOVE”编辑室里，总算暂时恢复了平静。麻子此刻正忙着处理泽渡嘴角的伤口。“这可是对言论自由的挑战哪！”大矢幸灾乐祸地说道。泽渡则将刊载优香专访的当月号‘MOVE’扔到他的面前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不写得有趣一点，会责不出去的。”

大矢说完后，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。泽渡只是狠狠地瞪着他的背影，一句话也没说。麻子说：“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。”

其实那篇报导的文字责任并不在泽渡。那一天，他采访完优香后，便将所拍的照片和文字稿放在大矢的办公桌上。大矢边看着照片，边说：“总觉得还不够有冲击性。”

“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。虽然我和她见过面，还聊过天，可是……她只不过是个二十五岁的女艺术家而已。根本找不到像你先前所说，那么富有冲击性的题材。”

这就是泽渡的回答。

“其它的照片呢？”

大矢从纸袋中取出一叠照片。

“每一张都差不多啦！”

“明明有比较有趣的嘛！”

大矢说着，便拿起那张优香追着色纸的照片。泽渡忙不迭地说道：“那张是怕坏了的作品。”这时，正好有他的电话进来，他便暂时离席了。然后，大矢看了看泽渡所写的原稿标题：“新进艺术家折原优香为什么对翅膀有偏好？”他便自作主张拿起红笔在标题之上添加文字。

麻子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，所以事后泽渡一问，便知道他写的原稿被调包了。

“可是，我们也只不过是事实传达给社会大众而已啊！”

麻子看了看那篇报导后说道。

“她确实是个智能不足者，而她周围的人都隐瞒了这个事实。”

“如果只就这部分来说，倒是没错。”泽渡回答道。

“在你看来，你觉得她有多奇怪呢？”

“……都无所谓了。既然被她那血气方刚的表哥给揍了一顿，我看这件工作就此结束了。”

泽渡合上那本‘MOVE’，用力地将它扔了出去。

当天傍晚，阿凉和孝子在回家的路上巧遇，两人便一起回孝子的家。当时，优香还待在画室里。孝子和阿凉便想趁此机会好好商量一下优香的事情。

在那之后没多久，小宫幸代打电话到孝子工作的美容院，说她已经警告过各报章

媒体了。然后她又告诉孝子，她已经寄了一张欧洲现代美术展的门票给优香，请优香星期三无论如何都要来参观一下，并说她当天会在会场，请孝子放心。

“小宫那个人可以相信吗？”

阿凉担心地问道。

“她说要好好考虑优香的前途……”

孝子说道。对身为母的她而言，为了让优香今后能自食其力生活下去，究竟该怎么做才会是最好的？这是她应该要深思的问题。而既然优香在艺术方面有些许才能，她当然希望优香在这方面能够有所发展。听孝子这么一说，阿凉不禁感到非常惊讶。孝子见他那副模样，便笑道：“这些不都是阿凉时常告诉我的事情吗？”

“就是嘛！姨妈的想法改变了不少哪！”

然后，他又一脸担心地问道：“那篇报导，优香不会看到吧？”

“不会，不会。那孩子只看美术杂志而已。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双手捧着一堆杂志的优香走出了画室。孝子和阿凉两人一看，那些全都是当月号的“MOVE”，当场吓了一跳。

“你们看，你们看！里面有我耶！我一高兴，就把摆在书店里的全买下来了。”

然后，她翻开那篇报导说：“这是在赞美我吧？”

阿凉只好莫可奈何地答了一声：“嗯！”

“可是，这照片就有点……明明说好不用这张拍坏的照片。”

“那个人没有信守诺言……”

孝子低语道，脑海中浮现那名记者泽波的面容。

“不过，我原谅他了。”

“噢！你们见面了吗？”

孝子惊讶地问道。

“没有。今天哪，有好多陌生女子跟我说“好好加油”耶！这一定是彻先生的功劳，所以……”

阿凉听了忍不住怒火中烧。

“优香，那家伙……”

孝子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优香，有一件事你要答应妈妈，不要再随便接受别人采访了。”

“……好。啊！我煮了一锅洋芋炖肉，我去热一下。”

等优香走进厨房，阿凉对孝子说：“姨妈……”

“那孩子真的以为那位记者是个好人哪！更何况他们再也不会会有见面的机会了。

就让她保有这份回忆吧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我们就相信这一次吧！相信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。”

孝子的确宁愿这么相信，而阿凉也十分清楚她这种心情，所以便不再说话了。可是，他们一点都不知通，在优香的四周，正开始形成一股暗流，悄悄地包围住她……那个地方就是东和出版社的董事室。

大矢此刻正坐在舒适的沙发上，看着坐在豪华办公桌前，讲电话的濑川董事。大矢心里想着：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坐上那张椅子。濑川放下了听筒。

“折原优香的母亲好象不打算提出告诉了。告诉我，是谁去采访她的？”

“是泽渡，从新闻部社会版转来的记者。”

“嘿！总算找到一个能干的下属了嘛！”

“刚刚是谁打来的？”

“嗯，我下次再介绍给你。这次，说不定是个大好的机会哩！”

“大好机会？关于折原优香吗？”

泽渡实在不敢相信。

“又要我去采访她？”

站在大矢的办公桌前，泽渡无奈地问道。

“嗯，你今天到上野美术馆去，应该可以碰到她才对。”

“碰到了又能怎样呢？”

“你前几天不是为了那篇报导吗？我希望你好好去跟她套关系。毕竟她是个有趣的报导对象，就公司的立场而言，希望你今后也能继续追踪下去。”

“开什么玩笑！请找别人吧！”

“能找谁呢？有谁能把照片拍得这么生动？”

大矢说着，便拿出前些天泽渡为优香所拍的照片。他找出其中一张，微笑地说道：“而且，她不是还为你拍了一张吗？”

他将照片递给泽渡看。

“她怎么可能会再信任我呢？毕竟我为了一篇对她不利的报导。”

“对我换掉文字稿一事，你好象很不满……可是你要知道，这是工作，是上司的命令，快去！”

在上野美术馆的一角，小宫幸代静静地看着优香和泽渡再度相会的情况。她正因为自己的工作顺利完成，而感到心情愉快。

“我看过杂志了。”

优香小声地说道。泽渡则显得有点紧张。

“哦……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咦？”

“很高兴你赞美我，可是……那张照片，我们说好不用的啊！”

泽渡无法说话了。

“我们到外面去，好不好？”

优香依旧小声地说道。

“在美术馆里是不能说话聊天的。”

于是两人走出美术馆，来到了动物园。这个地点，是优香主动提议的。虽然她兴味盎然地观赏每一种动物，但还是对长颈鹿感到最为好奇。

“你今天没带相机喔！”

“咦？嗯，因为我今天不采访。”

“不是采访啊……”

优香松了一口气，因为她想起了母亲的叮咛。

“可是，如果有相机就可以麻烦你拍了——拍长颈鹿。”

泽渡也不由得抬头望着长颈鹿。

“你喜欢长颈鹿？”

“长颈鹿比找我接近天空哪，真羡慕它耶！”

“是吗？……如果登上大厦顶楼，就可以比长颈鹿更接近天空了。”

“这样啊？对嘛！可是……长颈鹿永远是长颈鹿，而我是不能永远待在大厦顶楼的，所以，长颈鹿还是很令人羡慕嘛！”

“这是什么论调！”

泽渡感到有点吃不消。这时，栅栏里的长颈鹿慢慢地低下头来。

“啊！它离地面很远，不容易看到地上的东西。”

她兴奋地说：“我还是当我就好了。”

冬日的动物园格外寒冷，两人随兴到咖啡店喝咖啡。优香有点定不下心，兴奋地环顾着店内，说道：“这种地方，我只和阿凉来过……”随即她又补充道：“啊，阿凉是我的表哥。”

表哥。泽渡脑海中浮现身穿围裙，揍了自己好几拳的那个年轻人。

“好喝！”

优香喝了一口咖啡说道。

“你还真是个幸福的人啊！”

泽渡叹道。

“我是很幸福。”

她天真地笑了笑。

“你一直都是这么幸福吗？不会因为被人说了几句，而感到伤心难过吗？”

“会呀，当然会。尤其是被骂或遭白眼的时候。可是，大家不都是一样吗？大家都会有同样的遭遇，有痛苦的时候，也有快乐的时候；有时会碰到好事，有时会碰到挫折……彻先生，难道你不幸福吗？”

她的问话，再次让泽渡有种措手不及的感觉。他没有答话。优香一直注视着他，然后，察觉到嘴角的伤口，便问道：“很痛吧？……”

说着，优香突然递了一样东西，飞快地掠过泽渡眼前。她一边说道：“希望你的伤能赶快好起来……”一边将手中的东西放入泽渡的胸前口袋里——那是她给泽渡的第三颗糖果。

“我要回家了！突然觉得很想做东西。”

优香突然站了起来。

“想做东西的时候，就是快乐的时候。啊！如果做好了，可以再请你看一下吗？”

“……嗯！”

优香的脸上立刻有了光采。她再次坐到泽渡身旁，说道：“一言为定！你一定要来看喔！”

优香伸出了小指头，泽渡则不知所措地呆望着。他明白优香难免会有惊人的举动，但这未免太……“一言为定！”

优香再度说道。泽渡于是伸出手来，用他的小指勾住了优香的小指头。

“勾勾手，盖盖印，说谎的人会遭报应。”

优香回到家后没多久，阿凉便跑来找她了。她帮阿凉冲了一杯咖啡之后，就一如往常收看她的气象报告。

阿凉以为优香一直待在美术馆。因为他下午曾打了好几次电话到她家，所以知道她大概会到傍晚左右才回来。阿凉一直认为优香是“一个人”待在美术馆，而优香也没有纠正他这个错误的想法。

后来，阿凉说下次休假要出去玩，想邀优香一起去，优香就说要打勾勾才算数。

但是，就在两人打勾勾的时候，优香的心中突然产生了疑惑。她记得和泽渡打勾勾的时候，一碰到他的眼神便觉得心跳不已，会忍不住抽掉小指。因为，在那时候，胸口会有一种抽痛不安的感觉，逼得她不得不抽离。可是，和阿凉勾手指头却没有这种感觉，反而感到很自在，勾再久都没有关系。同样是打勾勾，为什么感觉会截然不同呢？

优香不知道，其实阿凉那时的心情非常复杂。他在“WOOD”的同伴之间，常被戏称为优香的哥哥，然而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异样的情绪。他总觉得这种心情会是对优香的一种亵渎。

“我想正式为折原优香设计一套栽培计划。”

在东和出版社的董事室里，濑川董事如此说道。

“栽培计划？”

大矢问道。

“嗯！我打算取得她所有作品的所有权，然后帮她出作品集、开个展，将她栽培成本公司的招牌艺术家。”

“原来如此……为了强化我们一向居于劣势的文化层面，所以您打算将折原优香捧成明星，然后再善加利用啊？”

这时，一直保持缄默的女子开口了。她就是小宫幸代。

“利用这两个字并不是什么好字眼喔！”

“说得对。大矢，我们谈的可是艺术，艺术振兴方案哪！所以我们才会请小宫小姐来帮我们的忙。大矢，你听好，你的工作就是牢牢抓住折原优香。一切就你的啰！”

董事室里的这番对话只是他们三人之间的密谈。当事人优香、她的母亲孝子、表哥阿凉，还有泽渡当然都毫不知情。艺术家本来就是是个不稳定的职业，所以接受企业界的全面资助并不见得是件坏事。说不定有些艺术家会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，毕竟艺术家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就可以过活的。

但问题是他们根本不曾知会当事人，就那么秘密地展开行动。由此可知，他们重视的并不是优香本身的利益，而是他们本身可获得的好处。

况且，违背优香及其家人意愿的濑川等人并不知道，他们派去行前锋、担任联络工作的泽渡，和当事人优香之间，此刻正蕴酿着一股潜藏的危机。

那是优香送新作品到“WOOD”时发生的一个意外。町子和纯一事先并不知道优香会来。两人当时恰巧在谈优香的事，刚好被来到店外的优香听到了。他们提到“MOVE”杂志上的那篇报导，其实是在中伤优香。两人纯粹是因为同情优香，才会谈到那个话题。

但结果优香却因为这样而闷不吭声地离开了“WOOD”。她的脸色暗沈，完全失去了平日的光采。她失神地踩着步伐，边低喃道：“……不是在赞美我啊？……”

如果“MOVE”上的报导真的是在贬损她，那她的母亲、阿凉和泽渡不都是在说谎？她实在不愿相信这个事实。

当优香再度碰到泽渡时，泽渡正因为深感唾弃记者这份工作，而变得失意又爱自嘲。

这一切起因于一名十七岁的少年犯下强暴杀人罪，泽渡奉命采访十年前抛弃这名少年的母亲。这个事件令他忆起童年时那段晦涩的岁月，所以当

他看到其它那些伪善记者披着伸张正义的外衣，所作所为却是如此卑劣时，不觉愤怒莫名，于是便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同业记者，结果弄得两败俱伤。

“骗人的吧？”

优香面向泽渡，拿出了皮包里的“MOVE”。

“他们说这上面……写了很多过分的话，是骗人的吧！”

或许泽渡可以换个方式，委婉地回答这个问题，但他却直截了当地答道：“这篇报导根本没有提到你的作品。”

“原来你骗我，根本就不是在赞美我！”

优香低语道。

“这就是你所要面对的现实。不管你创造出多少优秀的作品，那些人都不会关心他们期待的只是你会不会又说出什么奇怪的话，做出什么奇怪的事。而我的工作就是要早那些人一步写出报导，好满足社会大众的好奇心。”

优香沉默不语。泽渡则继续说：“世上的事并不尽然完全美好。你之前不是说过吗？任何人都会有痛苦的时候和快乐的时候。是的，谁都会有那种经历……只是，世上不如人意的事情要比你想象中多太多了。”

优香的脸上浮现出困惑的表情。

“奉劝你赶快回家，保持一直以来的乖巧诚实模样……就像笼中鸟一样。”

“……笼中鸟？”

“嗯，一只不会飞的小鸟。”

“不会飞的……小鸟？”

这时，前来采访同一个新闻事件的一群记者发现了他们两人。

“很抱歉，我不是什么好人。”

泽渡转身背对优香，打算就此离去。这时，优香转头对着泽渡的背影说道：“……骗人！”

泽渡于是停下了脚步。

“……彻先生还是个好人，因为你告诉了我许多事实。妈妈和阿凉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的事实……彻先生全告诉我了。”

泽渡回过头来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不要这样……我根本不是你所想的那种好人。”

优香目不转睛地看着泽渡，说出了令泽渡永生难忘的一句话：“翅膀……彻先生的一只翅膀折断了……”

第四章

优香目送泽波的身影离去，这时，原是采访凶杀案的记者，全部涌了上来，将她围住。他们全都知道，优香是最近崛起的一位颇受瞩目的艺术家，而泽渡就是那位写报导中伤优香的记者。

那些记者误以为优香一定对泽渡十分不满，所以刚才针对那篇报导提出抗议。

于是，隔天的早报全都刊载了优香所说的话。泽渡听到这个消息时，人还躺在床上。

是昨晚彻夜加班的一位同事，特地打电话来告诉他：“……面对擅自揭发她是智障者的‘MOVE’记者，折原优香说：‘他不是坏人。他只是断了一只翅膀。’拥有敏锐感性的折原优香，以如此宽大的胸怀来看待写真杂志的丑陋行径，而她今后的艺术创作更是令人期待……这上面说的记者……是你吧？”

孝子也看了早报。她简直无法相信，优香竟然又背着她去找泽渡。那一天，阿凉去接优香的时候，听她说了一句话：“世上的事并不尽然完美。”后来，孝子从阿凉口中得知这件事时，十分震惊，因为地想不到优香会说出这种话来。

优香已经进入转变期了，但孝子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好。她只知道她必须好好保护优香才行。

看到这些报导，进行折原优香栽培计划的三个人，情绪也受到了波及。濑川董事不喜欢这种意外的发展，小宫幸代也是一样。她万万没想到，好不容易摆平了孝子对“MOVE”报导的反感，竟然又出现这种旧事重提的报导。他们两人认为必须尽快想办法解决才行。

结果，大矢和泽渡奉命到折原家走一趟。此行的目的，当然是向折原优香的母亲提出栽培计划的构想，还要为先前的那篇报导，正式向她们母女道歉。

“您说的我都明白。可是，我们不打算接受。”

孝子斩钉截铁地说道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前来当说客的大矢仍不死心。

“今后也请不要再接近我的女儿了。”

孝子第一次将眼光投向泽渡。

“我们十分明白您并不信任我们。”

大矢尽可能顺着孝子的口气说道。他不打算老是当一位令人诟病的写真杂志主编。

这个计划攸关他的的升迁，濑川董事曾经如此暗示过他。

“所以，我们才想助优香小姐一臂之力，好补偿我们的罪过。这是敝公司高层主管的想法，决定尽全力来栽培优香小姐。”“我们是认真的。而为了优香小姐的将来，能否请您好好考虑一下呢？”

大矢把好话都说尽了。这时，孝子再度转头望着一直保持缄默的泽渡身上。

“泽渡先生好象不怎么感兴趣喔！”

大矢苦笑道：“不是啦，这家伙向来都是这个样子……”

孝子不理睬大矢，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泽渡。

“……我没有什么话好说……”

泽渡终于开口了。

“只是……我是真的喜欢她的作品。”

这句话让孝子有一股莫名的感慨，她不发一语地注视着泽渡。泽渡也用同样的眼光望着孝子。

“开什么玩笑！事到如今还说什么资助！分明是想剥削优香嘛！”

听孝子说完有关栽培计划一事之后，阿凉怒不可遏地说道。当他建议孝子必须拒绝时，孝子却露出一脸的惊讶。她心想：如果是以前的阿凉，一定会极力主张接受才对。

但是，阿凉就是无法忍受传播媒体那种厚颜无耻的作法。尤其，前来提议的是泽渡那家伙，更令他觉得万万不可……而昨天，阿凉去接优香的时候，她竟然绝口不提曾与泽渡见面的事，这也使他感到不安，弄不清优香到底有什么打算？

总之，为了优香着想，最好不要让她再与泽渡有任何瓜葛了。

只有优香丝毫不受报上新闻的影响，她甚至没有看到那些文章。她又跑到昨天和泽渡相遇的地方去了，一心以为说不定可以再碰到他。那个地方就是少年杀人犯的母亲租居的公寓。因为附近正好有一块空地，优香便在那里四处走走。

她虽然没有遇到泽渡，却认识了一位少年。这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当时正在公寓附近的空地，拿午餐吃剩的面包喂纸箱里的小狗。

“你把它养在这里啊？”

优香问道。小男却不理她。他好象不喜大人，不然就是为了什么事情在生气。

“这小狗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真啰嗦，走开啦！”

“啊……对不起。”

这时，优香想要给他一颗糖果，便低声说道：“糖果。”男孩突然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原来小狗的名字就叫糖果。

傍晚时分，优香回来了。孝子和阿凉还在家里讨论栽培计划的事情。当她走进玄关的时候，正好听到阿凉语气相当不悦地提到“泽渡彻”。然后，又听到孝子说：“可是，他好象也没有那么坏。”

优香问孝子，泽渡为什么会到家里来，孝子只是说：“这对优香来说有点难懂，所以……”便把这个话题带过去了。但是，既然知道他们说的是泽渡先生的事，优香自然忍不住再问一次。于是孝子语气强硬地说道：“不要问那么多。这些事情优香不需要知道。妈妈会替你作主的。”

（如果是彻先生，他一定会告诉我吧！）优香心里这么想着。

为了能早一点拿新作品给泽渡看，她走进画室，开始全神贯注地工作。她这次用的素材是瓦楞纸。就在上色的最后阶段时，阿凉走了过来，优香赶紧拿块布把作品盖住。

“是新作品吗？”

阿凉问道。

“嗯……可是，因为还没有做好……”

她打算完成之后，要先拿给泽渡看。

“这样啊……如果做好了，一定要先给我看哦！我会拿给餐厅老板看，请他帮你摆在店里。”

“……嗯。”

阿凉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小弹珠，说道：“刚才在路上捡到的。”说完，便将弹珠放入优香的百宝箱里。优香自己也常把在路上捡到的玻璃纸等东西放进这里。这时，阿凉突然看到前几天优香和泽渡一起到动物园玩的门票。

“这一天你不是到美术馆去了吗？”

“……嗯！”

“你一个人到动物园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还是和什么人一起去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难道是……”

泽液……阿凉还来不及说出口，优香已一把抢走他手中的门票，说：“秘密。”

然后她小心翼翼地把门票放回百宝箱里。阿凉怔怔地看着她””这样的优香是他从未见过的。

“有些事情，即使是阿凉，也不能说。”

面对优香不曾有过的表现，阿凉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他知道优香已经开始改变了。

而孝子，也有相同的看法。她再次来到大学医院造访柳原医师。

“是这样啊……看来她的转变比预期中来得早啊！”

柳原医师说道。孝子提及优香最近的表现和以往截然不同，她变得很喜欢问东问西。

而且今天早上还发生了一件事。优香问：“不能养狗吗？”孝子说：“不行。”因为孝子认为狗的寿命比人类短，一旦养了狗，便香迟早得面对小狗的死亡。而优香应该是无法承受的吧？于是孝子告诉优香：“因为狗很小，很快就会像爸爸一样，到天上去了。”

但是，天空中有爸爸在就好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您要不要试着告诉她呢？关于出版社的事情，还有‘死亡’的意思。”

经柳原这么一说，孝子不禁陷入了沉思。

“还有，您何不听听她的想法呢？”

“……想法？”

“嗯，就是她心底的声音。”

“心底的声音……”

优香用纸箱做了一个小小的狗屋，然后拿到前些天和泽液相遇的公寓附近空地。

这里也是她与男孩及小狗“糖果”相识的地方。

就在优香把“糖果”放进纸箱做的狗屋时，突然有人大吼一声：“你在做什么！”

优香回头一看，那个男孩就站在那里。

“我做了一个狗屋……因为我妈说不可以养小狗。”

“咦？”

男孩露出讶异的表情。

“……和我一样。我爸也说不可以养狗。”

优香边摸着“糖果”边纳闷地问道：“为什么不可以养呢？”

“大人就是那么专制蛮横，什么事都由他们决定。”

男孩在优香身旁蹲了下来。

“我根本不想上私立学校，我爸意然擅自替我做决定。有很多事情，我也很想自己决定哪……”

优香觉得自己似乎能理解他的心情。她把小狗递过去时，前些天还咄

咄逼人的男孩竟然有点害羞，怯怯地伸手接了过去。这个男孩教了她一件事，那就是每一张名片上都有人名和公司地址。优香手里有一张泽渡的名片，所以那上面理所当然有泽渡公司的地址。

优香到“WOOD”去找町子，拿名片给她看，还拜托她带路。町子虽然认为征求阿凉的意见比较好，但看到优香一脸认真的模样，便心软了，于是她决定带优香去东和出版社。

泽渡这时刚好碰到了个转机。

他在东和报社工作时的上司黑岩打了一通电话给他，说有一个情报希望他去深入追查。因为这个情报若由东和报社的记者来追踪，恐怕其它报社会察觉，所以希望泽渡能帮他这个忙。

这个情报就是某建设公司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之间的赠收贿疑云。泽渡并没有一口

答应，但黑岩那句：“这将是回归报社社会部的一个大好机会”，却一直在他的脑中盘旋。

“本来是应该先让魔术铃铛响的，但是因为很想早点看到你……”

看到优香突然出现，泽渡不禁大吃一惊。她走向泽渡，问道：“听说你去过我家里？”于是泽渡用浅显易懂的词句，说明东和出版社有意资助她，并且拟定了折原优香栽培计划。

“那是好事吗？”

“是好是坏，完全取决于你。”

“？”

“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决定！”

“噢？……”

“如果一直依赖别人，会永远飞不起来的。”

泽渡说完便走开了。麻子知道泽渡接下了黑岩有所交代的秘密任务，便对泽渡说：“你是不是应该放弃折原优香，集中火力追踪收贿事件了呢？如果是我所知道的泽渡彻……”

“你好象很得社会部黑岩先生的疼爱嘛！”

“……你在意吗？”

麻子语带挑衅地问道。泽渡答了一句：“不会。”

这时候，在“WOOD”，阿凉和町子打烊后留在店里喝酒。阿凉忍不住向町子抱怨：“优香最近实在有点怪。”

“嗯……优香小姐究竟懂些什么呢？”

“噢？很难说……应该说，只要是她经历过的事，她便有很深的印象。不过，感情和感觉方面就不知道了关于这方面，我也不清楚就是了。”

“那么，有可能谈恋爱吗？”

“噢？……”

阿凉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不会、不会！那是不可能的吧，嗯！”

但是町子并不这么认为。她向阿凉坦承，自己带优香到泽渡的公司去。阿凉听了十分震惊。而当町子说，那是“因为优香很想见他”时，阿凉的脸上立刻掠过了一层阴影。

“自己作决定好难喔！”

一个下雨的夜晚，优香独自来找小狗“糖果”。不知这是不是巧合？此时只见被雨淋湿的泽渡也正好逛到这附近。他看到优香蹲在空地的一角，忍

不住想走上前去，但因听到她在自言自语，便停下了脚步。

“我真的想创作妈？”

为了不让‘糖果’淋湿，纸箱做的狗屋上面叠了许多片厚纸板。

“可是，妈妈好象……不高兴？可是，我呢……唉！好难喔……不过，我必须自己作决定……否则我会飞不起来。”

雨愈下愈大了。优香这番话让泽渡大吃一惊。

“糖果，对不起，屋顶没做好……如果一开始就把屋顶做好就好了。”

优香边脱下自己的外套边说：“为了早一点让彻先生看到新作品，我好象有点操之过急。”

她把外套盖在纸箱上。

“今晚就忍耐一下吧！啊～啊！油漆也掉了……我看又得重做了。”

泽渡的脸上浮现了一抹微笑。他边脱外套边走到优香身旁，悄悄地将外套披在她的身上。优香惊讶地回过头来。

“彻先生……你怎么会来呢？”

泽渡凝视着优香，说道：“……因为魔术铃铛响了。”

两人在雨中互相凝望着。

第五章

因为两人相会的地方离泽渡的住处比较近，所以泽渡把优香带到自己的公寓，先让她洗个澡以防感冒，然后再电话到优香家通知她的母亲。

优香洗完澡后，看到泽渡在为她泡咖啡，而且还特地准备了砂糖，不禁喜出望外。

“彻先生一个人住在这里吗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你的爸爸、妈妈呢？”

“……死了。”

“死了……那他们是跑到天上去啰！？”泽渡不想再继续谈这件事，于是改变了话题。他告诉优香，不管她是否想出作品集或开个展，都要清楚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。

过了不久，阿凉代替孝子来把优香接回去了。

“妈，我想出书，想开个展，让很多人来看我的作品。”

“是那个人……是泽渡要你这么说的吗？”

“不是。是我自己想的，我自己决定的。我想做许多作品，让很多人来看。”

阿凉实在担心，便想开口反对，但却被孝子制止了。孝子问优香：“你为什么这么想呢？”

“为什么啊……”优香想了一下，回答道：“因为我想……那是我做得到的事情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那你就去做吧！”孝子说道，并对仍是满脸担忧的阿凉说：“阿凉，其实我也一样很担心。但是……我们就尊重优香的想法吧！这毕竟

是优香第一次有自己的意见、自己作的决定哪！”

阿凉同意了孝子的说法，并表示要当优香的监护人，让她顺利达成愿望。优香则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。

几天后，在东和出版社的会议室里，“折原优香后援会”召开了第一前会议。

列名参加的成员有‘MOVE’编辑部的大矢，泽渡、麻子，还有担任顾问的小宫幸代。

优香听到泽渡也是会议成员，心里十分高兴。但是他今天却缺席了。

其实泽渡会缺席是有原因的。就在优香对妈妈说出自己的意愿那天晚上，泽渡打电话和社会部的黑岩联络，决定接下追踪收贿事件的任务。正因如此，他必须运用各种门路，确实展开绵密的调查。但因他现有的时间根本不够用，所以才会把这边的工作托给麻子，自己则全力进行调查工作。

接下来，他们决定在优香的作品集问市之前，先为她开个记者招待会，当作栽培计划的第一炮。关于这方面的预定表，他们并未向优香及其家人保密，因为他们早已拟好了妥善的纲要，打算一举将优香推销出去。

然后，顾问团方面提出了作品主题，那就是“爱”。他们希望优香能按照这个主题先画设计图，然后再根据它来制作。这也就是优香即将在招待会上发表的新作品。

“各位，请等一下。”提出质疑的是和孝子一起来参加会议的阿凉。

“先有主题再创作……这种方式优香从来没有尝试过，也不曾画过设计图……更何况三天后就得交件了！”

优香面露不安地看着阿凉。小宫幸代转而面对阿凉答道：“这是她迈向专业之路的第一步哪！她妈妈刚才不是说，这是优香本人的意愿吗？既然你自称是她的监护人，就必须确实遵从她的想法才对。”

阿凉只答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他这么做，也是为了尊重优香个人的决定。就这样，招待会的日期决定了，第一次会议至此圆满结束。

“爱……是什么呢？”那次会议之后，这个问题便一直在优香的脑海中盘旋。阿凉细心地在画室月历的截止日期上画了一个红圈，所以她知道自己必须在那一天完成。但是，此刻的她却仍然望着眼前的白纸，不停地喃喃自语：“爱……到底该怎么说呢？”她拿起色铅笔想要开始构图，但却怎么也画不出来。于是她站起身，走到窗边抬头望着天空。

“爸爸……爱到底是什么呢？”优香百思不得其解。她走出门外，想散散步，结果不知不觉就往“糖果”的家走去了。

“糖果，爱是什么啊？”

“糖果”只是一个劲儿地和优香嬉戏，根本不可能告诉她答案。

（彻先生会不会又突然出现，告诉我答案呢？）结果泽渡没有来，而是背着书包的男孩来了。优香现在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。

“龙太！”优香问龙太什么是爱，只见他也露出一脸茫然的表情。后来，龙太决定带优香到他家，查查字典，看上面怎么说。他们走了不久，当优香看到一栋位于大街一角，有着华丽大门的豪宅时，不禁瞪大了眼睛。

“你家？全部都是吗？好大喔！”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身穿制服、衣装不整的高中生从另一头晃了过来。他是龙太的哥哥耕太。他看了看龙太，又望了望优香，一脸讶异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优香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好，我叫折原优香，是龙太的朋友。”

“朋友？”

“嗯。”龙太说：“啊！对了，哥，你知道什么是爱吗？”

“这是什么鬼问题？”

“告诉我嘛，爱到底是什么？”

“你是不是脑筋有点问题啊？劝你少管我老弟的闲事。喂，龙太，进来啦！”他拖着表情略带迟疑的龙太走了进去。优香目送两人离去。

（难道，大家都不知道爱是什么吗？）她无精打采地踏上了归途。

这时，有一辆车从优香的身旁经过，在豪宅门前停了下来。一名男子下车，按了门铃，报上姓名后便走了进去。然后，尾随这辆车而来的一辆出租车也跟着停了下来。

泽渡彻从车里走了出来。

他看了看门牌——远山公馆。

泽渡是来追踪收贿事件的。他获得情报，知道涉嫌赠贿的某建设公司董事和建设省的官员有可疑的关系。因此泽渡一路尾随那名董事，结果看到他拿出一个信封交给建设省官员，官员便表示：“总之，我先把这个拿给议员先生看。”于是他使跟在那名官员的后面，追到这里来了。远山——他一定要把这个名字好好记住。

截止日期已经过了，但是优香还没有画好设计图。

因为她还不知道什么是爱。

“什么嘛，优香，你为什么不早点问呢？我可是万事通阿凉啊！”阿凉作了个鬼脸说道。‘WOOD’门上挂着“准备中”的牌子，他正在料理台前忙着。听到优香的话，他便打电话给大矢，恳请出版社将截止日期延后。

“你知道什么是‘爱’啊？”

“嗯……喂，便香，你不是喜欢猫、狗，还有花和树木吗？”

“嗯！我喜欢。”

“很喜欢吧？”

“嗯，很喜欢。”

“所以，那种很喜欢的感觉……那种心情就是爱嘛！”

“这样啊……很喜欢就是爱……”

“对！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……可是，它是什么形状呢？”这下子阿凉也答不出来了，他和优香一样伤透了脑筋。他一个人关在盥洗室里苦思。爱的形状？应该是心型吧？不，好象不对……“恋爱？”优香反问道。这次换盯子上阵，代替阿凉来回答问题。

“对。我所说的爱和刚才阿凉所说的有点不一样，我指的是你会很想和某个人见面，想一直待在他的身旁。可是一旦和他在一起，心又会不由自主地怦怦跳……这就是恋爱。

恋爱也是一种爱哦！优香小姐没有吗？没有碰到那种会让你心跳不已的人吗？”

“心跳不已……”优香低喃道，不由得想起和泽渡打勾勾的感觉。但是，优香还是不很明白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泽渡彻正好在优香的家里。

大矢命令他，要他来为工作进行不顺利的折原优香打打气。因为出版社早就把介绍小册打好样了，招待会的邀请函也已寄出，总不能在此刻喊延

期吧！？

“对不起……或许还是太勉强了吧！”刚回到家的孝子对泽渡说道。

“听到那孩子突然说要自己作决定，老实说我也有点得意忘形……不过，如果她做不出来，我看还是取消好了。”

“就算要取消，也得出她自己来作决定，不是吗？”

“咦？”

“就算没人牵着她的手，她自己也会走的……你好象不许她养宠物？”

“咦……？”

“因为只要爸爸在天上就好了……”

“那孩子竟然告诉你这些！”

“你为什么不好好把事实告诉她呢？”他这一番话令孝子着实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但孝子随即以坚定的口吻说：“因为我是她的母亲！母亲保护小孩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那孩子如果知道死亡是什么的话……如果知道最喜欢的爸爸已化为白骨埋在地底，那孩子一定会发狂地去挖掘，然后紧抱着那堆白骨，痛不欲生的……那孩子的个性就是这样。”

所以，我才告诉她，爸爸已经到遥远的天上去了……这是她爸爸的希望啊！”

泽渡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她还是没回来，我看我先告辞好了。”

“那孩子不像你这么坚强哪！”孝子对着他的背影说道。

于是他停下了脚步，问道：“是吗？……”

“咦！？……”

“啊，抱歉，因为我自己一直与爱无缘。”泽渡彻的前半生之所以一直与爱无缘，其实并不全然是他的责任。他也曾有过幸福快乐的童年。然而，一次意外事件扰乱了他平静的生活，同时也夺走了他心中的爱。

走出折原优香的家之后，他并没有回住处，反而直接到公司的资料室去。

他已经查出白天建设省官员前去拜访的议员先生叫远山泰三了。此刻他正在空无一人的资料室里翻阅远山议员的个人资料。

在一张看似英明能干的档案照之下，详细记载着此人的经历。远山泰三，毕业于一流大学。历任政府官员、议员秘书，尔后自行参选议员，顺利当选。这是一个有为男人的辉煌纪录，但泽渡的视线突然停在“曾任金子保男议员的秘书”这几个字上。

泽渡再度看着远山的档案照，昔日那段晦涩的记忆一下子全部在脑海中复苏了。

这是发生在泽渡彻父亲的葬礼当天的事。当时他的年纪虽然还小，却也明白父亲的死并不寻常，更清楚悲痛逾恒的母亲，他的心中燃烧着一股熊熊的怒火。他知道妈妈气的并不是死去的父亲，而是其它人。

到了举行葬礼的那一天，妈妈终于和父亲的仇人见面了。一群中年男子突然出现在会场，向死者家属行礼致哀。这时，母亲抬起满是泪痕的脸庞，恨恨地对其中一人说：“远山先生……亏你还敢来这里！”只见这名男子不知道是真的没听到，还是故意装作没听到，仍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。当时的彻把那名男子的面容牢牢地记住了。眼前照片中的人，虽然头发变少了，皮肤也不如昔日有弹性，但泽渡确信他就是当年的远山先生。

泽渡站了起来，这次他是要去拿二十年前的报纸。直到今天，他都还

清晰地记得爸爸去世的日期，所以要找出当年的相关报导，并不怎么费工夫。没多久，他便找到了。

（涉嫌收贿的金子议员的秘书自杀身亡）

《自愿接受警方侦讯的金子议员第四秘书泽渡文雄（37岁），在自家附近跳火车自杀》《泽渡氏的死将使得金子议员收贿一事成为悬案》（金子议员的第一秘书远山泰三亲口证实：“和xx公司接触是泽渡个人专断的行为”，并极力否认议员及自己和这件事有关联）

远山……他一看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好象在哪儿听过，果然不假。

那天深夜，折原家的画室都还亮着灯。在激亮的灯光中，优香坐在工作台前发呆。

她并不是在工作，只是呆坐在那里，工作台上根本空无一物。

孝子透过门缝，忧心忡忡地看着优香那副失神的模样。她看到优香许久都没有动静，便打开门走了进来。

“优香……”优香把头抬了起来。

“傍晚的时候，泽……出版社的人过来了。”

“我没做出来，他生气了吗？”

“不，他并没有生气。”

“因为我还不知道爱的形状……”看到优香那副惹人爱怜的模样，孝子忍不住温柔地抱住她。看到孝子的举动，优香的脸上浮现疑惑的神情。

“这就是妈妈爱优香的形状。”

“爱……？”

“是啊，妈妈爱优香，也替爸爸爱优香；你有两人份的爱喔！”

“好温暖……”

“嗯，是很温暖。”可是，优香还是看不到爱的形状。隔天，大矢打了一通电话过来，得知优香还是没有半点进展。

其实，大矢为了让招待会能顺利举行，早已采取了预防措施。也就是说，他找了另一个人来顶替优香作画。他请人将早已完成的设计图送到优香家去，然后要优香照着设计图来制作。就在优香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麻子奉命拿设计图过来。优香想知道泽渡对这件事的看法，但麻子却只告诉她，泽渡目前在忙其它的工作。

精神有点恍惚的优香又见到“糖果”那里去了。她总觉得这件事有点奇怪。自从那晚下了那场雨之后，便香就帮“糖果”的家盖了屋顶。她那时做得多开心呀，但是最近却……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）“在这个世上，讨厌的事情居多。”

“至于是好是坏，就要看你自己了。”……优香回泽渡说过的话。

（……只要努力去做，就会变成好事吗？……）

当优香踏进家门后。孝子就跟她说，阿凉看到家里那幅设计图，便去找泽渡了。

“优香，你如果觉得很痛苦的话，就不要做算了。阿凉会帮你跟他们解释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我打算好好努力的啊！”

“话是没错啦，可是……”

“我也去找他们……因为我不想放弃。”在“MOVE”编辑室里，由无名氏照设计图制作的作品已经送达了。如此一来，就算优香不能如期完成，也可

以依计划举行招待会了。

“泽渡先生，能否请你看一下作品呀？”大矢对最近泽渡的表现很不满。

“找人捉刀不就可以完成了吗？谁叫那位大小姐就是做不出来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面无血色的阿凉边叫着泽渡的名字边冲进来了。他上前一把抓住泽渡的衣领，吼道：“你这家伙……又要卑鄙的手段了啊！那幅设计图是怎么回事？”泽渡看了看麻子。麻子连忙想将桌上的成品盖住，但阿凉已经看到了。

“什么……你们连这个都准备好了！”大矢站到阿凉面前说：“你应该知道目前的状况吧？”

“但也不能因为这样，就用假冒的作品骗人……”这时，优香出现了。她急忙跑到阿凉身旁，说道：“阿凉，不要这样。我要努力看看……会好好加油的。”

“他们这样对待你，还有什么好努力的！”顺着阿凉的视线，优香也看到那件作品了。她望着泽渡问道：“这是谁做的？”

“这就是所谓的商业交易。既然你做不出来，那我们就找别人来完成。毕竟没有作品就无法进行交易。我已经告诉你，这件事是好是坏，完全看你自己，而这就是你必须面对的现实。”优香再次看了看成品。

“……那就是爱的形状吗？”

现场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。最后，阿凉终于放过泽渡，准备带优香回家。

优香乖乖跟在他的后面，大矢、麻子和泽渡都没有阻止他们。泽渡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工作，把这件事暂时搁在一旁。他拿出最近所拍的照片，包括出入远山议员象的官员，从餐厅走出来的建设公司干部等；在这些照片中，有一张是在“糖果”家前拍。那是优香盖完屋顶后，泽渡帮她拍的。

“爱根本没有形状……”泽渡低语道。同时他决定不再参与折原优香栽培计划了。

第六章

“泽渡那家伙真是太不象话了……像他那种能言善道的人，难怪没有任何免疫力的姨妈和优香，一下子就被他骗了！”阿凉带优香回来后，劈头便对孝子说。其实，前些天町子所说的话，此时此刻还在他的脑海中翻腾着。优香喜欢上泽渡了！……町子对他这么说道。

“优香被骗了啦！……被那个不象话的家伙！”

“阿凉？……”看到阿凉那副激动的模样，孝子讶异地睁大了眼睛。

优香一直坐在画室的窗边发呆。

“爸爸……我还是不行耶。”然后，她缓缓地站起身，走到工作台前，伸手去摸台上的纸黏土块。

“就是因为我不什么都做不出来……所以才……”因为悲伤过度，优香的表情都变了。

她抓起纸黏土丢向墙壁，然后又拿起身旁的成品摔到地上，还把工作

台上的东西全都扫到地板上。她的心底仿佛有个声音响起，扰得她几乎要发狂了。作品上的翅膀都掉落在地板上，摔得粉碎。

隔天，孝子在画室看到优香憔悴的模样，不禁心疼地说：“你就不要再做了。”优香的眼神呆滞而空洞，像只小鸟般偎在妈妈的臂弯里。

于是，阿凉到出版社告知大矢，不再配合他们的栽培计划，不料大矢反而说服了阿凉。大矢对阿凉说，泽渡今后不再插手，希望阿凉能挑起这个重责大任，好好加油。他还说，阿凉是激励优香的最佳人选。

而东和出版社方面也提出了让步的条件。他们说当初之所以找其它人捉刀，完全是为了作最坏的打算。但他们愿意等优香做出作品，而且也不再坚持以“爱”为主题了。

最后他们还说，就算优香真的无法如期完成作品，也希望她能出席招待会。

总之，东和出版社方面并不打算放弃优香。虽然阿凉、孝子和泽渡都毫不知情，但其实东和出版社的濑川董事和小宫幸代之间早已经取得共识。为了将优香捧红，他们决定采取新策略，接受一些政经要人的赞助。借助他们在政经方面的力量，不仅可以在国内打开知名度，也可以在国外展开各式各样的活动。而对这些要人来说，以个人的名义资助残障者，也可以为其形象加分。这个点子是小宫幸代提出来的。至于政经要人的名单，她好象也早已有了腹案。

有了东和出版社的从旁劝说，阿凉改变心意，决定鼓励优香继续加油，而孝子则还是持保留的态度。每当她看到优香神情恍惚的模样，便觉得十分心疼。她心想：只要优香能恢复往常神采奕奕的样子，她根本不在乎什么栽培计划。

但是，当优香得知泽渡不再担任她的联络负责人之后，不但没有恢复神采，反而更加消沉沮丧。

泽渡正在追查远山的动向。

他不但积极跟踪那些建设省的官员以及建设公司的干部，同时也确实掌握远山的一举一动。也就是说，他几乎把所有空闲的时间都用在上面，像个刑警或私家侦探似地，躲在隐蔽角落窥视他们的一举一动。他本来打算把它当作一件工作来看待，但不知怎地，每当看到远山夫妇恩爱的模样，他总不免想起自己那段苦涩的往事。

他回想起当年父母相继去世，他在母亲的葬礼上，孤苦无依地聆听亲戚们的交谈。

“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被冤枉……想不到在他父亲死得那么惨之后，他母亲竟然又跟着自杀了。”

“实在很抱歉，我想我家是没有余力领养那孩子……“我家也是……”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往事。泽渡压根儿不想再忆及，但这却是他终生无法忘怀的回忆。只不过，如今他的双亲已去世多年，而远山却依然健在。

泽渡拍摄到远山及其秘书和大型建设公司干部接洽的照片了。他们一定是官商勾结没有错。最近政府有一项重大工程准备招标，照这情形看来，届时得标的是这家建设公司。泽渡随时将调查的详情，一五一十向社会部的黑岩报告。

离开远山的豪宅，在回公司的途中，泽渡走过狗屋所在的那片空地时，突然想起自己曾为优香的作品拍了张照片。那是“糖果”的家刚完成时所拍

的。他想到这一段时间大概不可能和优香见面了，便顺手将照片放在“糖果”的家里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他转头一看，有一位男孩站在那里。原来是龙太。

“糖果是我和姊姊的狗耶！”泽渡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，这时，龙太看到了他手中的照片。

“啊！难不成你是姊姊的朋友？姊姊说她要拿作品给你看……”泽渡微微一笑，将照片放在“糖果”的狗屋中，说道：“再见了，小朋友。”然后他使跨步离去了。

泽渡走后不久，优香也来了，而这时龙太还待在那里。

“啊，姊姊！你看，这是刚刚那个背着大背包的男人放的。”优香接过照片。

“……是彻先生！”她心里这么想着，便不由自主地跑了起来。

虽然这世界上有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，但巧合的事情也是常有的。而在折原优香的四周，就经常发生这样的巧合。

在离空地不远的地方，便香看到了泽渡，而泽渡也发现优香了。

“听说你不再负责我的事了……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……嗯。”照片从优香的手中轻轻地滑落了。优香蹲下身将它抬起，然后看着照片中“糖果”的家，说道：“我在做狗屋的时候是那么地高兴……可是，可是现在却不行了。我就只会坏事而已……”这是泽波第一次看到优香这么沮丧，但他只是默默地凝视着她。

“我还是不知道爱的形状……怎么也无法知道……”这时，泽渡开口了。

“……爱是没有形状的。”优香恍然大悟，抬头看着泽渡。泽渡也注视着她说：“……爱根本没有形状。你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就行了，那就是你的作品。”

优香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成为……我的作品……”“嗯。”两人互望了一会儿。过了不久，优香的脸上浮现一抹微笑。

“我明白了。如果作品完成了……我会让魔术铃铛响的。”优香把自己关在画室里，再度埋首于创作。看到优香恢复精神，比以前更专注工作，孝子和阿凉都松了一口气。

不，或许应该说他们总算放心了吧！

但是，还是有一件事让孝子和阿凉十分在意。那一天，优香回到家，神采奕奕地一如往常，然后她便告诉孝子和阿凉，她和泽渡见面了。这虽然令他们两人感到非常惊讶，但优香接下来所说的话更让他们讶异不已。

“彻先生告诉我了。”

“告诉你什么？是作品的事吗？”优香回答道：“……是真实的事情。彻先生每次都会告诉我真实的事情。”身为母亲的直觉告诉孝子，优香是在谈恋爱了。但以多年来照顾优香的经验来看，她又觉得这种想法有点愚蠢，实在不愿意去接受。不过老实说，她根本没有一点头绪。

当天晚上，“WOOD”打烊之后，阿凉独自坐在微暗的店内，边看着优香的作品边喝酒。

优香并没有察觉孝子和阿凉心中的忧虑，依旧努力工作。她揉好纸黏土，塑出形状，然后又把它捣碎，再次变成一团纸黏土，然后凝神注视着它。静谧的屋内只听得到时钟秒针移动的声音。

“……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就行了。”她再度拿起纸黏土，重新开始制

作。月历上打X的记号愈来愈多，眼看着记者招待会的日子就快到了。

“恋爱啊？”在大学医院的精神科接待室里，柳原医师如此说道。

“像她这种智能有障碍的人，对爱情的反应因人而异，所以必须针对个案处理才行……她有什么症状吗？”柳原医师问孝子。

“不，到目前为止倒是没什么明显的现象……孝子支支吾吾地回答道。

“只是我有点担心……”

“说得也是，如果真有这种事，你一定会很担心……但是，如果她真的怀有这种感情，说不定会有很大的进步哩！”同一天‘WOOD’打烊之后，阿凉和老板町田两人在店里对坐喝咖啡。阿凉从町田口中得知，有人想要以高薪网罗他。

“大阪？”

“嗯，是一家新开幕的饭店。”

“……请我当那里的主厨？”

“嗯，他们说竭诚欢迎你去。怎么样？是个好消息吧？”

“……唔。”

“之前你不愿去法国，是因为优香吧？”在这之前，阿凉也曾有过一次好机会。那时，一位想在法国开餐厅的主厨，极力邀请他一同前往法国。对阿凉这种厨师而言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但他却一口回绝了。至于原因则一如町田的猜测，他是舍不得丢下优香，独自一人到国外去。

“可是，优香现在已经可以独立了，而且也做得很好啊！”阿凉一句话也没说。他一方面很高兴町田这个外人能如此看待优香，肯定她的努力；同时又觉得他似乎也指出了自己迟迟不肯正视的问题。

“不要老是为那孩子担心，你该好好思考自己的将来了，不是吗？”泽渡向黑岩报告完调查的经过之后，开口要求黑岩将这件追查工作全权交由他处理。黑岩直觉认为泽渡绝对能做到，所以也就没有反对由他来负责了。

“我明白了。这次如果能确实掌握证据，你就有机会回到社会部。只是千万要记住，不要夹杂任何私人恩怨喔！”

“……是的。”黑岩早就知道泽液相远山之间的恩怨了。当然，泽渡是不可能亲口说出这种事情，是黑岩自己多方打听出来的。身为资深新闻记者的他，查出二十多年前事件的真相。因遭诬陷受贿而自杀身亡的议员秘书泽渡文雄，就是泽渡彻的父亲；而当时担任该议员第一秘书的，正是远山。

结束在远山家附近盯梢的工作后，泽渡在回家的路上巧遇龙太。泽渡没有认出龙太，而是龙太先开口喊它的。

“大哥哥！”在那一刹那，泽渡还没反应过来，龙太口中“大哥哥”就是自己呢。

“你那天到过糖果那儿啊！”泽渡这才想起来。

“可是，今天姊姊没有来……最近她都没有来耶！哦！对了，前几天她把那个放在糖果的家。”龙太从口袋中拿出优香留下的记者招待会邀请函。泽渡看了一下日期，发现就是明天了。他虽不再插手管这件事，却也不免担心优香能否如期完成作品。

当天深夜，泽渡回到‘MOVE’编辑部，麻子将所谓“主编的力作”””优香明天的演讲稿拿给他看。

“这么简单的文章，她应该看得懂了吧？”泽渡浏览了一下稿子，低喃道：“她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嘛！”一旁的麻子听到之后，不禁大受打击，可是

泽渡并没有看出来。

“……她还是没能赶上哪！”泽渡看了看手表，已经十点多了。

“没关系，还有时间。”事实上优香并没有放弃，她一直在画室里埋头制作，专心地将脑中所想的形状化为具体的成品。当然，此刻的优香并不知道，为她担心的妈妈早已偷偷地替她准备了一件招待会用的新礼服。她只是一径废寝忘食地工作着。

这天晚上，阿凉也很挂心优香的事情，但是他已经有好几天没到优香家了。此刻他正在已打烊的“WOOD”里，和町子对酌。

“大阪的饭店啊……我大概会去吧！毕竟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町子，你认为呢？”

“……怎么问起我来了。其实我……她仿佛下定决心似地说道：“我一直以为阿凉是把优香当作心爱的妹妹看待，所以才会拚命想保护她。可是，我错了。”

“町子！你在说什么啊？什么你错了？我只是把优香当作……”

“骗人。”町子打断他的话，接着说道：“我已经明白了。自从泽彻出现之后……我就知道自己的想法错了。其实你一直对优香……”看到阿凉紧张得挺直了身体，町子又说：“可是，我也想通了。毕竟优香是你的表妹啊！所以，我……”

阿凉凝视着酒杯说：“我自己也很讶异，没想到优香在我心中的份量竟是那么地重……”听到这句话后，町子把本想说出口的话硬生生地吞了回去。阿凉并没有看出町子脸上表情的变化，兀自抬头看时钟。已经是深夜一点半了。

此刻的优香还在画室里和作品奋战；孝子则仍然睡不着，不时抬头看着那件挂在墙上的礼服；回到公寓的泽渡在将有关远山的资料整理妥当之后，到冰箱拿了罐啤酒，并抬头看了看时钟；二个人留在“MOVE”编辑部的麻子则边喝着啤酒，边用僵硬的表情看着那件请人代为捉刀的作品。

优香仍然在奋战当中。

到了第二天，便香的作品还是没有完成，但招待会的筹备工作仍然照常进行。

大矢一早就抵达会场，一一检视写着“折原优香的世界”记者招待会13时举行”的看板，以及摆放在会场中央演讲台上，那件替代的作品。出版社方面，除了麻子到场外，事业部和宣传部的人员也都到了。一切可说是准备妥当了。

“现在就等折原优香大驾光临了。”大矢满意地说道。

十一点多了，仍不见优香走出画室。

孝子和阿凉在餐厅里等她。阿凉赶紧打电话联络大矢，请他无论如何得等到最后一刻为止。而来接优香的车子，据说已经上路了。忧心忡忡的孝子不时望向画室，在这种时候，任谁也无法保持沉着镇定的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泽渡正待在街角的一处电话亭里，打电话给黑岩，可是却没能和他联络上。反倒是泽渡无所事事地低头看资料时，看到了夹在成堆资料里，优香作品招待会的宣传小册子。看到小册子上面写着“13时举行”，泽渡看了看手表，已经是十二点二十分了。

这个时候，他身上的呼叫器突然响了。

泽渡赶快掏出来看，却不禁感到纳闷，因为显示屏上并没有出现任何

数字。这时，泽渡的脑海里猛浮现了优香的话语。

“作品如果完成了……我会让魔术铃铛响的。”在一切准备就绪的会场里，大矢开始焦虑不安了。

“喂，到底怎么搞的，折原优香还没到啊？”他对身旁的部属发脾气道。

“嗯，可是车子已经到折原家了……”

“真是的，他们在搞什么鬼啊！事情那么简单，把她本人请来就行了嘛！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大门打开了。

“来了！”大矢低语道。大家的目光全都移往大门。但站在那里的并不是优香，而是泽渡。麻子和泽渡的同事不禁瞪大了眼睛。

“吓了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？……”大矢说道。

“作品完成了吗？”泽渡看都不看大矢一眼，便径直向同事问道。“还是没有办法耶！”听到同事的回答，泽渡的脸上立刻掠过一抹不安。

“可是她本人已经上路了。”大矢说道。

“……这件假作品，你们还是摆上去了啊？”

“当然！不然没有作品的招待会多丢人哪！我们是不可能这么做的。况且不这么做的话，最感到羞愧的可是折原优香本人呀！”

“那也是没办法的事，不是吗？”泽渡冷冷地说道。他的同事则转向麻子小声地说道：“这么冷酷……真不像是泽渡先生平日的作风。”

“是吗？”麻子定定地看着泽渡回答道。而当她在揣测此刻泽渡的想法时，泽渡突然走向前方的演讲台，伸手去拿那件作品。

“喂！你在做什么？”大矢紧张得大叫，泽渡则毫不理会，努力地想要拆下那件作品。

“各位……”在场的人一齐往声音的出处望去，只见身着工作服的优香满脸都是油漆颜料，带着疲惫的神情站在那里。众人见状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，但优香却仿佛没看到他们似地，径往泽渡的方向走去。

“嗯……作品……我做好了。”就在一片静寂之中，阿凉和孝子也跟着走进来了。

然后，优香对泽渡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太好了，魔术铃铛响了，对不对？”

“……嗯。”一旁的大矢看到他们两人的模样，便悄悄地对麻子说：“我看还是不能让泽渡退出这个后援会。”麻子并没有答腔。

于是，工作人员开始动手拆下原来的假作品，并将优香的作品搬进会场里摆好。

优香则到休息室去换礼服。在这段期间，大会负责人、各界贵宾、报章杂志等媒体记者和摄影师都陆续抵达了。一切总算准备就绪了。大矢将他代写的演讲稿递给优香，优香也毫不迟疑地接下了。然后，优香便由阿凉和孝子陪同，一起走出了休息室，来到挤得水泄不通的会场一角。她静待招待会正式举行，一边努力看着演讲稿。这时，突然有人一把抢下她手中的稿子，原来是泽渡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！”泽渡无视于阿凉的责问，注视着优香说道：“你只要说自己的话就行了。”

“自己的……话？”优香低语道。

“嗯。你只要说出为什么会做这个作品就行了。”不久之后，优香便走进会场了。

和上次颁奖典礼时一样，所有的镁光灯一下子全聚集到优香的身上了。

阿凉和孝子坐在观众席上看着优香，町子和柳原医师也坐在他们的身旁。而町田和纯一则坐在离他们稍远的地方。另外，像濑川等东和出版社的重要干部也出席了。小宫幸代则站在人口附近，而远山家的龙太和耕太也出现在会场的一角。

“那么，请折原优香小姐来为我们说几句话。”经验老到的司仪催促着优香站到台前来。而当大矢和麻子看到她没有拿讲稿上场，立刻紧张了起来。

“这个……嗯……”果然不出所料，优香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了。她满脸不安地环顾了一下会场，看到阿凉悄悄地举起手，向她打招呼；于是优香吁了口气，觉得放松多了。

然后她看到稍远处的泽渡了，他正对自己轻轻点头，仿佛是在说：“没问题的”。于是，优香绽放出笑容了。

“我……终于做出……自己想做的东西来了。”然后，她面向尚用布覆盖着的作品，说道：“这是……我的……新作品。”优香说完后，便凝神注视着泽渡。

“那、那么，紧接着为各位介绍优香小姐的新作。”司仪急忙接下去说道。在讲台一旁待命的工作人员合力掀起覆布，在那个时刻，会场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新作品上。

下一瞬间，会场便被此起彼伏的欢呼声给淹没了。

优香再次望向作品。它所呈现的，是一只折断了的翅膀，被另一只羽翼紧紧包围。

“这个……作品的名字是……”众人停止欢呼，屏气凝神等待优香继续说下去。

“……是爱。”场内顿时响起了如雷的掌声，而且久久不能停歇。全场只有一个人听到这番话之后，脸上浮现了近似痛苦的表情，那就是阿凉。直到此刻他才彻底明白，让优香理解“爱”的真谛的人并不是自己，而她的那份“爱”也绝对不是针对自己的。

他突然感到，有这种领悟是多么地悲哀！但是他还是努力压抑这种尴尬的情绪，拚命地鼓掌，为优香奋斗的精神，以及她的成长而喝采。

隔了一会儿，阿凉走出了会场。他无法抑制直涌上心头，尴尬难安的情绪。町子随后也追了出来，叫了声：“阿凉！”

阿凉应声回过头来，为了掩藏心中的悲伤，他故意朗声说道：“哦，我是想上一下洗手间啦……不过，优香那家伙还真是厉害，害得我好感动哦！竟然能做出那么棒的作品，真了不起！”阿凉是直到刚刚除去布帘的那一刻，才看到优香的新作品。

而他虽然一直都很欣赏优香的作品，但仍然被她新作中，那份纯真又坚毅的情怀深深打动。不过讽刺的是，这一切只不过是徒增他内心的痛楚罢了。

“阿凉，回家吧！”町子挽住阿凉的手臂说道。

“噢，为什么？招待会还没结束哪……”

“既然待得这么痛苦，又何必勉强自己呢？”阿凉看着町子，眼神中带着几许疑惑。

町子并没有回避他的视线，说道：“我不忍心看到自己心爱的人，带着悲凄的眼神……”

阿凉顿时哑口无言了。此刻他的心中虽然波涛汹涌，但却无法说出口，

他只是呆呆地唤道：“町子……”优香致词完毕，新作发表也结束了，但大会仍有许多后续活动在进行。致词完毕后，优香走下了演讲台，朝泽渡走去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没什么……”泽渡只说了这么一句。接下来两人便沉默不语，优香则一直看着她的作品。麻子站在稍远的地方，深思地看着他们两人。这时，突然有人拍了一下她的肩膀。

“嗨！”原来是社会部的黑岩。

“咦？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我们毕竟是关系企业啊！”黑岩这个回答有一半是真的，但却不是他来此的真正目的。因为，在他走进会场的前一刻，有一位特别的人物大驾光临了。由小宫幸代亲自陪同走向会场前方的人，正是远山泰三议员。所以，黑岩当然是一路尾随远山来到这里的。

“你知道吗？在父母双双自杀身亡之后，泽渡好象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生涯哩！”

“咦？”

“也就是说，他是个与爱无缘的男人。”麻子再度看向泽渡。

（与爱无缘……）就在麻子的凝视之下，泽渡对优香低语道：“那就是你的爱的形状啊？……”优香依旧看着泽渡。

“……很奇怪吗？”

“不……”泽渡的表情突然变得很温和，说道：“不奇怪。”然后他看着优香的盈盈笑靥，露出了从不曾见的、温柔无比的笑容。

第七章

优香和泽渡两人就待在会场里，时而轻松交谈，时而相对无言，一直等到有人出声叫他们，两人才回过神来。

“折原小姐。”来的人是小宫幸代和远山议员。泽渡和优香一起回过头来，当他看到眼前远山的身影时，不禁大吃一惊。这男人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出现呢？

“折原小姐，这位是民主党议员远山先生。我们打算请他当你的后援会会长。”

“议员先生？”看到优香目瞪口呆的模样，远山只是不经心地轻轻点头，接着说道：“你好，我是远山，虽然小宫小姐这么说，但可还没有完全定案喔！”优香更加糊涂了。听了小宫这番话，泽渡总算明白远山为何会在此出现了，但他还是保持沉默。

“姐姐！”这时突然有个声音传来，在场的人纷纷回过头去，看到龙太正往这边跑来。

“龙太！”优香高兴地喊道。龙太却因为看见远山而停下了脚步。

“爸爸！”龙太很纳闷，不懂爸爸为什么会在这里。而远山显然也是一样，只见他喊了声：“龙太！”便惊讶得瞪大了眼睛。然后他又发现站在龙太身后的耕太了。

“你们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呢？”远山瞪视着耕太，仿佛是在责备他。但耕太并没有回答，只是刻意避开远山的眼神。优香和小宫默默地看着这封父子对峙的模样；泽渡则悄悄地离开了。

“耕太，这么晚了，你为什么还带弟弟出来？”“是我拜托哥哥带我来的。”龙太说道。

“你？”远山似乎是愈听愈不明白了。

“因为这位姊姊是我的朋友啊！”远山惊讶地看着优香，优香则对他微微一笑。

“您是龙太的爸爸啊？我是龙太的朋友折原优香，请多多指教。

远山显然有点不知所措，但小宫幸代的反应就不同了。她虽然对这个意外感到有点惊讶，但却也因为这个难得的机会而感到满心欢喜，她说：“哎呀，这也算是一种缘份呢！”泽渡刚刚趁着龙太还没有看到他之前悄悄地走开会场。然后，黑岩出声叫住他。

两人此刻正在稍远的地方，看着小宫将东和出版社的濑川董事介绍给远山议员，而且还看到濑川彬彬有礼地向远山鞠躬。

招待会顺利结束了，不，应该说是圆满闭幕了，所有的贵宾和记者群都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优香虽然很在意中途离席的阿凉的行踪，但还是先跟着孝子回家了。

“这只折断的翅膀……指的就是你吧？”会场大致上已收拾完毕，麻子站在尚未拆下的优香作品前，对正好经过的泽渡问道。

“最近……你都不留我过夜了，是因为她的缘故吗？”泽渡停下脚步看了麻子几眼，然后便又视若无睹地迈步走开。

“可是，我想你们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们两人的世界相差太多了。”泽渡听了这话，虽然有片刻迟疑，但随即又大跨步离开了。

“这就是感人肺腑的情书啊……我可是绝对做不来这种把戏……”麻子一边看着那件作品，一边低喃道。

优香回家之后，便走到画室将窗户打开，抬头望着天空说道：“爸爸，我今天的致词很顺利喔！而且彻先生给了我好多笑容，我好高兴喔！”然后，她突然微侧着头说：“可是……总觉得有点奇怪。总觉得……这边有点……”她用双手压住胸口，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。

阿凉一个人正在喝闷酒。

町子已经先回家了。町子在突然对阿凉说出爱的表白之后，便立刻回过神来，对阿凉说：“请你不要在意我刚才说的话，那只是我的单恋罢了。完全是因为看到方才优香的表现，心想：要是我也能像她那样，坦率地将内心的情怀表达出来，该有多好……”她话一说完，便转身跑开了。

知道町子对他的心意固然令阿凉大感惊讶，但优香藉作品表达出的语言，却更令他感到讶异。阿凉从作品中深深感受到，优香已经能够藉由作品，明确地表现出她心中的“爱”了。而和优香同为女人的町子，更是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虽然并不清楚优香是否在理解男女之间的爱情之后，才创作出“爱”，但他可以感受到那股强烈的爱意，更明白她的那份“爱”，终究是不可能给自己的……一想到这里，阿凉又拿起了酒杯，猛灌一口苦酒。

“折原优香真可说是当今最活跃的人哪！”招待会后的隔天在‘MOVE’编辑部里，大矢心满意足地说道。在他的办公桌上摆了好多家报社的报纸。

“照这情形看来，必须多办一些活动来维持热度才行。我看就印制折原

优香的个人海报，再办签名会来卖海报好了。不，干脆来办个慈善义卖，可能也不错喔！”“哪有时间想这些事！最重要的，应该是让她再顺利推出新作品吧？而在这之前，营造一个能让她专心创作的环境更是当务之急，不是吗？”听到大矢的话后，泽渡满脸不悦地说道。

“这是身为组织一员的宝贵意见呢？还是你的……个人私情啊？”

然后大矢继续说道：“你要知道，大家并不是对她的作品有兴趣，而是对她本人有兴趣。满足社会大众的欲望，正是我们传播媒体的工作，不是吗？”

泽渡冷眼看着大矢说道：“难道你这么急着出人头地吗？”大矢的脸马上红了起来，他急忙说：“这纯粹只是交易，商业交易啦！”

阿凉一面往‘WOOD’的方向走着，一面想着今天如果和町子打照面，彼此一定都会觉得很尴尬吧！但一走进店里，却发现自己根本是瞎操心，町子就像没事一样，一如往常开朗健谈，对阿凉和其它同事的态度也丝毫没有改变。看到这一切，阿凉虽然松了一口气，却也不免有点失落感，只见他整个人变得无精打采。尽管如此，他并没有和町子继续讨论昨天的事情。

孝子此刻正在美容院里，倾听看过报导的同事对优香的赞美。身为母亲的她当然是很高兴，但不知怎地，她却忽然想起那天优香说的话：“彻先生总是会将事实告诉我。”然后她突然有一种感觉，总觉得自己没能帮上优香任何忙。

就在同一天，优香出门访友。

她先到东和出版社找泽渡，不料他正好外出了。麻子还告诉她，公司是上班的地方，所以如果没什么重要的事就不要来。优香为了答谢麻子教她这件事，所以拿出一颗糖果想送给麻子，没想到，麻子竟然一口回绝了。

“我不喜欢甜食，更讨厌甜腻腻的东西。”没见到泽渡令优香感到有点失望，于是她接着到“WOOD”去采访阿凉。店里只有町子一人，其它人都出去采买了。

“阿凉不在啊？因为他昨天先回家，我没能好好向他道谢，所以……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

“我可以在这里等他一下吗？”町子听了，脸色马上沈了下来。

“告诉你，今天店里很忙，阿凉也会很忙，所以我想你回家去会比较……你不想影响别人工作吧？”

优香想了一下，笑了笑说道：“好，我明白了。你们工作真辛苦哪，那我先走了。”

“我真羡慕你，可以不用在意任何事，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了……”

“啊，对不起……”町子知道自己失言，连忙补上一句。优香对她说：“町子，你今天好象没什么精神耶！”，同时递给她一颗糖果，她只能心情复杂地呆望着优香。

优香记得泽渡家的位置，便到那里等他。可是她从中午一直等到黄昏，才看到泽渡回家来。泽渡看到优香，立刻略感惊讶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是来看你的。”于是泽渡领她进房间，并泡了杯咖啡给她喝。然后他便在一旁操作起文字处理机来了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还是有事情想问我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跑来？”

“因为想见你。”优香微笑道，然满脸幸福地喝了口咖啡。泽渡虽然有点犹豫，但还是对她笑了笑。

“啊！我还是有事情要问。请问彻先生现在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啊……”泽渡急忙看了放在桌上的资料一眼，上面写着“远山泰三的相关资料”。

然后他脸一沈，把资料翻面，简短地说道：“我正在采访一个案件。”

“采访……我也被采访过，对不对？”

“嗯。你就是想问这个啊？”

“……大家的工作都好辛苦喔！”泽渡抬起头来，优香则一脸正经地问道：

“我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？”泽渡拿起自己的咖啡杯，站起来走到优香的身旁。

“你的工作就是创作，不是吗？”

“……那就是我的工作妈？”

“对啊！让观赏你作品的人能心有所感，这就是你的工作。”

“哦……创作是我的工作……”优香看了看泽渡，精神百倍地站起身来说道：“我会努力工作的！”不知是否因此心情变好，只见她不再发问了，反而因为担心太晚回家会议妈妈挂心，喝完咖啡后便主动说要回家了。于是泽渡送她到公车站牌前。

“哇，好漂亮的月亮，明天也会是个大晴天。”优香边走边抬头望着天空说道。

“真羡慕爸爸可以在那么近的地方看月亮……彻先生的爸妈，大概也在一起看月亮吧！”然后她仿佛想起什么似地低喃道：“爸爸的味道，都是一样的吗？”泽渡则一如往常，一时之间听不懂她话中的含意。

“龙太爸爸身上的味道，和我爸爸的很像呢！”优香抬头望着天空，泽渡则吃了一惊。这时，优香似乎被路旁的东西绊住，眼看就要跌倒了，泽渡急忙伸手抱住她。就在这刻，有人躲在阴暗处，忙不迭地按下了相机快门，只是他们两人都没有发现。

几天后，东和出版社派一辆黑色的公务用车来接优香，今天她是独自赴约。接待室里只有大矢和麻子二人。

“那就这么决定了。麻烦到三月下旬为止，先完成约十件作品。一切就拜托你了。”大矢如此说道。优香虽然不大明白他的意思，但大概觉得事情必须这么做才行，于是便精神百倍地回答：“是的，我会努力工作的。”

同一天，孝子从美容院打电话到“WOOD”，说有事要和阿凉商量，所以请阿凉下班后到家里来一趟。其实从招待会那天之后，阿凉就不曾到折原家去了。孝子并没有察觉阿凉复杂的心情，只是担心他最近是不是身体状况不好。而阿凉虽然有点不想去，但也没有开口拒绝。

“嗯……我想和泽渡见个面。”孝子在餐厅喝咖啡，随即便开门见山地说了出来。

“阿凉，你觉得呢？你不觉得优香对泽渡先生有一份特别的感觉吗？”孝子没有发现阿凉脸上瞬间闪现的僵硬表情，问了这个最令他心痛的问题。

“我啊，打算在死了之后把优香送到安养机构去。可是这样一来，我还是会担心。

一想到我死后，优香一人孤苦伶仃地待在安养机构的情景，就会睡不

着。不过，我常常告诉自己，这样做才是最好，毕竟这就是优香的人生。可是……说不定她可以有不同的选择，对不对？”

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是说优香可以不用孤单过一生……”

“优香才不会孤单！她还有我啊，还有我这个表哥阿凉哪……”阿凉的语气中满是苦涩，但孝子并没有察觉。

“阿凉，你有这份心意我当然很高兴，不过你毕竟有自己的幸福啊！你总有一天会结婚，甚至自己开店……”

“我可没说要结婚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啊，不都快三十岁了吗？如果因为我和优香，而让你忽略了自己的幸福，我们是会过意下去的。”

“姨妈……”阿凉的眼神中浮现几许落寞。孝子突然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还是和泽渡先生见个面。虽然有点害怕，但还是得去探一下口风。”优香镇日在画室里创作。

“工作、工作……”她一边喃喃自语，一边在工作台旁捏塑纸黏土。不一会儿工夫，便做出形状了。

“……咦？怎么又是这个样子？”优香说完便停下手来。在她眼前的作品，又是一只折断了的翅膀，和招待会上所发表的作品一模一样。而且工作台旁也摆了一个形状相同的作品。优香把刚完成的作品放在它的旁边，目不转睛地审视着。

这时，她忽然想起那晚离开泽渡家后，和泽渡走在街上的情景，同时忆起了她差点跌倒，泽渡伸手抱她的感觉。然后她将手放在胸口，低喃道：“我的心……跳得好快……”过了一会儿，阿凉有些客气地走了进来。优香便给他看自己的作品。

“再怎么都是一个样。明明知道自己必须做出新的才行，可是……”优香，不要太勉强自己，想做的时候再做就行了。”阿凉体贴地说道。

“不行！这是我的工作啊，我已经和彻先生说好要好好工作了……”

“优香……”

“……阿凉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一和彻先生在一起，心就会跳得好快呢？可是和你在一起就不会。”

“一想到他，这里就会痛哪……”优香伸出双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说道。

“那是……”阿凉话未说完，便因无法承受优香的视线而别过脸去，他说道：“抱歉……这我也不知道。”这个时候，一手拿着相机的泽渡，正躲在一家高级酒廊前的阴暗处，等待目标出现。

一辆黑色高级轿车在酒廊门口停了下来。泽渡在寒风中等这么久，为的就是这一刻。

好不容易在老板娘的护送下，车主远山泰三从酒廊的玄关走出来了。泽渡立刻架好相机，但放在快门上的手指却迟迟没有按下去。

“龙太爸爸身上的味道，和我爸爸的很像。”他突然想起优香说的这句话。

透过相机镜头，泽渡看到远山回头望了望玄关里面。他确定站在玄关里面低头送行的几个男人全都是建设公司的干部。这是决定性的一刻。泽渡终于按下了快门，而且仿佛要摆脱什么似地，拚命猛拍。

第二天，‘MOVE’编辑部里是一片嘈嚷的混乱局面。

这一切起因于昨天深夜传来的一张传真。这封指名‘MOVE’编辑部收的

传真上写着：“WEEKEND”下期精采内容预告按着又有一张在夜晚的街道上，泽渡拥住优香的照片，标题上写着接着又有一张在夜晚的街道上，泽渡拥住优香的照片，标题上写着：‘备受瞩目的艺术——折原优香的情人现身了’

“在路上热情拥抱的两人……智能障碍的艺术家，和在背后支持她的某出版社记者，两人之间的纯爱故事？”大矢从职员手中取过这张传真之后，等泽渡一来上班，便把他叫进接待室，念传真内容给他听。

“不过，这个记者以前还曾经在写真杂志上，撰文嘲笑折原优香哪！现在想起来，难不成都是他为了推销她所用的策略？”泽渡压抑住满腔怒火，听着大矢继续说下去。

“这名记者原本任职于报社，但因一意追踪永田町的内幕，引起公司高层主管的反感，而被降调到目前的杂志社。如今这个在体质上尚有根本问题存在的东和组织，似乎打算倾全力，打着“虚伪的人道主义”旗帜，狠狠地捞上一笔……”大矢恨恨地念完后，用冷酷的眼神看着泽渡。

“泽渡先生，我真是服了你！竟然让和我们竞争最激烈的杂志，找到这种把柄！”

“这完全是他们捏造的。”泽渡冷静地回答道。

“那纯粹是个巧合，那时因为她……”“我可不想听你的解释！问题是，公司方面会如何看待这件事！”

大矢抓起传真纸，站起身来说道：“再这样下去，折原优香的栽培计划将会全部瓦解。所以，我先去和上面商量看看。你就给我待在家里，一直等到明确的处分出来为止。”泽渡走出公司后，并没有直接回家。他打电话到‘WEEKEND’编辑部，约为这篇报导的编辑到咖啡厅聊聊。可是，这位姓远藤的编辑却是姗姗来迟。

“叫我撤掉这篇报导？亏你说得出口。我啊，只不过是做和你一样的事情罢了。

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，不是吗？”

远藤嘲笑地继续说道：“我知道你非常拚命啦，因为你一直想回社会部，对不对？喂，你是不是想利用她啊？”

“我是无所谓，但是她还有艺术家美丽的远景。所以，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而使她受到伤害。”远藤冷笑了几声，说道：“莫非你是真的被她吸引了？”然后他不等泽渡回答，便站起身来，把饮料费丢在桌上，抛下一句：“总而言之，我还是会刊出那篇报导的。”说完，他就举步离开了。

就这样，泽渡怀着一颗忐忑难安的心回家了。他一走近公寓，便看到站在门前的优香。她的手上抱着一个小小的作品，就是那个折断了的翅膀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嗯……我是很想努力工作……可是总觉得愈来愈搞不清楚。”

“我可是无能为力呀！”泽渡说道。

“只要靠自己的力量，一定可以做出来的。所以，你现在必须待在画室里才行，而不是在这里，知道吗？你不应该来这里的。”

“彻先生……”

“你回去吧！……我很累了。”泽渡毫不留情的语气，让优香悲伤得倒退了好几步，然后便转身快步离开了。看着优香的背影，泽渡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。

“我上国中的时候，傍晚肚子饿了，就会自己做饭吃，像蕃茄酱炒饭什

么的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很喜欢做菜了。”在打烊后的“WOOD”里，阿凉和叮子两人正在对酌。

当叮子开口邀阿凉时，他吃了一惊，却也没有理由拒绝。

“而且，我还愈做愈好吃呢！所以在那之后，我就常送自己的杰作去给优香吃。

因为优香也是钥匙儿啊。不过，那时候，她都会自己弄果酱面包吃就是了。可是你就不晓得她有多夸张，常吃得满脸满手都是果酱哪！”然后，他突然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可是，说不定那时候的优香……没有我的帮忙，也可以过得很好。”叮子一直低着头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“我这个老爱瞎操心的表哥阿凉，或许也该下台一鞠躬了。”阿凉看了叮子一眼，发现她的脸颊挂着两行泪水。他讶异地叫道：“叮子！”

叮子急忙说道：“没事的，很抱歉。讨厌，我怎么哭起来了呢？我啊，天生泪腺就比较发达。没办法，天生的嘛！”

叮子说完便起身想离去，阿凉立刻抓住了她的手腕，说：“抱歉，我本来没打算说这些的……从今以后，我真的不会再提及优香的事情了。”叮子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感情，便把整个脸埋在阿凉的胸前。阿凉迟疑了一会儿，便静静地抱紧了叮子。

当天晚上，两人一起到宾馆去。

“对不起……今天，就请你容许我任性的要求……”两人并肩坐在床尾，叮子看着搁在膝上的双手低喃道。然后她抬起头来，注视着阿凉说道：“我当第二就行了。我知道，优香小姐在你心中，是无可替代的。”阿凉定定着她然后将她紧紧抱住，深情地吻了她。两人就这样躺了下来。

泽渡出门去买包烟，一回到公寓又看到了优香。已经十点多了，距离他赶优香回家，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。

“我又回来了。”蹲在地上的优香，抬头看着泽渡说道。

“因为我还是想待在彻先生的身边。”

“……天气这么冷，真是傻啊！”优香站起身来，泽渡看到她捧在双手的作品了。

“不管我怎么做，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而且只要一工作，就会想见你。但是一有这个念头，就只会做出这样的东西……所以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……难道我不能待在你身边吗？”泽渡无话可说了。

“我这样是不是……像个傻瓜？”泽渡不由自主地抱住了优香。

优香也缓缓举起双手，环抱住泽渡的背。

“……好温暖。”

“……嗯。”两人温柔地拥抱着。优香手中的作品靠着泽渡的背脊，看起来仿佛是泽渡背上折断了的翅膀。

第八章

“啊！”

在“MOVE”编辑部里，被大矢叫到接待室来的泽渡，真怀疑自己的耳朵

是不是听错了。

“唉呀，真是太好了。是小宫女士去拜托一位政客，那篇报导才被撤掉的。”

大矢说道。

“那位政客叫远山。”

“远山！”

“或许该请小宫女士帮个忙，找个机会亲自向远山议员道谢一下。”

泽渡说不出话来了。

小宫幸代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帮助泽渡，她这一切应该都是为了优香着想吧！可是泽渡万万没想到，竟然会是自己的敌人救了自己一命。难道是因为远山听到泽渡这个姓，而想起了什么吗？

“这样一来，我们的栽培计划就没问题了。”

大矢说着，便将之前那张传真揉成一团，扔进垃圾筒里，然后走出了接待室。独自留在原地的泽渡，则因这个意思不到的屈辱，而变了脸色。

因为‘WEEKEND’记者的一通电话，孝子利用美容院的休息时间，跑到咖啡厅和那名记者见面。她是听到对方要谈优香和泽渡之间的事情才决定来赴约的。

她到咖啡厅时，名叫远藤的记者已在里面等候。等她坐定，远藤便将何传真到东和出版社的报导原稿摊在孝子面前。“对方利用特权施压，才使得我这篇报导无法顺利推出。

不过，我想还是让当事人的母亲看一下比较好。或许你会觉得我是多管闲事，但你还是会担心吧？毕竟你女儿有点与众不同啊！”

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虽然这篇报导和照片，令孝子十分震撼，但她还是斩钉截铁地如此说道。这时，只见远藤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你女儿了解男女之间的事情吗？你还是提防泽渡那家伙比较好。他在我们这个圈子里，可是出了名的冷酷男人哪！”

孝子无法掩藏内心深处的激动，只得再次垂下视线，看着那报导。

优香在画室的窗缘上摆了三杯半满的咖啡。窗户当然是敞开的。

“这杯是爸爸的，这是彻先生的爸爸和妈妈的。”

优香抬头看着天空，微笑地说道：“请慢用。”

然后她自己也就喝了一口咖啡。

“爸爸，大家一起喝，就觉得特别温暖耶！”

这时，她的脸上焕然浮现几许担忧之色。

“如果彻先生也能感到温暖，那该有多好……”

那天晚上，泽渡慢慢地缩回紧抱住优香的双手，说道：“好好创作，为了当个可以振翅高飞的艺术家，你必须专注地好好工作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。还有……有的时候虽然很想和某人在一起，但偶尔难免无法如愿。”

所以，优香答应会努力做到不让魔术铃铛响，优香心里感到非常高兴，因为和泽渡见过面后，终于让她恢复精神了，同时，泽渡也告诉了她一些真理。而对泽渡来说，能让优香重新振作，他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
优香稍微休息一下之后，再度专注于创作。

到了下午，优香拿刚完成的作品到‘WOOD’。町子和阿凉正好在店里。

“……怎么了？”

阿凉的态度似乎和往常不大一样。

“我刚做好这个，想麻烦你们摆在店里。”

优香将装作品的袋子递出来。

“啊！那得找个地方摆才行。”

“叮子，不用找了。”

阿凉看着优香说：“优香你听好，以后不能再把作品拿到这里来了。因为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同了，所以不要再拿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优香现在是了不起的艺术家啊！所以……你不可以再把作品拿到我们这种地方来了。”

“……不可以啊？”优香听了之后感到有点落寞。当优香反问时，阿凉立刻将视线从优香的身上移开。叮子则看着阿凉说：“……阿凉？”

阿凉勉强挤出一丝微笑，连优香都看得出他的笑得很僵硬。

“喂，你应该赶快回家，多做一点作品才行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优香小姐，那我送你一程好了，反正我也要去买点东西。”

叮子说着，便和优香一起出门，然后还陪她一起等公车。

“阿凉好象无精打采的。”

优香说道。叮子则说：“优香小姐，你知道吗？其实……我很喜欢阿凉。”

优香微笑道：“我也喜欢阿凉。”

“我说的不是那种喜欢……优香小姐，你和彻先生在一起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心跳得很快？”

优香点了点头。

“那么，和阿凉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也会这样吗？”

优香摇了摇头。

“我呢，一和阿凉在一起，就会觉得时心跳不已。”

“和阿凉啊？”

“嗯，因为我爱他。”

“爱……”

“女人一旦爱上一个人，就会想让他抱在怀里喔！”

“……抱在怀里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优香想起那天的情景，立刻笑着说道：“对。当彻先生把我抱住的时候，我觉得好温暖。”

叮子惊讶地问道：“把你抱住？……在哪里？他是怎么做的？”

“嗯……在街上。”叮子会心一笑，说道：“不是那样啦……”

这个时候，公车来了。临上车前，优香拿出一颗糖果，想请叮子拿给阿凉。叮子却回绝道：“我想阿凉一定不需要。”叮子已经接连两次拒绝收下糖果了。优香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就这样满腹疑惑上了公车。

“优香，我有要重要事要跟你谈。”

晚餐过后，优香正在看气象报告，孝子突然出声叫她。一待优香关上电视，孝子便走过来！坐在优香的对面。

“我希望你不要瞒着妈妈，和泽渡先生见面。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情，有

妈妈或是阿凉、出版社的人在场的时候，倒是无所谓，但是希望你们不要再单独见面了。”

“……为什么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

孝子犹豫了一会儿才说道：“女子绝对不可以一个人进男子的房间，这是身为女人的基本观念，妈妈说不行的事情，优香绝对会听，对不起？所以，知道吗？绝对不要再单独和也见面了。”

“……为什么？”

优香看着妈妈低语道。然后她突然提高嗓门问道：“为什么不可以见面？我喜欢他，想和他见面嘛！为什么不能和喜欢的人见面呢？”

看到优香这种态度，孝子不由得激动了起来。

“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！就算不明白为什么，也无所谓！”

“我知道！因为有时候就算想和某人在一起，偶尔也难免会无法如愿！”

“噢？”

“……这是彻先生告诉我的。”

优香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可是，我不明白妈妈所说的事情！”

然后她出了房间。

“优香！”

孝子起身喊道。但是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优香跑进画室。

为人母亲的孝子十分担心自己的女儿。因为对纯真又不解世事的优香来说，她不会有任何防备，那实在太危险了。而且如果她真的因此受到伤害，一切就太迟了。

但是，孝子实忧害怕向优香说明男女之间的事，因为她没有自信藉由自己的说明，让优香真正了解这一切。

隔天，泽渡也面临了相同的问题。

他在桌上绘制远山和建设省、建设公司之间的关系图时，麻子假借送啤酒的名义，跑到他面前，问道：“之前那张你抱住折原优香的照片，或许是碰巧被拍下的；但你抱了她却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吧！”

“你是来闹我的吗？”

泽渡捻熄手中的香烟，十分不悦地说道。麻子仍旧毫不犹豫地往下说：“可是，你会如她上床吗？”

泽渡一时哑口无言，麻子则定定地看着他。

“……你就净想这些无聊的事情吗？”

泽渡再度看着文字处理机。

“对你来说或许是件无聊的事，但对女人来说可是很重要的。”

然后，麻子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如果是正当女人的话。”

泽渡停下手来，瞪了麻子一眼，说道：“然后呢？这位只为实际利益和男人睡觉的正当大小姐。”这次换麻子沉默不语了。她起身走向门口，但随即回过头来丢下一句：“关于性方面的事，她会懂吗？”

说完，她便离开了。

为了出作品集，优香以后的所有作品全部委记东和出版社管理。于是大矢将搬运作品的工作交由泽渡负责。搬运作品当天，孝子还特地请了半天假，略带不安地站在一旁，看着泽渡和优香合力将作品搬上车。

没多久，除了还放在‘WOOD’的作品之外，优香所有的作品都被搬上车

了。

这时，孝子主动向优香表示要和泽渡单独谈一下话，优香便到附近散步去了。其实，泽渡今天已经发现孝子和优香之间似乎有点不太对劲，不像往常那般融洽了。

“因为我告诫她，不准再和泽渡先生单独见……”

孝子说完便低下了头。

“报导……我已川看过那篇原本会刊出的报导了。”

“那根本是他们捏造的。那时优香差点跌倒，我只是伸手扶住她罢了。可是那名记者却……”

“报导上所写的内容都是骗人的吗？泽渡先生，你以前不是也报导过优香吗？还用那些会伤害我和优香的文字……我并不是在责怪你，只是我一直很在意。还有……如今你又是用什么态度，来看待优香的呢？……一个是写文章刻意中伤她的你；一个是口口声声说喜欢优香作品的你……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呢？……不过奇怪的是，那孩子竟然对你一往情深。那孩子一旦热中某件事，就会义无反顾地往前直冲哪！所以，我只有来拜记你了……”

孝子抬起头来，直视着泽渡说：“如果只是基于同情，我希望你远离那孩子。”

泽渡也目不转睛地看着孝子，说道：“我从来没有同情过她。”

两人对看了好一会儿之后，孝子才又低下了头。不久，她再抬起头来，问道：“那么，你究竟是什么心态？”

这时，泽渡的呼叫器突然响了，孝子这才回过神来，急忙道：“不，算了。抱歉，耽误了你的工作。”

泽渡切断呼叫器讯号后，两人之间陷入一短暂的沉默。面当泽渡正要开口时，孝子却抢先说：“请问，呼叫器……为了方便联络，能不能把号码告诉我？”

就这样，泽渡失去将话题转回优香身上的机会了。

在优香还没回来之前，泽渡向孝子告辞了。他听说‘WOOD’里还有一优香的作品，便将车开往‘WOOD’。中午时分，店内坐满了用餐的客人，柜台里只有阿凉一人正在忙着。一看到泽渡走进店里，阿凉立刻抬起头来。两人无言地对看着。

“……我是来拿作品的。”

泽渡先打破沉默说道。

“哦，我听说了。”

阿凉用眼神示意作品的摆放位置。待泽渡走到作品前，阿凉便说道：“那件作品是优香的第一步……是她初次呈现在世人眼前的作品。在优香作梦都没想到会得到艺术大奖的时候，我总是想尽办法，希望优香努力做出来的东西能获得多一点的赏识……那件作品……可以说是那时我和优香的希望小结晶哪！”

“……嗯。”

听到这番话，一直看著作品的泽渡将视线移向阿凉。阿凉继续说道：“我可不像优香那么信任你。不过……希望你能为她出版一本精采的作品集。”

“……嗯。”

泽渡再度看向作品，阿凉也看著作品说：“每一件作品都是优香重要的宝藏……”

走出‘WOOD’之后，泽渡若有所思地坐上了车。他不打算再回优香家，想直接开车到远山家再去探个究竟。他心里想着：不晓得优香回家了没有？

优香待在“糖果”这里，还没回家。此刻她正从路过的耕太口中，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。

“龙太不会再到这里来了。”

耕太说道。

“不来了？为什么？”

优香问道。

“因为我爹生气了。”

“像……？”

“就是父亲，爸爸的意思。”

“噢，爸爸啊！”

优香露出了短暂的笑容，但随即满脸正经地问道：“你爸爸生气了？……”

“嗯！他不准龙太养野狗，也不准龙太再和你见面……因为你不是正常人。”

优香听了之后，整个人呆住了。耕太则不知是否因为想到父亲而感到不高兴，只见他呕气似地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这时，泽渡开车经过空地，然后把车停在路边。他想来看看名叫“糖果”的那只狗，顺便检查一下优香做的那间狗屋是否完好无缺。“糖果”的家位于这片空地的角落，从入口处根本看不到。

“我爸爸的想法很无聊喔！”

在空地的角落，耕太对优香说道。

“不过，他一直就是这种人。”

他看着“糖果”，用下巴示意道：“像这家伙，还有你和我，我父亲根本不屑一顾。”

对他而言，最重要的是，智商有多高，有没有伟大的头衔等等……他只会用这些东西来评断一个人。”

优香看着耕太的侧脸，不禁觉得悲哀了起来这个时候，泽渡看到他们两人了。

他虽然犹豫了片刻，但还是朝他们走来。优香和耕太还没有发现他。

“我以后绝对不要变像我父亲那样。”

耕太将手中的石头用力一丢。蹲在一旁的优香靠到耕太身边说道：“可是：…耕太爸爸的身上，有一股温暖的味道哪！”

耕太听了这句话平静了下来。泽渡听到这句话，则是吃惊地停下了脚步。

“有爸爸温暖的味道……”

耕太不再说话了，泽渡则转身回到车上。

当天晚上，泽渡下了班回到家之后，优香说的那番话仍然在他的耳际盘旋。他面向文字处理机，想好好处理有关远山涉嫌受贿的资料，却怎么也无法专心，于是他只好放弃了。

泽渡仰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。

“温暖的味道啊……”

有些褪色的童年景象，浮现在泽渡的眼前。那是父亲去世不久，又痛

失母亲的他，和伯母并肩走在路上情景。伯母的话不多，而小彻的脚步则十分沉重。一直低头的他突然停下脚步，抬头看着伯母。他其实不想到那种地方去，但在看在亲戚们的表之后，便知道这件事由不得他来定，所以当亲戚问他时，他一口就答应了。可是，年幼的他心里仍然很排斥，直想着：为什么我一定得到前种地方去呢？

“伯母……”

“抱歉！”

伯母直截了当地说道：“因为我们这些亲戚，没有人能收留你啊！”

然后她拍拍小彻的背，要他继续往前走。小彻没有办法，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跨出步伐，一阵冷风吹过了他的脸颊。小彻明白伯母并没有任何恶意，于是隔了一会儿，两人便一起穿过孤儿院的大门。

……泽渡边望着天花板边想：我一直都不知道温暖的味，而且就这样活过来了。

“当义工？”

隔天一早到公司，泽渡再次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。

“嗯！”

大矢回答道。

“我们让折原优香去访问孤儿院，让她和那些失去亲情、内心受到创伤的孤儿一起做东西。如此一来，拍下的照片既可汇集成写真集，又可供社里的杂志做系列报导，而且濑川董事好象也很感兴趣喔！”

泽渡沉默不语，在一旁听着的麻子也没搭腔。大矢看了看泽渡的表情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原来这里的人都不感兴趣啊！”

“那种让人一眼就看穿的伪善行为，未免太无聊了。”

泽渡说道。

“就算无聊又有什么关系？反正大家就是喜欢这一套嘛！”

“……你太差劲了。”

泽渡说完后便走出了办公室。大矢目送着他的背影，嘴角浮现一抹暧昧的微笑，麻子则无言地瞪视着他。

‘WOOD’打烊后，町子在店里收拾东西准备回家。这时，阿凉从洗手间出来，走到她的面前问道：“咦？纯一也回去了吗？”

“嗯！”

町子回答道。

“这样啊……”

大家都在的时候还好，但是一旦只剩下他和町子两人，阿凉就会觉得很不自在。

从那天晚上以后，他们之间就一直都是这样。所以，阿凉此刻也急着穿上大衣准备回家。

“喂……”

町子说道。

“嗯？”

“要不要去喝几杯？”

“哦！抱歉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……从今天早上就觉得不太对劲了，所以……”

“……你是不是后悔了？”

叮子悲伤地看着阿凉，再度问道：“阿凉……你一定是后悔了。”

“噢……”

“你后悔和我上床。”

“叮子……”

“你真正喜人是优香小姐，可是却和我在一起……所以你才会这么焦虑不安，对不对？”

“叮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”

“阿凉，你根本无法正视优香小姐的眼睛嘛！”

“不要再说了……”

叮子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了。

“可是，优香小姐是你的表妹啊！”

“你不要再说了，行不行！”

阿凉不由得大声吼道。

“求求你不要把上床，拥抱这种事情……和优香的事情混为一谈。因为优香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！优香是最纯洁不过的……”

看到叮子的脸色变了，阿凉才回过神来，不再往下说了。

“想不到你竟然说这种话……”

叮子低语道。

“反正有人可以代替优香和你上床……而优香的地位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嘛……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

“你就是这个意思！”

说完后，叮子便冲出去了。阿凉虽然很想去追她，可是却发现自己没有这个资格，只见他捏紧拳头，重重地捶在柜台上。

叮子跑出店外，突然被优香的声音吓了一跳。

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！？”

优香微笑道：“我一直在等店里打烊。”

“从我赶你走后就一直等到现在吗？”

中午时分，优香来到店里说想找阿凉。当时只有叮子一个人在。叮子难掩心中对她的怒意，便不客气地说：“营业时间店里很忙的。”然后就把优香赶走了。现在都已经过了好几个钟头，叮子一直以为优香早就回家了。

“是啊！”

优香微笑地点点头，仍是一副无忧无虑的模样。但此刻她的靛，却令叮子升起一把无名火。

“阿凉已经走后门回家去了。”

叮子冷冷地说完后，便无视优香的存在，径自从她身旁走过。优香觉得叮子的态度有点奇怪。

“叮子？”

“……什么事？”

“叮子……你好象没什么精神哪！”

“不用你管！”

叮子猛地回过头大吼一声，然后便又跨步往前走。优香一直跟在她的后面。

“可是，看到自己喜欢的人无精打采……会很难过哪。”

叮子胸中蓄积的怒火终于爆发了，她狠狠地瞪着优香说：“你可真好哇！因为纯洁，当然没有所谓的嫉妒心。你只需说你喜欢大家，就可以得到的家的疼爱。可是，我就是没办法像你那样啊！因为我是个普通的女人，难免会嫉妒，会任性哪……只要是女人都会这样，不是吗？一旦喜欢上一个人，都难免会这样，不是吗？”

优香定定地看着叮子，眼神中既没有愤怒与惊讶，也没有憎恨和怜悯，有的只是深沉的悲哀。

“不要！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……”

叮子益发觉得己的处境悲惨了。

“为什么会这样！难道说，只有笨一点，才能永远保持纯洁吗？如果真是这样……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也要变笨哪！”

说完后，叮子便跑走了。优香怔怔地看着她的背影，神情满是悲伤。她轻轻地低喃道：叮子的翅膀好象很痛哩！

每当有人说自己不正常，优香就会感到很难过。那天，当她从耕太口中得知，他的父亲这么说自己时，也是觉得时很伤心。后来她问孝子：是不是不正常？但孝子只是抱住她，什么话也没说。所以，她一直在想：说不定我真的不正常。

尽管如此，优香还是喜欢叮子，并不因为叮子这么说她而有所改变。况且她知道叮子的翅膀好象很痛，所以，她还是决定跟在叮子的后面。

叮子大步走上风化街。优香从不曾在这么晚来这种地方，因而感到有点忐忑不安，但是，她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于是便一直跟着叮子。

这个时候，突然有个年轻男向叮子搭讪。

“喂，一个人啊？我也是一个人哪？要不要一起去玩？”

叮子从刚刚就发现优香一直跟在后面，而此刻她回头一看，便更加确信这个事实。

“……好啊！”

叮子对那位陌生男子说道。

“啊，那好，我们走吧！”

男子挽住叮子的手臂，两人齐步往前走。优香停下脚步，看着两人的背影低喃道：“不可以跟陌生人走啊！”

然后她又追了上去。

走了一段路之后，陌生男子发现尾随在后的优香了。

“她又跟来了！”陌生男子对叮子说道。

“算了，不要理她。”

“哦，不过很感谢你赏脸哦！那个宴会规定必须携伴参加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可就去不成了。”

就在距离他们两人不远的地方，耕太和他那一群坏朋友无所事事地群聚在一起。

耕太先看到优香，然后才发现她在跟踪叮子他们。叮子和陌生男子一起走进耕太眼前的那间公寓，优香也随后走了进去。

耕太虽然有点在意，但听到同伴吆喝一声：“喂，走啰！”便跟他们一起离开了。

优香在其中一户门前追上叮子。陌生男开了门先走水去，叮子随后正想走进去时，优香叫道：“叮子……”

“这里没有你的事，回家去！”

说完，町子便走进去了。

“……女孩子不可以单独进男人的房间。”

站在紧闭的门前，优香低语道。

房间里，町子和陌生男子一起坐在沙发上，喝着啤酒。

“怎么没看到其它的人？”

“哦！我想他们就快来了。”

陌生男子接着说道：“对了，要不要到里面的房间看录像带？”

然后他便催町子一起到里面的房间。房里摆了一张双人床，好象是卧室。

优香蹲在房门外，低语道：“真的不可以让魔术铃铛响吗？……这样做会惹妈妈心吗？”

连优香都知道目前的情况有点不对劲。她很想冲进去把町子拉走，但又担心自己如果进了男人的房间，妈妈可能会很伤心。于是便想呼叫泽渡，请他来带町子回家。可是，她心里又害怕这样会惹妈妈难过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下班后回到家的孝子，因为苦等不到优香回来，不禁有点担心。

她从皮包中拿出一张纸条，看了好一会儿，才下定决心拨了上面所写的号码。那是先前泽渡抄给她的呼叫器号码。优香说不定是如泽渡在一起。她一定是不服我所说的话，所以又跑去找泽渡了。孝子心里这么想着。

泽渡此时坐在饭店的酒吧里。

麻子就坐在他的对面。泽渡在编辑部里工作时，突然接到麻子从外面打来的电话，说黑岩有重要的事情找他，要他到这家酒吧来。可是他抵达时，只见麻子端坐在里面，根本不见黑岩的踪影。泽渡正感到疑惑时，麻子把饭店的钥匙拿到他的面前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想，偶尔我也该坦率一点嘛！……”

“……竟敢假借黑岩先生的名义，亏你还说得出口！”

“黑岩先生……他是我的叔叔。”

“噢？”

泽渡变得目瞪口呆了。

麻子对黑岩所知道的事情一向了若指掌。关于这一点，泽渡一直以为处心积虑想当一名新闻记者的麻子，一定是利用自己的美貌去接近黑岩，再从中获取情报。不过，他虽然一直这样以为，却不曾说出口。更令他感到不解的是，面对他的冷嘲热讽、刻意指摘，麻子不但没有否认过，甚至还一副欣然接受的样子。

直到此刻听到这个事实，泽渡一开始以为她是在开玩笑，但随即明白这是真的，因为从她的脸上找不到一丝说谎的表情。

“……我一直在隐瞒，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这时，泽渡的呼叫器响了。

泽渡掏出呼叫器想看上面显示的号码，麻子却用手遮住了显示屏。泽渡注视着麻子。

“总觉得你看起来好累……”

蹲在房门前的优香终于下定决心了。

“我知道不可以进男人的房间，可是……妈妈，对不起。”

她站起身来，伸手敲了敲房门，大声喊道：“叮子，快开门哪！叮子”

这时，在她眼前突然出现一个男人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咦？你之前来过嘛！来，快进来。”

男子拿起钥匙打开了房门。优香根本不认识他，他可能认错人了。可是优香还是不顾一切地跟在那名男子的身后，战战兢兢地走进去了。

第九章

当天晚上，阿凉在拘留所里过了一夜。

阿凉和叮子讲完话后，心情变得十分恶劣，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于是离开‘WOOD’之后，他便一个人跑到小酒店去喝闷酒。

过没多久，他便和其它客人打起来了。其实一开始是对方先撞上阿凉，之后便趁机找碴，一拳挥了过来。而因为阿凉正好心情不佳，一时怒火中烧，便把所有怨气都往那名男子身上发，连续回击了好几拳。

最后，店方只好请警察来处理，而阿凉就这样被押警车，送到拘留所去了。

在另一方面，优香被晚来的陌生男子带进房后，她环顾了一下摆有沙发的这个房间，却不见叮的踪影。

男子打开冰箱拿出罐啤酒，递给优香，然后便走进了洗手间。优香趁着这个空档，走近通往里面卧房的门。

在卧房里，叮子手拿一罐啤酒坐在床缘，心里开始后悔为什么要跟这个陌生男子到这种地方来。和阿凉不欢而散，让她心里觉得很尴尬，但不巧走出店外又碰到优香，更令她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悲惨。叮子就在这种真想放弃自己的心态下，以及对尾随而来的优香那份复杂又无奈的感情驱使下，跟着这名陌生男子来到这里了。叮子还是生平第一次做出这种事情来。

我究竟在这种地方做什么呢？

“要不要我再去一罐啤酒？”

男子说着，便在叮子身旁坐了下来。

“不用了……我想我还是跃家好了。”

叮子说完站了起来，双眼不经意地望向天花板的一角。那里装设了一架录像机，镜头正好对准这张床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……”

听到叮子这么问，男子脸上浮现一抹浅笑，也跟着站了起来。

当优香伸手去转动门把时，里面传来了叮子的声音。

“干嘛！？你快放手！”

优香将门打开了。

只见叮子已被男子压倒在床上。

“不要！住手！你快放手啦！”

“没办法，被你拆穿了嘛！我会把你拍漂亮一点的。”压在町子身上的男子说道。

町子虽然拚命抵抗，但上半身的衣服还是被剥下来了。优香看到这种情景，内心激动不已，她急忙跑上前，揪住那名男子的衣服，死命地想将他拉开。

“放手！”

优香大叫道。男子依旧压在町子身上，只是略转过头来，看了优香一眼。

“原来是你啊……”

“优香小姐！”

町子说道。

优香边使尽力气想将男子拉开，边说道：“不可以欺负町子！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方才进洗手间的男子出现了。他站在优香的后面问道：“在吵什么啊？……”

但是当他看到优香的动作时，马上吼了一声：“你这家伙！”，然后便从优香身后将也抓住。优香为此大吃一惊。

“优香小姐！”

町子叫道。

优香被男子抓住后，虽祭难掩害怕的神色，却还是死命地扭动，想要挣脱男子的双手。

“放开我！町子被欺负了，欺负别人的人就是坏人！”

“啊！”压在町子身上的男子露出了不解的表情“这女的……是不是有点奇怪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抓住优香的男回答道。

这时，压住町子的男子下了床，目不转睛地地看着优香。

“哦~原来是这样啊……原来你不是正常人啊，这可真是有趣。”

还在拚命抵抗的优香听到这句话，不禁害怕了起来。

“不对！优香小姐绝对是正常人！”

町子大吼道。

“她哪里正常？再怎么看都不像……”

“我说她是正常人啦！”

町子站起身来，想去救优香。

“吵什么吵！”她反而被推倒在一旁。

“町子！”

优香虽然想助町子一臂之力，无奈自己已被男子牢牢抓住了。

“快放手！不要欺负町子！”

两人就这样被男子紧紧抓了。就力气来说，她们根本敌不过这两名壮汉。而且她们挣扎抵抗，只会让对方愈高兴而已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她们的救星来了。

“放手！！”

带头冲进来的是泽渡，耕太紧跟其后。

泽渡依照呼叫器上显示的号码回电，才知道孝子在找他。片这么晚了还没回家，令十分担心。于是泽渡便将麻子留在饭店酒吧里，自己先行到放

置“糖果”

那片空地去找优香。过没多久，耕太也来了。他看到泽渡，便顺口问他是不是来找优香的。听到泽渡的回答之后，他便领着到这里来了。

看到泽渡和耕太闯了进来，那两名壮汉不禁迟疑了片刻。

趁着这个机会，町子猛地抓起优香的手。

“快走！”

泽渡对着町子喊道。

“优香小姐，这边！”

町子立刻拉着优香的手，跑出了房间。两人出了电梯，走出玄关后，浑身乏力地蹲了下来。町子仍然紧握着优香的手，她的身体微微地颤抖着。优香也是一副茫然若失的模样。

“我怎么这么糟糕……”

町子说道。

“优香小姐，我……”

优香静静地看着町子，用双手温柔地包住町子的手。

“好可怕喔！”

优香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可是，现在没事了，是泽渡先生教了我们。”

这时，电梯门开了，泽渡和耕太走了出来，泽渡的脸色十分难看。

“优香小姐，对不起！”

町子把脸埋进优香的胸前，不停地说着：“对不起！我……对不起你！”

优香虽然犹豫了一会儿，但随即抱住町子肩，说道：“没事了……已经没事了。”

耕太看着优香，不禁低喃道：“发生了那种事情……难道她还不懂吗？”

优香看到泽渡站在面前，立刻站起身来，微笑道：“谢谢你。”

“看你们做的好事！”

泽渡接着说道：“如果我们没赶来的话……”

他看了耕太一眼，继续说：“如果不是他正好看到你们的话，你们想结果会怎样！”

町子低下头来，优香则惊讶地看着泽渡。

“彻先生？……”

“……结果一定会很惨的。”

“很惨？”

优香显然不知道什么会“很惨”。而泽渡虽然明白她心中的疑惑，但却不知该如何解释。

这时，坐出租车赶来的孝子冲进来了。

“优香！”

“妈妈……”

孝子一跑到优香面前，便手打了她一巴掌。

泽渡、町子和耕太都吓得目瞪口呆。优香也感到十分错愕。然后，孝子马上紧抱住优香，喃喃低语道：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！？这时，泽渡再也不忍心看着这对母女了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孝子对泽渡说道。

“……就像你看到的，这孩子常常莫名其妙就往前冲。”

“明白了吧？身为女孩子，町子所做的事情是很不应该的。”

回到家之后，孝子对优香说道。优香立刻点了点头。

“可是，更不应该的是那些硬要抱你们的男人。”

“……男人不可以抱女人啊？”

孝子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倒也不是。只不过，真正相爱的男人与女人才可以这么做。”

“真正……相爱……”

“最重要的是那一颗心。”

“心……”

“是的。男人与女人……不，应该说对人而言，最重要的是心与心的契合。”

“最重要的是心与……心……”

孝子轻轻抚着优香的脸颊，仿佛方才是自己挨了那一巴掌般，脸上尽是痛楚的表情。

“这是我第二次打你吧？”

“嗯。还有一认是我听朋友的话，到店里拿橡皮擦的时候。”

“那是你国小四年级的事情了……妈妈实在应该告诉你一些真实的事情才对……”

“真实的事情……”

优香注视着孝子说道。

“妈妈，真的……非常感谢你。”

一股浓浓的感动涌上了孝子的心头。

第二天，泽渡到东和出版社商谈栽培计划的事宜。

优香走进“MOVE”编辑部，来到泽渡面前，正想为昨晚的事情郑重向道谢。不料他正急着外出，没说几句话，便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在接待室举行的会议，是由大矢、麻子和小宫幸代出席。

“折翼的作品可以不要再做了。”

小宫幸代说道。

“同样的东西做太多是没有用的，不是吗？所以麻烦你开始做一些崭新的作品。”

“在出版社作品集的同时，我们也打算为你开个展，所以目前的作品数量还差很多喔！”

大矢接着说道。

“……是的。”

优香回答道。

会议结束后，麻子邀优香到位于东和出版社一楼的咖啡厅喝咖啡。她刚才看到优香向泽渡道谢的那一幕了。昨晚她和泽渡在酒吧时，泽渡去回个电话之后，便借口

“有急事”，匆匆忙忙地走了。所以，她想利用这个机会问优香，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……原来昨晚发生了那种事。”

听优香说完后，麻子的表情变得有点僵硬。

“发生好多事情，而且好难懂喔。总觉得大冢都怪怪的……”

优香说。麻子问道：“大家都怪怪的？”

“是啊，阿凉、町子、耕太、彻先生……他们全都好怪。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麻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优香，然后突然移开视线，边看着窗外来往的行人，边说道：“这一切……说不定都是因为你喔！”

“因为我？”

“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像你这样的人哪。事实上，困惑的人并不是你，而是那些认识你、在你身旁的人。而且，最困惑的人可能是彻先生吧……”

优香一时之间无法明白麻子话中的含意。

“彻先生？”

“对。现在正是彻先生的重要时刻，他正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希望你不要来打扰他。”“……打扰？”

“嗯，你这样会让彻先生一蹶不振的。”

优香的脸上掠过一抹阴影。

“啊，对不起。不过，我一向只说真话，你也有重要的工作，不是吗？你必须努力创作，所以……”

“……是呀。”

“啊，抱歉，我必须走了。”

麻子看了看手表，站起来微笑地说道：“如果是作品方面的事情，你也可以来找我谈。”

优香望着麻子走向收银台的背影，微微一笑，轻声说道：“谢谢。”

在东和出版社的董事室里，小宫幸代和濑川正在密谈。

“如果远山议员真的肯当后援会会长的话，那么作品多寡倒不紧，而且还能顺利推展许多活动呢！……”

小宫说道。

“那，远山议员他本人的反应呢？”

“我和他谈过，要折原优香到孤儿院当义工的提议，他好象还满感兴趣的。当然，或许他更感兴趣的是酬劳的多寡吧？”

“关于这方面，我是绝对不会疏忽的，这一点小宫小姐应该是最清楚才对吧？”

然后，两人便露出了默契十足的笑容。

这时，有人在董事至门外偷听两的对话。那就是大矢。他原本是想拿文件过来给他们，却无意间偷想到这段对话。不过，就连一向唯利是图的大矢，在听到他们两人贪得无厌的作法之后，也忍不住反感起来。

泽渡从‘MOVE’编辑部下班后，便又积极地跑到远山家去站岗了。当他在看得到远山家的电话亭里，打电话向黑岩报告情况时，突然看到一辆卡车在远山家门前停了下来。

于是他急忙挂断电话，跑到隐蔽处架起相机。

建设公司的社长室室长和建设省的官员从门内走了出来。泽渡立刻按下快门。一大件行李被搬下卡车，在两人的监视下，搬进远山家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泽渡突然察觉背后似乎有人，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麻子。

看到她虽然令泽渡感到吃惊，但她却为泽渡带来了有利的情报。

据说那件行李，是建设公司的社长偷偷从海外购入的名画。如果这个消息属实，就成了强而有力的收贿证据。泽渡问麻子消息的来源，麻子答称

是她从事艺术品买卖的大学学长所透露的。于是泽渡拜托麻子帮个忙，安排他和那位画商见个面。

当天晚上，两人来到酒吧小酌。

“昨晚发生的事情……折原优香都告诉我了。”

麻子说道。

“她好象一点都不懂男女之间的事嘛！”

泽渡并没有搭腔。

昨天晚上，泽渡回家之后没多久，便接到孝子的电话了。从电话中的语气听来，她似乎变得比较信任泽渡了。但最后还是不忘拜托泽渡，不要再和优香见面了。泽渡虽然没有作任何回答，但他似乎已能了解孝子的心情：“这样发展下去，不知对两人是好是坏”。正因为如此，泽渡今天才会用这种冷淡的态度去对待优香。

“反正就是这样嘛……像折原优香这种人，就算我们想去了解她，还是会有一种永远无法理解的感觉……”

看到泽渡静默不语的模样，麻子不禁松了一口气。

“还有，关于当义工这件事，他们一直都在进行。据说打算带折原优香到世田谷的‘稻光之家’去访问哩。”

“‘稻光之家’……”

泽渡一听，不禁目瞪口呆了。

后来，是孝子将阿凉从拘留所保释出来的，但她却不曾对优香说过这件事。

隔天中午，优香拖着树枝和废材，神情恍惚地在路上走着。当她途经一处公园，不经意地往里面一看时，看到阿凉竟然坐在公园长椅上发呆。在这个时间，他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店里的工作怎么办哪？

想到这里，优香便出声叫他，可是阿凉虽然看到她了，却故意别过脸去，根本不想出声响应。这是优香头一次看到阿凉这般无精打采的模样。阿凉正远望着在沙坑嬉戏的小孩子们。

“……阿凉每次都会帮我提水喔！”

优香如此说道。这时，阿凉才看了优香一眼。

“小时候，我常在沙坑做很多东西……沙要用水来固定，这还是你教我的。”阿凉再次望着小孩嬉戏的情景，他还是不发一语。

“当我看到水真的固定住沙了，高兴了老半天。那时你还笑容满面地去帮我提水呢……我真的好高兴。”

阿凉痛苦万分地望着优香。

“……笑容……”

优香微笑地说道。

“阿凉的笑容最迷人了。”

阿凉听了这句话，才真正回过神来。

“优香……”

只见优香走到沙坑，蹲下身来，开始堆沙丘。阿凉就这么望她的背影好一会儿。但是没多久，当优香转过头来时，已经寻不着阿凉。

麻子那位大学学长告诉泽渡，那天运往远山家的名画，应是法国名画家马提斯的作品。当然麻子的学长不可能直接知道这项消息，那只是业界的传闻罢了。但马提斯的画绝不可能公开地交易，所以这项消息很有可能是真

的。而透过画商买下那幅画的，正是和远山有勾结嫌疑的那家广告公司。据说那幅画的市价值五千万日圆。

泽渡赶紧打电话向黑岩报告这件事情。

“那么，我这就着手写专题报导。”

“好，要快一点。我想到目前应该是没有问题，不过如果被其它媒体查到的话，一切的努力就成泡影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还有，这篇报导如果在远山确定折原优香的后援会会长之后才推出，可能会比较麻烦。”

“……这和远山当不当后援会会长无关吧？报导还是要写的，不是吗？”

麻子在一旁看着泽渡讲电话。泽渡已经不再拒绝麻子的帮忙了。在东和出版社的小会议室里，两人开始着手整理资料。

“泽渡彻终于恢复往日的模样了耶！”

麻子对挂上听筒的泽渡说道。她指的其实是优香的事情，但泽渡并没有听出她话中的含意。方才泽渡请电话的语气，让麻子以为他已经不再管优香的事情了。

“你要好好写这篇报导喔！我希望能早日看到你回到社会部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新闻部的男人比较吃香啰！”

泽渡的这句话令麻子大受冲击。她凝望着窗外说道：“我的确只和对我有利的男人睡觉。因为那种人可以帮助我丰厚羽翼……而那种人也可以因为我的鼓励，活得更加自在。我一直很向往这种爱情……”

麻子这些一反常态的真挚言语，着实令泽渡感到惊讶。

麻子以不带任何指责意味的语气说道：“我并不是任谁都好……”

说罢，便用深情款款的眼眸看着泽渡。

“与爱无缘的男人……自幼就怀抱着一颗受伤的心……却仍努力地 and 命运搏斗……我喜欢这样的你。我是那么地……喜欢你。”

站在从窗外映入的夕阳余晖中，麻子缓缓地将自己的唇印在泽渡的唇上。泽渡并没有拒绝。这时，门开了。两人回神一看，原来是优香。优香也看着他们俩，三个人都愣住了。优香的眼神中浮现几许悲凄。

“优香小姐，对不起……可是，我……”

麻子说道。优香看了看麻子，又望了望泽渡，然后再看了麻子一眼，微笑地说道：“麻子小姐好漂亮喔，你的脸好温柔。”

麻子和泽渡一听，都感到相当错愕。麻子悲伤地注视着优香，说道：“……为什么笑得出来？你的笑容只会让大家难过啊！”

“不要再说了！”

泽渡制止道。但麻子却听不进去。

“你不明白吗？你的那张笑脸，让大家、让彻先生感到难受啊！”

“我说，不要讲下去了。”

优香不笑了，她的脸上满是困惑，麻子也恢复了冷静。

“回去吧！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对彻先生来说，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。对你来说也一样，不是吗？”

优香往后退了几步，落寞地点点头，然后便走出去了。泽渡想要去追她，却听见麻子叫道：“你如果去的话，她就会完蛋了！”泽渡停下了脚步。

“如果无法将你忘记……她就只能就出折翼的作品。”

听到这话，泽渡没有力气去追优香了。

“因为你们俩的世界相差太多了。”

麻子说道。

“在一起，只会让你们不幸而已。她的才能，还有那颗谁都学不来、纯洁无瑕的心，在我们这个平凡的世界里，是绝对找不到的。该怎么说呢？因为那是一个特别的世界……”

“特别？”

“嗯，所以大家才会感到着迷、困惑啊！”

一直背对麻子的泽渡，慢慢地转过身来，看着麻子说道：“对我而言，她……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。”

他不理会一脸愕然的麻子，静静地离开了。

优香无精打采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夕阳已经西沈了。她到东和出版社问麻子有关作品方面的事情。

“……这里……有点痛。”

优香用手中轻地压住胸口，喃喃低语道。

她绕道到‘WOOD’去，町子正好在店里。

“优香小姐……前几天谢谢你了。”

“请问……阿凉？”

“哦，因为今天店里休息，所以……”

町子也是特地来这里碰碰运气，看看会不会正好碰到阿凉。自从阿凉和别人大吵一架，被关进拘留所之后，他都没来过店里。

町子发现优香的表情有点奇怪，便问道：“优香小姐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怪没精神的。”

优香稍微想了一下，然后开口问道：“我笑的话，町子你……也会感到难过吗？”

说完后，精神恍惚的优香便跨步离去了。她不知不觉地走到空地来看“糖果”。

然后，她在这里碰到了耕太。耕太注意到优香似乎有点失神，他有点担心，便带她回家。那天，龙太也在家。当他看到好久不见的优香时，显得十分高兴，但他马上看出优香的神情有点奇怪。

他优香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优香只是淡淡地回答：“没什么。”在她脸上，看不到平日常见的笑容。他们的父亲远山议员也正好在家，便打电话联络优香的妈妈。当他知道孝子会亲自来接优香之后，便要龙太和耕太先到一旁，他要和优香好好地谈一谈。

“龙太的功课不像耕太那么差，我想他迟早会继承我的事业。所以在这之前，我必须营造一个好环境，好好培养他的领袖气质。因此，我不希望他再和你有任何瓜葛了。”

优香似乎听不懂他说这些话的用意。

“你听不懂这么难的事情，是吧？”

“我懂……您很重视龙太……也很重视耕太。一旦耕太仇视您……您就会感到悲伤。

而且，龙太和耕太也都很喜欢您。”

远山默默无语。这时，他听到有人按门铃，便站起身来。优香也站起来走到远山的面前，说道：“……我可以耽误您几分钟吗？”

“要做什么？”

优香稍稍地将脸凑近远山的胸前，闭上双眼，轻轻地吸了一口气。然后她睁开眼睛，微笑地看着远山说道：“果然……有和爸爸相同的味道……温暖的的味道……”

来接优香的人是泽渡。

“彻先生……”

“你妈妈告诉我，你在这里。”

“妈妈告诉你的？”

泽渡看了远山一眼，强作镇定地递出名片，并谢谢他打电话通知他们来接优香。

远山只回答了一句话：“不用客气。”当远山在向‘WEEKEND’施压，要求对方撤下那篇报导时，就已经知道泽渡是自己昔日部下之子，但此刻他却不露半点声色。

走出达山家之后，泽渡牵着优香的手，走向往优香相反方向的路上。

他带优香来到了‘稻光之家’孤儿院。

“这是我长大的地方。”

泽渡打开孤儿院大门，向位于庭院一角的小仓库，径自走了进去。他将灯油罐点上火，和优香并肩坐了下来。泽渡说，小时候当他想一个人独处时，就常常躲进这里来。

接下来就着这个话题，泽渡开始絮絮叨叨地述说起自己辛酸的童年往事。而优香虽然不见得全听得懂，却一直静静地侧耳倾听着。

“或话从那个时候起，我的翅膀就已经折断。可是，当我在招待会上看到那件折翼的作品时……看到那只断翅被另一只羽翼温暖地包围着时，我觉得自己仿佛已从小时候的晦涩记忆中解脱了。因为当时你说那件作品的名字叫做‘爱’，所以，是你的作品解救了我。是你的作品让我得到安慰，使我变得和善近人。不过，如果能再早一点……再早一点与你相遇的话，说不定我在一开始，就会因你的笑容而获得救赎。”

说完后，泽渡用双手轻轻地捧住优香的脸颊，两人四目相视，优香的脸上慢慢地浮现笑容了。泽渡再次拥住优香的肩，优香则紧靠在他的胸前，倾听着他的心跳。

“……我听得到彻先生的心跳。好温暖的声音喔！”

“是你拯救的那颗心发出的声音。”

“……如果彻先生的翅膀能够复原的话，那该有多好……”

其实，此刻他那只折断的羽翼早已复原了。

两人就这么温暖地相偎相依，四目相望，这种情景，正如优香那件名为‘爱’的作品一样……

第十章

到孤儿院访问，和失去双亲的小孩子们一起画画创作，这就是折原优香后援会的委员为她设计的义活动。优香以为和失去双亲的孩子们一起创作

就是“义工”，除此之外，“义工”还代表什么意义，她就不是很清楚了。只是，当她听到自己如果这么做，小孩子们将会很高兴，她也就欣然接受了。

至于选定“稻光之家”孤儿院访问，则纯粹是个巧合。优香一到那里，马上就记起这里是泽渡成长的地方。而且听她这么一说，同行而来的孝子、阿凉、麻子和大矢也全都知道了泽渡的过去。

一开始，小朋友们并没有敞开心胸。正因为这些小孩子都有不幸的背景，所以，和其它小孩比较起来，他们对大人的不信任感更加强烈。而且对他们来说，什么义工来访，什么“艺术家”来和他们作画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因为他们更希望这些人能为他们做许多更重要的事。不过，也正因为他们与众不同，所以更能敏锐地察觉到而优香既不想刻意讨意讨孩子们的欢心，也不想去迎合他们，更从没想过要好好教导他们。她只是把自己在画室那一套拿出来，尽情地在画纸上绘上自己喜欢的景致。

可是，小朋友们看着优香专注的模样，竟然愈看愈有兴趣。他们开始学优香拿起画笔，在画纸上画了起来。于是充满紧狂气氛的房间里，开始漫漫一股祥和之气，在场的大人感受到这种转变，莫不受到感动。这时，泽渡的脸上也浮现出前所未有的和蔼表情，并且开始为小朋友们拍照。

过了一会，濑川董事、小宫幸代和远山议员来了。优香这才知道“龙太的父亲”答应当自己的后援会会长了。

就在优香和小孩们一起作画的这段时间，远山议员和泽渡在稻光家的接待室里谈话。

“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被达山叫到接待室的泽渡不客气地问道。

“你是泽渡的……泽渡文雄的儿子吧？”

远山说道。房间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而已。

“……嗯。我是被你害死的泽渡文雄的儿子。”

泽渡说完后，两人沉默地互视着对方。不久，远山先打破了沉默。

“地点是你选的吧？你故意选这个自己长大的地方来拍摄……”

“我自己怎么可能选这里呢？这只是个巧合。”

“也许吧。你好象吃了不少苦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泽渡的脸不觉绷了起来。

“好象吃了不少苦！？你懂什么！你怎么可能知道被世人遗弃的小孩的心境呢！？”

“难道你的人生，因此充满了恨？”

“我不知道你找我来究竟有什么事，但是我只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我不希望你待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在我一无所有之后收容我的地方。”

“……这是工作啊！因为我是折原优香后援的会长。”

“……这是最不适合你的工作！”

“别这么冲嘛！你一点都不像你的父亲，他……太软弱了。”

泽渡一听，不由得伸手揪住远山的衣襟。

“亏你还说得出口，是你害死了他，现在还说敢说这种话！”

照这样下去，泽渡一定不会只揪住远山的衣襟，就善罢干休。因为这时候的他已经不是平日的他了。他已经完全失去冷静，甚至变成了憎恨的恶魔。说不定在他的心中，已悄然萌生了杀意。不过，幸好这个阿凉刚好经过，泽渡才没有闯出祸来。

由现场疯狂爆满的情形看来，这次优香的孤儿院之行算是圆满成功了。所有参与的人也都感到十分满意。不过，这是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远山议员和稻光之家及泽渡的关系。

其实，在这整个故事里当了坏人的远山泰三，内心也受到了长久的苛责。

我们可从下面的一段插曲中窥见一二。

人潮散去之后，橘园长和远山议员在院里有这么一段对话。

橘园长是个刚上六十岁的妇人，几十年前，就在稻光之家服务了。她还记得泽渡的事情。有一次，长大成人、离院后的泽渡回到园里参观，她还曾望着他的身影，感慨良深地低语道：“他变温和了。”而且，她不但从以前就认识远山议员，还知“您打算一直保持沉默吗？自从阿彻入园以来，您就不断地捐款给我们，难道不打算公开吗？”

橘园长对着面向窗外的远山问道。

“这不值得向别人夸耀嘛！”

远山看着窗外，若无其事地回答道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园长，我们早已说好了，不是吗？”

远山斩钉截铁地这么说道。

第二天，优香到泽渡的公寓去找他。

在这之前，泽渡刚好接到黑岩的电话，说远山议员渎职受贿是千真万确的事，所以他要泽渡立刻着手撰文报导。正当泽渡想集中精神撰写时，却看到孝子交代不能再见面的优香站在门外，泽渡不禁感到十分惊讶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嗯，妈妈说过不可以进男人的房间……可是，我无论如何都得来找你。”

优香既然会违背母亲的叮咛跑到这里来，就一定有她的理由。

优香今天在“糖果”的狗屋前遇到耕太了。耕太告诉她泽渡打算撰文揭露远山的丑闻。耕太连父亲涉嫌渎职贪污一事都十分清楚，但优香却怎么也不明白这中间的纠葛，她只听懂了如此一来“耕太的父亲将会使警察逮捕”。

“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撰写报导毕竟是那家伙的工作，而且我父亲是自作自受。”

虽然耕太下了这个结论，但优香从头到尾都只明白三件事：一是如此一来将会是个悲伤的结局；二是耕太的父亲会被警察逮捕；三是这件事和泽渡的工作有关。优香感到坐立难安，所以便跑到这里来了。

“嗯……彻先生是不是讨厌龙太的爸爸啊？为什么写了之后……他就会被捕……彻先生不写……不行吗？”

优香是以自己所理解的部分，来问泽渡，而泽渡也从她那杂乱无章的话语中，明白她已经知道这报导的事情了。

“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件事？”

“我知道这是你的工作……可是，龙太和耕太的爸爸如果不见了的话……”

泽渡总算清楚优香来这里的真正用意了，这令他觉得很不高兴。

“你是来劝我为那些家伙着想，要我不写报导的吗？”

优香想了一下，然后才轻敲点点头，泽渡见状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
“写下真实的事情，那是我的工作。”

“真实的事情……”

“嗯。做坏事的人当然要受到惩罚。”

“……可是，耕太的翅膀会折断的，就像你的翅膀的一样……”

不晓得已经是第几次了，优香的话总让泽渡有一种当头棒喝的感觉，因而受到莫大的冲击。这次也不例外，只见泽渡说不出话来了。

“真实的事情……可是，我感到好难过……”优香静静地低喃着，泽渡则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。

优香回家之后，泽渡仍然无法静下心来写报导。如果是以前的他，一定不会理会优香的话，立刻埋头工作。可是，现在的他却显得犹豫不决。他就这样发呆到深夜。这时，换阿凉来访了。

阿凉坐在沙发上，泽渡则坐在桌子前。阿凉说不想喝任何东西，可见得他并不想打扰太久。

“你对优香是认真的吗？”

沉默了片刻之后，阿凉看着泽渡说道。

“……嗯。”

泽渡回答道。他并没有避开阿凉的视线。

“……我把她当女人看待，而且喜欢她。”

阿凉就是为了这句话，才特地来找泽渡的。可是一旦泽渡说出来，他又觉得这是他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。况且，他可以听出泽渡语长中的真诚。

“你会保护优香吧？”

“保护？”

“我一直优香的身旁，守护着她。”

“那是你的借口。”

“或许优香现在已经变得比较坚强了。但是，没有人天生就坚强的。比任何人都纯洁的优香，在她的内心里，有比任何人都脆弱的地方。所以，必须要保护她脆弱的地方才行。”

阿凉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如果你是真心，就请保护优香一辈子吧。如果你做出伤害优香，或是背叛优香的事情……我绝对不饶你。我深爱着优香……以一个男人的心情。”

说完后，阿凉便静静地离去了。

从泽渡的公寓回来之后的第二天，优香的脑子里仍然想着他的事情。

（彻先生的翅膀如果能够复原的话……那该有多好？）

不过，她除了这么想之外，事实上此刻的她已经开始意识到，对她而言，泽渡是一个相当特别的“男人”了。尽管如此，她的作品还是毫无进展。正当她在画室里呆望着纸黏土的时候，泽渡忽然来她家找她，孝子虽然有点犹豫，但还是带他到画室去。

“我有话要告诉你。”

泽渡说道，神情显得相当地沉稳温和。

“关于龙太和耕太父亲的那篇报导……我不写了。”

“……不写了？”

优香重复道。

“嗯。”

“那么，他们的爸爸就不会不见了。”

优香想了一下，才高兴地说道。泽渡的心情则变得相当复杂。

“太好了。谢谢你。啊……可是，这彻先生的重要工作……”

“我不是以记者的身分，而是以一个人的立场……选择了最重要的东西。”

“以一个人的立场……选择最重要的东西……”

优香微笑地说：“最重要的是心与心的契合。”

泽渡也温柔也笑了笑。

“嗯。”

可是，命运对泽渡却还是那么残酷。

泽渡离开优香家后，一到公司，便从麻子和黑岩那儿听到令他大感讶异的事情。

其它报社竟然已得知远山议员渎职案了。据说提供这项消息给报社的，正是捏造优香和泽渡韵事的那位记者远藤。此刻那家报社一定是紧急动员，千方百计地想探得更多的内幕才对。

（一定是他把报导的事情告诉耕太的！）

对于耕太为何会知道他父亲的丑闻以及泽渡的事情，泽渡一直感到十分不解，而现在总算真相大白了。可是……“泽渡，你赶快把报导写好。”黑岩说道。

“我今天可以拿到吗？”

只见表情僵硬的泽渡紧闭着双唇不答腔，黑岩和麻子则纳闷地看着他。黑岩当然不可能知道泽渡不作答的原因，但麻子可就不一样了。

“你之所以这么犹豫……是因为折原优香吧？”

“犹豫？泽渡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黑岩问道。泽渡仍是沉默不语。

“彻先生不将事实写下来的话……身为记者本来就该这么做的”

麻子说道。这时，一直注视着她的泽渡终于开口了。

“事实不见得就是全部。”

在同一个时刻，董事室里也暗流涌动。

大矢走进了濑川董事的办公室。

他以前所未有的坚毅态度面对濑川，同时也省略了平日阿谀奉承的词句，直接走到濑川的桌前，将手中的文件放在他的桌上。濑川并不清楚这些是什么文件。

“除了契约金以外，好象还有许多钱流向小宫小姐那边吧？”

濑川一听，立刻挑眉毛说道：“怎么回事啊？”

“决定由远山先生当后援会会长之后，就有一大笔资金在流动，都是你盖的章

喔！这也就是所谓的用途不明款项，不是吗？”

“大！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！？”

濑川怒吼道，可是大矢仍然不在乎。

“真的是因为那样吗？有关濑川董事想要将社长排挤掉的传闻，您是想以远山议员为后盾。”

大矢说完，便伸手想拿起桌上的文件，但濑川却急忙将它抢了下来。大矢冷冷地看着濑川。

“您方才慌张的模样就是最好的证明喔！这份文件请您笑纳，我还有很

多副本。”

就在大矢举步想离开时，濑川在的背后说道：“你想，上面的人有谁会相信你的话呢？”

大矢缓缓地转过身来，说道：“我把这个拿给专挖内幕丑闻的杂志社主编，您看如何啊？……那种杂志可是很难缠的。”

大矢走出董事室之后，和泽渡、黑岩、麻子等人会合。

“远山的收贿疑云……到最后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不过也真是太讽刺了，你们千辛万苦地追踪，却万万没想到远山和敝公司的濑川董事也有所勾结吧？”

大矢说道。黑岩听了之后，便看着泽渡。

“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更应该在报社尚未掌握确实内幕、刊出报导之前，捷足先登才行，否则社会大众会以为东如与远山是一丘之貉。”

可是，对于写或是不写，泽渡却还是拿不定主意。

“泽渡，就把它刊在明天的早报上吧！如此一来，你也可以回到社会部了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泽渡。”

大矢说道。

“不，这件事完全是我……”

黑岩急忙替泽渡说话。大矢则看着泽渡说道：“如果你不写的话……可就伤脑筋了。”

听到大矢这么说，在场的人都感到十分意外。

“我并不清远山和建设业界的详细内幕，可是，我确信濑川董事和远山的关系非常密切，泽渡先生，我们也在那个漩涡之中喔，而且我们是身在其中却毫不知情。我们就像是用完即丢的齿轮一样，他们只是利用我们来赚大钱，争权夺利啊！”

他们实在把我们瞧得太扁了。所以，身为新闻工作者的我，希望你能写下来。把真相公诸于世……告诉社会大众，东和版社和折原优香，都险些成为远山私心利欲

之下的牺牲者。”

“泽渡，事到如今，你不会再说不写了吧？”

黑岩问道。

“彻先生！如果你不写的话，个叫远藤的记者会乱写一通的。到时候，折原优香的栽培计划……还有折原香本身都会被击溃。远藤正打算写那种凭空臆测的报导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看到她的才华因为这样而被毁。因为，她不但是个杰出的艺术、纯洁的女子，更是个善良的人。如果，因为这种事情而使她一蹶不振，再也无法创作的话……除了彻先生之外，再也没有人能写这篇报导了。身为一名记者，身为一个人，你都该这么做啊！……你不是爱她吗？难道你不想保护她吗？”

麻子说道。

泽渡缓缓地站起身来，默默地走了出去。

身为一名记者，身为一个人……泽渡现在可说是左右为难。

真实的事情就是全部，这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，而这也正是他立志当一名新闻工作者的原因。可是，自从和优香相遇之后，他的人性中温和慈蔼的一面，已经慢慢被她引导出来了。如今，泽渡已不再认为真实的事情

就是全部，他明白世上有些事情，往往是不知道要比知道来得好。

身为记者，他有报导事实的义务。但是，身为一个人，他不能让自己爱人的好友痛苦，更不能背叛自己所爱的人。身为一个人，既然明知失去父亲对一个幼童来说是何等残忍的事情，他更不能狠心要龙太和耕太重蹈他的覆辙。

不过，身为一名记者，他有必要保护自己公司本身的利益，而这正好可以让他如愿保护所爱的人。

泽渡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了，为了保护所爱的人，此刻他必须先背叛所爱的人才行。

他终于下定决心了。于是，他来到优香的画室找她。

优香的创作似乎还是毫无进展。

“可是，我会努创作的，我……”

优香说道。

“因为我想变成一只小鸟。我不喜欢变成不会飞的小鸟……”

优香望着纸黏土说道。泽渡则定定地望着她侧脸。

“……有一件事，我希望能和你约定好。”

“……约定？”

“嗯。今后不论发生任何事情……不论任何时刻，希望你都能继续创作。希望你能答应我。”

优香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

然后，优香伸出小指，勾住了泽渡小指，想要和他“打勾勾”。可是泽渡这时却一把抱住了优香。一直到优香打完勾勾，他还是紧紧抱着她。因为此刻泽渡的心里十分明白，这将是他们俩最后一次的拥抱。

“……这样啊！阿凉就要迈向新的人生了啊！”

在餐厅里，孝子喃道。阿凉就坐在孝子对面。这时泽渡已经回家了。而优香则再度埋头创作。

孝子从阿凉口中得知，泽渡把优香当作女人看待，而且深爱着她。孝子听了心里十分高兴，因为这是她一直不敢奢望的结果。阿凉接着告诉她，他决定接大阪一家饭店的约聘了。

“要怎么说呢？总之，我也必须好好决定自己的人生了。”

“是啊，这毕竟是你的人生，不能怪任何人啊！”

“……嗯。”

“阿凉的人生，还有优香的人生……都必须好好珍惜才行。”

“姨妈也是啊。”

“谢谢你……那么，你什么时候启程到大阪呢？”

“嗯……明年春天。”

“哦……到了明年春天，我们会变得比较寂寞了。”

隔天早上，“远山议员涉嫌收贿”的大标题刊登在东和早报上了。

‘MOVE’的总编大矢对于这篇报导十分满意，于是到公司来，想当面嘉勉泽渡几句，没想到不但不见泽渡的面，还看到了摆在自己桌上的一封辞呈。这封辞呈是泽渡写的。

远山议员因为涉嫌收贿，而被警方逮捕了。

龙太伤心地哭泣，耕太则强忍住悲伤，安慰着龙太。

优香在稍远的地方注视着他们这对兄弟。

“彻先生……明明说好不写的。”

优香也受到很大的打击。

步出远山议员的豪宅之后，神情恍惚的优香漫无目的地走着。她在路上遇到了阿凉，阿凉这才知道，泽渡之前和她约定好不写关于远山的那篇报导。阿凉心想：前几天才对他一再叮咛，如今他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。泽渡实在是太过分了，阿凉随即阻止优香去找他。泽渡背叛了优香。阿凉不愿让优香再受到更多的伤害。

可是，优香却听不进去，阿凉拗不过她，只得和她一起去找泽渡。到了泽渡的公寓门前，两人猛按门铃，却迟迟不见泽渡出来应门。这时，麻子也来了。

“我想你们也差不多该到了。”

麻子说道。

“我想彻先生是不会回来了。”

“不会回来了？”

阿凉问道。

“他啊，连工作也辞了。”

麻子刻隐藏悲伤，开朗地说道。泽渡并不打算再回来了，这件事他只告诉麻子一人，可是他究竟要上哪儿去，却也没对麻子明说。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上哪里去吧！麻子心里也明白，如果没有优香的话，泽渡的作法一定是丢下辞呈，然后不告而别。他之所以告诉麻子，就是要她代为转达优香，他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。

不过话又说来，如果没有优香，泽渡根本就不需要隐藏行踪。

总之，麻子觉得泽渡的命运相当悲惨。为了爱，竟逼得他不得不从爱人的眼前消失，麻子不禁为他感到可怜。

“不回来了？……”

听了麻子的话之后，优香喃喃低语道。

“优香，那家伙本来就是那种人啦！”

阿凉对着刚回到家的优香说道。

“就光会说好听的话，结果还不是背叛了你，伤害了你……优香，那家伙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啦！”

“他是好人！”

“优香……”

“彻先生……是个好人。”

“优香……把那家伙的事情忘掉吧！”

“不能忘记……不能忘记……和他的约定。”

这时，优香的表情突然变非常激动，她走向工作台，掀开覆盖在作品上的布，刚完成的作品呈现在眼前了。但是这件作品还是一只折断了的翅膀。

“我要努力工作，因为和彻先生约定好了，一定要继续创作。不论任何时候都要继续创作。”

“优香！”

阿凉不由得抓了优香的手臂。

“优香，不要这样！”

“阿凉，放手……作品如果完成了，彻先生一定会来看的。我会让魔术铃铛响，然后他就会来了。所以，请你放手……”

优香悲伤地说道，阿凉则无奈地望着她那惹人爱怜的模样。他本想轻轻地将优香拉近身边，没想到却突然紧紧抱住了她。

“优香，忘掉吧……都忘掉吧！一切有我在……我会保护你一辈子的。”

然后，他说道：“优香……我爱你。”

优香满心以为……春天一定会来。

她相信，到了明年春天，泽渡一定会回来。

优香实在无法理解，他为什么不再回来了。她以为，一定是因为自己再也无法做出新作品，泽渡才会不见了。她担心自己已和泽渡约定好了，如今如果不遵守承诺的话，泽渡将会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所以，优香每天都埋首创作。

出版社已经决定，在明年春天为优香举办首次个展了。托泽渡那篇报导的福，远出和濑川勾结行径已公诸于世，优香的艺术生涯终能不受影响，小宫幸代也因此援委员会除名，优香的身边从此不再有危机了。同时，大矢也不再将优香当作是晋升的工具，而麻子也不断地给予优香精神上的支持。

春天到来的话……我的新作品将会出炉，同时也会办个展，到时候，泽渡听到魔术铃的响声，一定会回来的。优香这么相信着，因此关在画室里努力创作。

但是，阿凉却不这么认为。他坚信泽渡已经背叛了优香，如今能够保护优香的，就只有他了。

在爱的表白之后，阿凉向优香求婚了。他求婚的方式非常简单明了。

“优香，我们结婚吧，嫁给我吧！”

这一番表白对阿凉来说，无疑是从断崖往下跳的自杀行为。因为他知道这么一来，两人将无法再回复到昔日单纯的表兄妹关系了。可是他心中还是存着一丝希望，相信优香总会忘了泽渡的一切。如果真有这种可能，他连到大阪饭店掌厨的工作都愿意放弃。

但是，对于阿凉的求婚，优香却不十分明白。因为她不懂什么叫做结婚。

“就是指永远在一起嘛！”

阿凉说明道。

可是，优香却回答：“阿凉，不行。因为不管再怎么喜欢，都不可能永远在一起的。”

她的眼神中有说不出的落寞。

优香非常相信这句话，因为这是泽渡告诉她的。而且她相信泽渡现在之所以不见踪影，就是因为他说过的那句话：“有时候就算想和某人在一起，偶尔也会无法如愿的。”她相信现在就是泽渡说的那种时候。

“为什么要相信那种人所说的话呢？那家伙是不遵守约定的坏人，他才不是什么好人！”

阿凉拚命地说道。这已经不晓得是他第几次的反驳了。但是优香却说：“他不坏……他只是折断了翅膀。”

不论阿凉怎么说，就是无法让优香死心。

有一天，阿凉接到回乡多时的町子打来的一通电话，得知一个意外的消息。阿凉决定到大阪发展之后，町子便辞掉‘WOOD’的工作，回到出生地的故乡了。如今，她在电话中告诉阿凉，她在港都的小酒馆里，看到了沈湎于酒乡的泽渡。

不过，阿凉并不打算把这个消息告诉优香。

“算了，我会让她忘掉那家伙的事情。”

他对电话那头的町子说道。

“也对，时间会让人忘掉一切的嘛！”

町子回答道。

“可是，分离说不定会更让人无法遗忘呢……”

町子说这句话的用意是要告诉阿凉，此刻她正是这种心情，她依旧无法将阿凉忘怀。

可是，阿凉却没有察觉町子的心意，他只是一味想着，绝对不能让优香接近泽渡。

不过，阿凉听了麻子说的那番话之后，便改变了这种想法。

麻子将泽渡为何坚持写下那篇报导的经过告诉阿凉了。在泽渡放弃重返社会部的大好机会之后，黑岩曾气愤地批评道：“想不到他竟然是那种懦弱的男人，我真是看错人了。”

当时麻子听到了，便忍不住反驳道：“叔叔，我想没有一个人真能坚强到那种地步……谁都难免会有懦弱的时候！”

说出连自己都感到意外的这番话，麻子知道自己变了。她一直坚信人必须要坚强才行，可是如今她终于明白，只要是人，都难免会有软弱的一面。于是她心想：“我就偶尔做一下脱轨的事情吧！”

于是，她把阿凉找出来，不管自己曾答应泽渡，绝对不透露他写报导的原因，反而一五一十全说给阿凉听。

阿凉听了之后，自然是大受打击，因为他知道泽渡是用自己的方法，真心地爱着优香的。

优香其实并没有忘记泽渡。阿凉和町子联络好之后，便启前往町子的故乡了。

不过他并没有对优香透露只字词组。他担心自己如果没能说服泽渡重新振作，来看优香，那么，让优香得知泽渡的消息，只会让她感到沮丧罢了。况且，坚信一定可以和泽渡重逢的优香，目前创作的进度十分顺利，阿凉不希望因为这种事情而影响到她。

阿凉就这样再度和泽渡见面了。

泽渡独自一人寄宿在荒凉港都的旅馆里。

他还是那么的安静，但敏感的阿凉却感受到了他内心的孤独。

阿凉对泽渡说：“回来吧！”但是泽渡却回答：“我已经不打算回去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优香一直在等你，她等的是你，不是我啊！”

“……我无法给她幸福。”

“是你救了优香，不是吗？多亏你写了那篇报导，优香才能一直创作下去呀！”

“……我这种人如果一直待在她的身边，恐怕她永远都会做折翼的作品。这样一来，她会飞不起来的。”

尽管泽渡这么说，阿凉还是不肯放弃。他知道这此时此刻自己如果无法说服泽渡、无法帮优香任何忙的话，那么他长久以来的努力将会变得毫无意义。

“我一心只想要保护优香，可是你却突然出现了。其实我一直不明白，她为什么会把你当好人来崇拜。可是我现在了解了。那是因为你从来不曾想

要刻意去保护她，而这对她来说，正是一件再高兴不过的事情。她要的并不是会保护她的人，而是能把她当成独立的个体来看待，不会刻意想保护她的人哪！”

所以，优香需要的并不是别人，而是泽渡你！——阿凉说完最后这句话，便起身离开了。泽渡的内心则因这句话而有些动摇了。

优香首次的个展即将来临，制作方面的进度也十分顺利。

有一天，她突然收到了一封信。

寄信人是泽渡彻。

“希望你能原谅我，没有遵守与你的约定。”信的一开头是这么写的。优香一边查字典，一边慢慢的读信。信上尽是泽渡与优香相遇之后，他心灵的悸动和变化。

“你……想变成一小鸟，我一直在想，这是什么意思。是希望像小鸟一样展翅高飞吗？不是，我想你一定是看到每一个人身上，都有一对翅膀，而你自己身上却没有翅膀。

所以，你将想拥有一对翅膀的念头付诸作品中，因而说出‘我想变成一只小鸟’这句话来。”

优香读着信，感觉好象泽渡就在自己身边，对自己说话一般。

“……在你心中的某个角落，一定感受到自己似乎和周围的人不一样吧！没错，呢？……”

接到好久不见的泽渡寄来的信，优香在高兴之余，竟不知不觉地掉下泪来了。起初她并没有发现自己在哭，一直等到水模糊了双眼，滴落在信上，她才知道自己哭了。

“……向来不知爱与被爱的我，因为你而顿悟了……”

优香打开了画室的窗户，这才发现，窗外不知何时开始下起雪来了。优香忽然想起到大阪任职的阿凉，此刻应该已经在前往机场的路上了。然后，她让窗户开着，继续读信。

“……谢谢你。优香，你要继续创作下去喔！”

优香看完信了。

她将视线移向窗外，喃喃低语道：“春天就快要来了……”

春天快来了。等到春天来临，他一定……“你要继续创作下去喔！”

优香的心中仿佛听得到泽渡的声音。不知不觉中，她的脸上已经沾满了泪水，尽管如此，她还是努力挤出一个灿烂笑容。

“谢谢你。今后我会继续努力的。”

优香将手放在胸口说道。她抬头望了望天空，悄悄地关上了窗。

“谢谢你。今后我会继续努力的……我对彻先生这么说了。”

优香边抬头看着窗外的天空，边低喃道。

为了听优香小姐讲述她的初恋故事，我已经连续三个多星期都来画室打扰她了。

当然，我偶尔也会利用空档，去采访一下阿凉舅舅或是藤木麻子小姐，还有已经退休多时的柳原医师。

以前从未因为特别的目的地而造访画室的我，如今竟然凭借着“彻先生”——这个我第一次听到的名字，要求很少谈及过去的优香小姐，讲述三十多年的往事。难能可贵的是，面对我一连串的问题，优香小姐总是欣然回答，

从来没有露出不悦的脸色。不过在这段期间，我也尽量注意，希望能不妨碍优香小姐的创作。

当我一开始请求优香小姐诉说这段故事时，心中就有一个感觉。而在优香小姐开始娓娓倾吐自己的初恋之后，我便更加确定——这一定是个值得记录下来的感人故事。

而我的直觉显然是正确的。

“然后呢？优香小姐……”

在一旁专注聆听的我，早已忘了优香小姐为我冲泡的咖啡已经冷掉了，反而因为想将这个感人的故事忠实地记录下来，而再度追问她。

可是，优香小姐似乎没听到我提的问题，仍然抬头仰望着天空。不一会儿，她把整个身子探出窗外，这让我有点怀疑她是不是忘了我的存在。她对着天空微笑，那灿烂的笑容仿佛只献给自己最心爱的男人一般。

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，优香小姐已经说完三十年前的初恋故事了。

尾声

三月末。

优香小姐举行个展，我也到会场参观了。

三十年前，优香小姐的第一次个展也是在三月末举办的。当时，她发表了三件作品，并且公开展示几张她在画室、公园、稻光之家等处留影的照片。这些作品和照片目前都收录在她的作品集里。据说那些照片都是由泽渡彻掌镜的。

然后就是今年了。

三月的个展可说是优香小姐从事艺术活动的三十周年纪念。所以个展首日除了一般观众之外，贵宾和媒体记者更是络绎不绝。我以为挑这一天来，一定可以遇到优香小姐，谁知希望竟然落空了。说不定是因为我太晚到了，我抵达会场时，优香小姐早就离开了。

听说她是去动物园看长颈鹿。我想优香小姐的这个习惯，应该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改变的吧。

于是我把手中的花束交给接待处的服务人员，然后径自走进人潮拥挤的会场。

这次的展览主题是“回忆”。据说展出的作品共有十件，而且彼此之间有顺序关。

虽然在优香小姐制作过程中，我曾经多次到画室造访，但因为她从没有人看未完成的作品，所以很惭愧的，这也是我第一次观赏到她的新作品。

会场里标示着参观路线，观众必须循着路线依序观赏下去。而且每一件作品之间还有区隔，所以根本无法一次连着看两件作品。

第一件作品是，用纸黏土塑成的一只翅膀。

那是一只紧闭着的翅膀，伤痕隐约可见。

第二件作品是两只翅膀。

其中一只翅膀和第一件一样，是受伤的翅膀，在距它稍远的地方，则

是一只纯白的翅膀。这只翅膀也是紧闭着。

第三件作品。

两只翅膀之间的距离近了些。可是，那只受伤的翅膀这次却为了掩盖住伤痕，变成歪歪扭扭的形状。

第四件作品。

这是一只纯白的翅膀。

形状半开半掩。看起来既像是急欲振翅高飞，又像是使尽力气想要留在原地。因而给人一种彷徨失措的印象。

第五件作品。

这是一只倒栽的翅膀，翅膀还是紧闭着，中间的伤口更深更大，形状也更加扭曲，让人感受到那种痛苦的感觉。

直到第六件作品，那一对翅膀才再度呈现在眼前。

纯白的翅膀张得比刚才更开了。

而且可以明显地感觉到，这次它是真的想振翅而飞了。可是受伤的这只翅膀却仍然极力掩藏伤痕，因为形状扭曲地缩成一团。我仿佛听得到它痛苦的呻吟声。

第七件作品。

两只翅膀的距离更加贴近了。那只翅膀上的伤痕虽然仍在，但就像被扭挤在一起的海绵努力想要恢复原状一样，扭曲的形状已经稍见缓和了。

第八件作品。

受伤的翅膀稍稍张开了些。

纯白的翅膀则张得更开了。

刚开始的看的时候，我只觉得：咦？这该不会是……可是看到第八件作品，我便完全确定了。

优香小姐这次展出的作品，的确是她脑海中回忆的再现。只要循着路线一路看下去，我们这些观赏者仿佛也走进优香小姐的回忆之中。这一对翅膀，纯白的一定是代表优香小姐，而受伤的则是泽渡彻。

第九件作品。

纯白的翅膀不见了。受伤的翅膀仿佛力气用尽般地倒了下去。但它显然努力挣扎过，并非马上倒下去。可能在它展开翅膀想要飞起来的时候，反而使得伤口加大了，它努力尝试了好几次仍是徒劳无功，最后只得颓然倒下！

我不由得感到一阵鼻酸。

在我展开各方追踪调查、着手写这篇故事的过程当中，只有一个人我始终无法查到他的下落，那就是泽渡彻先生。

他从优香小姐的面前消失之后，不晓得过得怎么样？只知道他被阿凉舅舅说服后，便离开了寺尾町子小姐出生的故乡了。至于此后的行踪，则无人知晓。

如果泽渡还健在的话，在这漫长的三十年里，他真的能做到永远不和心爱的女人见面吗？按常理来推断，他至少应该会想打个电话吧？我不禁这样猜想着。

可是，当我向优香小姐、阿凉舅舅，以及其它和优香小姐有关的人提及这个问题时，他们却都不肯告诉我答案。

身为本篇故事作者的我，当然明白，如果查不出关键人物泽渡先生其后的行踪，未免不够称职。可是，一想到我也是优香小姐小亲戚，而故事中

的相关人物又大都在世，当然不能胡乱取材，所以，到最后我还是无法找出泽渡先生失踪后的去向。

……说不定照着这个路线走下去，答案会在那里等着我……

我紧张地举步前行。第十件作品呈现在眼前了。这是最后一件作品。

……两只翅膀再度相遇，终于合而为一了。纯白的翅膀温却强劲地覆盖在倾倒的伤翅上，然后慢慢地将它包围，仿佛要为其疗伤，并且传递体温给它。这时，我的眼前好象看到了合而为一的翅膀，正向着广柔的天空，缓缓地鼓动，腾空而飞。不，不是好象，我甚至可以肯定，我真的看到了这样的一副画面。

对我而言，这个答案已经足够了。

会场出口处摆了一个小篮子。

篮子里放着形形色色的糖果。一旁的卡片上写着：“这是折原优香送给各位的一份薄礼”。

我选了一颗白色的优格糖。

我把糖含在口中，一股微酸带甜的滋味舌头上逐渐扩散。这时，我感觉优香小姐好象就在我身边，正用她那一贯的灿烂笑容为我加油打气。

走出会场后，阵阵凉风轻拂我犹带珠的脸庞，仿佛在宣告春天的脚步近了。

献给参与连续剧“天使之爱”的所有工作人员

本出连续剧“天使之爱”是由祥和与温情两大主题架构而成。

去年，日本先是有阪神大地震，之后又有奥姆真理教事件，整个社会充满了混乱与不安。

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该制作什么样的电视连续剧呢？……

我一直在想，电视应该给予所有观众一个梦想，而在昔日唯美浪漫连续剧蔚为风潮的时代，我想豪华的住宅、工作、恋爱就是大家追求的“梦想”。

如今，那种华丽高贵的世界，对观众来说，不再是遥不可及的“梦想”，而是“现实”了。

那么，如今什么才是“梦想的世界”呢？……

在悲伤中“洋溢着安乐宁静的生活”，这就是我找到的答案。

所以在这出连续剧里，我希望将祥和与温情传达给每一位观众，希望大家在观赏完之后，心情也能变得宁静祥和。

于是，我将这种想法浓缩在三张企划书上，然后开始着手进行。

首先，我请到剧作家龙居由佳里小姐来执笔，然后请中江功先生担任导演，还有以和久井映见小姐、堤真一先生为首的所有演员……就这样，有愈来愈多的人赞同我的企划了。

虽然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才将它付诸实现，可是在“主题很难表达，但也因此更值得一试”的赞同声中，我也产生勇往直前的勇气。我还特别要求导演，务必要拍出切合主题的身影，并用适当的背景音乐。因为我希望透过电视画面，将祥和又温暖的“气氛”送抵观众的心中。

虽然传送“气氛”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但我坚信以和久井小姐的灿烂笑靥一定可以圆满达成。

（各位的心情也都变得祥和宁静了吧！？）

上述的每一个要素都是这出连续剧中不可或缺的。

面事实证明，全体工作人员的意念，也确实传达给每一位观众，因

而获得了广大的支持。

不过，最费心的还是女主角“优香”的角色设定。

我希望这个女主角具有“每一户人家都想要有一位这种女儿”的感觉。

因此，我们在写剧本的阶段绞尽了脑汁，再加上导演的反复琢磨，最后再经由和久井小姐的演技，这位女主角总算完全成型了。虽然在这一段过程中，曾有许多次的尝试错误，但我还清晰地记得在出外景的首日，当我看到映在监视器上，优香的盈盈笑容时，我便确信“这个企划绝对没有错”。

